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

沈雲龍 主編

茶陽三一文鈔

溫廷敬輯

何如璋·林達泉·邱晉昕

文海出版社印行

茶

家

陽

文

三

金

丙寅春仲王正之書

1000

茶陽三家文鈔序

吾埔自唐以來廢萬川舊邑併入海陽其間文人多湮沒不傳惟有宋張夔據楊西巖攷定知卽吾邑人著有祿隱集亦已散逸僅傳其訓子詩二語而已而藍震龍之姓名文章則賴出地之張雷墓誌以傳明嘉靖間建邑以後人文繼起其採于馮氏耆舊集者惟饒相之三溪集黃一淵之遙峯閣集清代科名鼎盛冠于全屬然求其著作足與中原抗敵者亦復寥寥而于古文辭尤乏固由士第溺于科舉古文一道非殫心畢力以爲之者不能亦由集之者無其人爲之而不傳傳焉而不遠也余心焉愍之有潮州文萃之役而一時未易告竣乃先從事于近者易者蓋咸同之間吾邑一時有志者頗知勵志詩古文詞追古作者而林太僕達泉何詹事如璋邱太守晉昕實爲之魁其窮而在下者則有饒茂才雲驥鍾上舍兩農

與相應和饒鍾二君之文余求而未得按饒君文後由其若三先生之文林自謂學魏叔子而實近藍鹿洲何最心折於曾文正雖所作不多而其文最有義法邱志欲兼六朝唐宋雖摹擬未化而典型尙在若就其文以求其實則林邱以吏治著何以外交著而何之建白尤有關於大局邱之著述則兼有裨于史蓋三先生之文皆所謂一國天下之文而非徒一鄉一邑之文也自歐化輸入國粹日微淺學之徒惟日撫拾島國名詞以盈篇幅而詡新奇憂時者至有斯文墜地之嘆余謂中國凡法可變而古文必不可廢蓋古文者蘊之至富出之至慎推之至盡約之至精窮之至奧著之至明凡百事理人所不能達或達之而不勝其煩者而爲古文者則必能抉其要義而無遺乃至數語而不嫌其簡萬言而不覺其多此其體傳于唐虞三代盛于秦漢而演于唐宋元明以及有

清雖見淺見深各視其才力之所至要其體則固有獨絕者而非
東西各國文詞所可及也三先生之文置之一國之中未爲極至
然其體固自不侷于古而可法于今余故樂取而並存之固非徇
于鄉曲之私也宣統庚戌冬月大埔溫廷敬序

總目

何少詹 如璋 本傳一篇文三卷二十八首

林太僕 達泉 本傳一篇文二卷二十二首

邱太守 晉昕 本傳一篇文一卷一十三首

都六卷得文六十三首

邑人 温廷敬輯錄 戴培基助費印行

清詹事府少詹何公傳

邑後學溫廷敬撰

公諱如璋字子峨廣東大埔人也其先世有從文信國于潮者因家焉數遷卜居大埔同仁社之崧里祖父世業農父淑齋公有子八人公其三也少岐嶷異常兒年十三父以家累故令棄學牧牛公輒攜書自讀姑父陳芙初明經嘉其志招令從學明經邑名宿得其指授學銳進族人秋槎太史尤偉異之謂異日名位必出己上未冠入邑庠補廩膳生成豐辛酉舉於鄉時年二十有四也同治乙丑汀守朱以鑑聘襄戎幕敘克城功保五品銜知縣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當是時東南巨亂初平舉國謳頌中興而泰西諸國已環列虎視通商傳教輒起釁端士夫迷習帖括其高者則標漢學宋學之幟或治詩古文詞鑑別金石書畫以相矜誇其目爲清流者亦徒張客氣懵於外情聞洋務二字則掩

耳却走或詆爲漢奸公雖夙治桐城古文之學推曾文正公爲有清古文第一而知世變已亟非拘常習故者所可拯救未釋褐公車往來津滬所至與中外士商遊間詢訪英美牧師得其國情及政術大概已入詞館尤究心當世之務與其弟子崑部郎互相切磋嘗謁直督李文忠公一見大異之退語人曰不圖翰林館中亦有通曉洋務者也光緒乙亥德宗御極文忠公與樞臣沈文定公交疏以使才荐丙子晉侍講加二品頂戴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張君斯桂爲其副尋命張歸國而以公留駐中國使臣之駐日本者實自公始公已至日本日人優禮倍至加於泰西諸使其朝野名士咸以詩文相質正唱和或就乞書得其一屏一箋以爲珍玩公亦與交驩無間居東凡四年日人翕然推之任滿歸公私祖別之盛一時所未有也公雖篤邦交而尤爭國權始至卽議設領事自

聽商民訴訟日人靳不肯予公據約與爭卒設三口領事官與泰西各國及日人之在我國者均權琉球事起公援公法據條約與爭不得則請撤使罷市以持之執政者噤不敢語日人知力爭僅公一人意故延宕然終屈于抗議議割琉球之南部宮古八里諸島隸中國公請以還球立後存其祀而球王畏日迫不敢受復請先聲明內屬一面訪球王親屬畀以治權待如土司政府迄遷延不決及公歸國而琉球遂夷爲日本之冲繩縣卽南島亦未得歸中國也吾國與泰西諸國立約當事者昧于利害許以一體均沾之優待及中日訂約始刪此語日人不慊之遣專使北京要政府加入并許其內地通商公以均沾之約由威迫勢劫而來在亞細亞成一合縱連橫之局隱爲厲階日人牟利之術無微不入若許其內地經營小民錐刀將盡被奪日使之請乃不行朝鮮介居中

俄日三國間關係亞東大局甚於歐洲之土耳其公稔知其君臣
闇弱無振奮之能乃陳三策於政府乘朝鮮有事舉而郡縣之改
良其政治整飭其武備是爲上策設駐劄辦事大臣主持其內政
外交之重大者以防覬覦是爲中策聽朝鮮自與外國通商但於
約端聲明奉大清國命云云備有事時干預之地步是爲下策上
策非非常之人不能行中策則杜後患待藩屬之道適得其平固
吾國當時所能爲乃并下策而不能行滋可惜也其時俄已據圖
們江圖南下英藉日介紹求通朝鮮俄密止之美亦遣兵艦要互
市朝鮮尙狃閉關故習拒不納公復請朝廷遴派專使赴朝鮮主
持通商謂欲殺俄日兩國侵佔之權不如取而與各國均之所陳
凡五利柄國者迄不能用朝鮮卒由各國迫立約我遂失藩屬之
權其後東學黨起我國派兵平其亂與日人天津締約許朝鮮有

事兩國同辦理朝鮮遂與日本共之卒基甲午之禍凡公所規畫皆犀燭玉剖人始驚疑後則大信而尤得管子善因之之術論球事時廷臣疆吏咸慮起釁公則力陳謂日人蓄志求逞不如因此乘其國力未完先發制之以絕後患山西大饑公上書李文忠公請因而移饑民實東三省以墾邊地固國防言雖不用論者莫不嘆公之先識遠慮也公以爭球案忤沈文定意故在日四年不遷一官及歸國繕呈日相祖別時席間往復語萬餘言始稍信公應對之能非大言無實者一歲中四遷至詹事未幾執政者爲高陽李文正公與沈公有嫌沈所援引者悉不用獨器公得未廢棄法越事起公上封事六條時中法議已裂法人圖據馬江船廠閩防棘李公奏請以公督福建船政馬江船廠創於沈文肅所用者多其鄉里積久弊生公至汰冗濫稽工材審支銷歲節浮費十餘萬

閩侯士夫咸怨之甲申五月法艦潛入馬江朝命內閣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防張氣銳甚自請督師駐馬江調集南北洋七艦防守公亦於廠側校練門扼來船要衝設暗臺令船政委弁洗獻林鐵廠匠首李蓮司之吾國海軍遜法遠甚朝命又不許先開砲七月三日法艦不約而戰我國海軍盡殲法帥孤拔先驅繞羅星塔上將登岸據船廠校練門暗臺擊之中其艙船斂少退復進再擊之中其將臺法帥殪焉法艦乃退泊五虎門外奏上法人恥失帥匿不發喪執政又忌張或因此免罪大用寢其事而閩人疾於受兵失職者復簧鼓之公遂被嚴譴與張同戍軍臺在戍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戊子秋賜環歸粵督李公瀚章延主韓山講席所識拔多知名士先是在戍以積瘁苦寒得脚氣病辛卯八月復發卒於韓山院舍享年五十有四公外寬和而內有守爭球案時至

請事果決裂則斥一使臣以謝沈文定屬密友以私書相告謂富貴可坐致慎勿多事而公不爲動也張學士佩綸與公鄉試齊年友善共籌閩防意氣無間喪師之責在於學士而公船廠獲全部議張擬斬監侯而公擬褫職逮奉旨則同發軍臺人咸爲公不平學士亦引以爲歉而公不介意其雅量如此性孝友早歲脩贄所入悉以佐饗餐兄弟怡怡如也扶持長養死生急難各得其所篤於友誼林太守達泉歷官有惠政卒於台灣公爲致書閩蘇兩省疆吏臚績入告得贈太僕寺卿入國史循吏傳張進士薇令河南負累甚鉅公爲輾轉乞河南巡撫調優缺俾清積虧乃得解職歸日本得能良介與公友善甥檣原陳政少孤不爲繼母所容以托公攜至使署并挈歸國教誨而衣食之陳政卒因此成立任北京日使參贊官聞公卒跋涉登門拜公夫人謁墓涕淚縱橫豎二石

獅於塋前以識感知人愛士使日時所辟僚佐如黃君遵憲楊君樞楊君守敬黃君錫銓皆極一時之選後各以其能名在韓山所賞如謝孝廉錫勳陳孝廉宗虞李孝廉香谿亦各以文藝有名於時配楊夫人妾陳孺人子五人壽昌清歲貢生壽朋清光緒戊戌進士官吉林府知府民國選爲參議員壽萱諸生早卒壽田壽祺日美遊學生

論曰余幼侍先君子聞談公科第家世甚悉稍長就試郡城適公主韓山余以微賤且與公家無素未獲進謁修鄉後進之禮然嘗讀公所爲林太僕朱太守碑銘知爲一代作者及後與公子參議君遊因得盡讀公詩文及使日函牘嘗輯其尤者并爲公遺集今冬參議君以所爲公行述見示乃約其文與事參以一二所見聞而爲之傳公之才已見知於世駸駸大用矣乃以時會艱難怨家

媒孽之故一蹶不復起而天復故嗇其壽不留以有待且卽公所
建白於當時者亦用者一而不用者九余蓋不徒爲公惜而爲中
國人才與國家惜也

何少詹文鈔卷上

茶陽三家文鈔一

管子析疑序

管子析疑總論

養浩堂詩集序

題日本楠中將勤王圖

題楠正行和歌遺蹟

跋青山鐵槍戰略新編

主持朝鮮外交議

管子析疑序

結繩之治易爲書契文字興焉道術著焉唐虞以前尙已尙書所載典謨訓誥及誓命之辭類皆史臣所紀述未有著書明道成一家言以詔後世有之自管子始大輟管子管子承太公之遺所學出於周禮迹其相齊四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規畫者筆之於書故能綜貫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歸皆可施於實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夫子亟稱其仁而許之

曰人詎非以人參天地不能踐形者不可爲人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周之東也王綱不振齊桓首創伯圖尊周攘楚微管子之力不及此晉公子在齊七年凡仲所設施身親見之及返國得位師其法繼齊稱霸子孫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餘年不可謂非管子之流澤也故其書遞相傳習下至戰國挾策干時之士無不依託管子而寢失其真漢興此書盛行惟賈生獨窺其要晁錯治法家言而亦時遵其說史遷曰余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蓋當時最重其書民間無不讀者迨漢武帝罷黜百家稍稍衰矣成哀間向校祕書取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合中外書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觀序所言除復重不別真僞遂使外書依託者雜廁其間爲此書累

是則子政之過也向言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意子政當日所見尙無僞書也否則如重令法法等篇之蕪穢駁雜何以稱爲約要乎又何以曉合經義乎漢書藝文志管子列道家隋書經籍志乃列法家殆漢儒所傳習者爲真管子遷流日久但有向所校定之本史臣不辨其僞竟列之法家首論者乃詆譏爲雜霸至以管商並稱眞矣夫管子之學周公太公之學也管子所傳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禮義廉恥則治世之綱安民之要也其言術數權謀則措施之準制用之宜也本書具在可考而知也俗儒不察一切鄙而棄之反以空言爲經濟是率人背道而馳使三代下無真治術也良可慨已史記列傳以管晏次伯夷夫伯夷讓國由世家而列傳也其扶義倣儻立功名於天下者三代以來實推管子爲第一晏子固齊人也子長心慕脫驂因附

之於仲此史遷之微旨也葉氏水心曰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其以管子爲有合於道也所見誠有卓然者余嘗取管子而熟復之治心曰中和治身曰恭敬愛人曰同其好惡富國曰權其重輕服遠睦鄰曰脩其德禮以區區之齊在海濱因時立制本周官之法而會其通不泥古不隨今施之一國而有餘放之四海而皆準卽俟之百世而不惑樞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一語而抉道之大原固無所之而不當矣舊本真僞相雜譌謬相仍讀之令人沈悶舊附房注或以爲尹氏疏解淺妄疑坊間所僞託劉績補注殊少發明朱長春管子權了無精義王氏讀書雜誌所校正者稍有依據然不過十得一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乙酉秋謫居塞北杜門不出乃得詳加研究僞者別之譌者正之舊注乖謬

者疏通而證明之積六閱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詎敢謂遂得此書要領乎但舉平日析疑者爲之章分句析引其緒而別其真斯固私衷深爲欣幸者自忖學殖荒陋行篋苦難得書偶有引據恐多謬誤惟望博雅君子糾其失益開其疑俾此書之真大明於三千年下凡讀者有以賭厥指歸不復致疑管子所裨於道術者非淺尠也夫豈特一人之私幸哉

校管子書原序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計五百六十四數除去四百八十四得八十八篇序云定著八十六篇本無六字後人依託者攙入僞文因加六字以符其數殆東漢時妄人所爲故漢書藝文志亦沿其謬定爲八十六篇實祇八十篇也至隋唐亡缺十篇僅存七十篇矣其攙入僞文重令第十五法法第十六君臣下第三十一任

法第四十五禁藏第五十三輕重戊第八十四共六篇以重令等五篇乃習法家者之言詞義蕪雜凌亂如出一手輕重戊篇魯梁緝一事耳依樣化作四五段尤淺妄可笑子政校讐時但除復重故經言各篇內有後人附益者有連解合反以得存為一篇者又雜入偽文四篇大匡霸形正世治國是也惟其文偽而近古不似重令等篇乖謬子政合校時不及細為別擇耳

管子析疑總論

管子言道以日喻心獨揭道之本原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考其所學師承周禮誦法先王故能綜百代之長撮五家之要而顯其功於天下若老氏者特其支流耳曷嘗睹王道之歸乎五家者何曰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陰陽黃帝之治道也史記五帝紀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陰陽黃帝之治道也存亡之難是堯舜之治陰陽也虞書敬授人時又曰察璇璣夏后以道治也

之治名也

又書禹貢三邦底貢厥名周川語是以不貢則脩名

有殷之治

法也

商書駿厲嚴肅又制官刑

有周之治儒也

禮周制尚文姬公制

治也以儒國準篇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

五家而勿盡即此義也間嘗取本書綜而論之牧民立政儒之本

也形勢心術道之原也權修君臣則以名課其實也法禁明法則

以法立其制也四時五行則以陰陽序其事也至於樞言所集抉

五家之精以明其體幼官所施會五家之通以妙其用五輔曰德

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其所為貫穿五

者以財成輔相左右斯民不既執王道之大衡為千古治術所莫

外乎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又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

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

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其說實本管子而乃兼用六家殆以墨者遠託夏禹歟然所言疆本尚賢固管子緒餘也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是於六家外添縱橫雜農三家夫農爲本務與兵並重是立國之要基五家之所同不待言也若縱橫也雜也政由心害術與道岐直言治者所不取班志列之九家則其識遠不如遷固未能上窺管子矣夫道出於天先王御世大經也兼五家之緒則道之用以宏列九家之門則道之區轉隘穀梁序曰九流分而微言隱吾得爲之續曰五家合而大道昌世之講求經濟者卽此書悉心以求何難得治術要領乎隋志冠之於法固不足以知之卽漢志入之於道亦未足以盡之

莊子天下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天爲宗陰陽也德爲本道也仁爲恩四語儒也以法爲分

一段名也法也古人備此五者而道術之體用本末乃全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此段敘道術極詳所謂備者卽備此五家之道蓋義本管子老墨之流則道之一偏豈得云備

凡治一國與治天下不同治一統天下與治列邦天下不同治封

建天下與治郡縣天下又不同管子治齊師周官之法而變通之則以國與天下勢異也非變固不能通此管子之善讀周禮也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卽其義也後世讀周禮者或疑其繁瑣以爲非聖人之書其信者乃泥古不化欲一切依仿行之極於窒礙不通而後止蓋不知今之時與古殊郡縣之勢與封建殊徒慕周禮莫能探周公制作之原故試之輒敗皆不善讀周禮之過也管子乃超然遠矣周禮一書有王都之制無列邦之制意當時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乃致後世失傳歟或以職方所掌九服各殊王者宅中圖治但總大綱各國諸侯因其俗異其宜不必盡頒天家之制歟管子生春秋之世相桓創霸因時爲業凡所措注不必盡合周官而無一非周公立法之意用能繼五帝三王之後特樹九合一匡殊績管子不誠偉人哉世之讀周禮者先讀此書焉庶有

以得聖與賢規畫之迹也

管子治齊莫善於因因者道之綱也故本書中再三言之心術篇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勢篇天因人聖人因天九守篇主因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侈靡篇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擇其好名因使掌民霸言篇夫善用國者因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史遷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義殆本此更徵諸仲之行事因高國之守而分三軍則卒伍定矣因山海之利而立二官則鹽鐵饒矣苴菜可牧也因爲貨壤而戎馬無賦於民刑罰可省也因贖甲兵而軍械自充於府因貧富之不均則興時化以變禮俗也因商賈之豪奪則守國衡以飭市政也舉善法而嚴用之因舊章而事不擾擇沈亂而先征之因敵

太陰三象之金 卷一 十一
隙而功易成反鄰邦因正封疆厚游士資糧因招豪傑其所爲因
應咸宜者固未易一一數也而且因禍爲福轉敗爲功侵蔡之役
桓公實怒少姬仲因伐楚爲召陵之盟北征之舉桓公實伐山戎
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盟仲乃因而信
之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是其佐桓圖霸動有成功非仲之因勢利
導不及此太史公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其斯
爲善因之效乎

世之議管子者曰雜霸曰功利曰權謀術數夫雜者參也錯也道
之合也兩儀合而生明四時合而紀歲五色合而成文五行合而
利用六爻合而卦以列八音合而樂以和天地之理莫不皆然而
於治術尤爲要管子之雜非以其兼用五家乎五家之治相反也
而實相因分則偏合則備管子綜百代之要以酌其宜參之錯之

乃以集王道之全書所謂允執其中者此也雜焉何害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能持其中則得矣若其不王而霸則時會爲之非必操術獨異也霸言曰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惡人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當桓之時秦啓於雍晉興於冀楚奮於荆九州之內大邦鼎峙齊雖欲王又孰從而王之况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固天下之所惡也管子尊周者也下拜尙凜天威胡忍出此意我夫子器小之言亦惜其所處之時與地然耳史遷不察而謂桓公旣賢乃不勉之至王豈知言哉至於功利之說則尤乖謬侈靡曰王者上事霸者上功功者事之功也利者事之利也名雖殊其實一也蓋功非以矜己而可以與人利非可以懷私而可以

濟衆周禮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主以利得民地官旅師施其惠散其利管子之言猶周禮之指也荀子云挈國以呼功利其所謂功利特貪躁者所爲耳烏足以語王霸大略乎或曰子之辨雜霸功利則然矣若責以權謀術數恐管氏無能自解也余曰唯唯否否余讀其書而知管子之出於正也權非反經謂權事之重輕而操其準也謀非用詐謂謀事之難易而燭其幾也術猶遂也所由適乎道也數卽計也所以治其要也霸言曰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又曰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又曰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又曰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故欲得失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理世不在敦古

搏國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是以舉失而國危形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計得而疆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管子之言若此是其所用權謀術數者特以順時布德耳匡天下耳正諸侯耳安得以後世機械變詐之名而反加之管子哉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析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傅子曰管子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黃東發曰輕重篇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余嘗取是書悉心究之舊本輕重共十九篇亡三篇其國蓄一篇管子所自著臣乘馬乘馬數事語海王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七篇則齊史之文與國蓄篇互相發明其地數揆度國準輕重

甲乙丁戊共七篇乃齊東野人之語間有詞義不謬者當是前七篇錯卷作僞者故意雜亂以混其真卷末輕重已一篇專記時令非輕重也子政校讐不審誤攙入者耳齊自太公開國與萊夷錯處阻河帶濟山海奧區通商工便魚鹽民多歸之駸駸乎富強之業矣春秋以來生齒日繁地力斯盡患轉在於人滿侈靡曰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固其勢也管子因時立制操輕重之法重本飭末時斂散杜并兼輕田賦以舒民力正市籍以濟國用貧富以均公私以給乃管子治齊絕大作用國蓄一篇言之綦詳史遷所云貴輕重慎權衡卽指此也夫穀與貨相權農與末相資舍此無以爲治也故土曠則抑末驅民而歸農人滿則飭末通商以利用漢興承戰國暴秦之弊重力而困商賈特以土地未闢一時權宜之法耳若其關聯門市遠通貨賄趨末者衆道

在有以飭之飭之內調通本事利不奪於豪民飭之外謹守重流財不稅於天下斯固國家安危所繫也豈得以爲末務而忽之哉管子仿周禮關市之政爲輕重之法以權之徵貴賤守高下觀終始御其大準以制天下利不外傾而國用足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此乃其伯齊大略也論者不察徒以鹽莢之征後世遵用糾仲爲作俑而詬之也不亦謬乎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飭法

作今易飭

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

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考證引東萊呂氏曰六經孔孟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按此乃迂儒一偏之見謂申商之刻薄其行法失之嚴則可若因議申商欲并棄治世

之法則大不可周公儒之聖者也周官分職夏秋二官與司徒並重教以興化法以定分二者相輔而行豈能偏廢蓋法立令行乃不便於小人之私人之情欲廢法者多故紛然以法爲不便儒者不深察治道之綱領又信其言而筆之書馴致末流法制蕩然而終於不可收拾也

黃氏東發曰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影附道家以爲高所言過矣夫管子之道乃古聖相傳心法視老子列莊之道有別謂老莊之徒依託管子則可謂管子影附道家固非其實也今卽其書而深考之其心術一篇則以心術喻治術吾儒外王之學也其內業一篇乃吾儒作聖之功爲弟子職要其大成故名曰內業篇中首言養氣次言治心治心以中養氣以和原其氣所由生曰精極其氣所由化曰神究其心之所之曰意循其心之所發曰

情其所爲動靜交脩者惟以懲忿窒慾爲亟是故止怒莫若詩去
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
其性性將大定味其所言與大學中庸後先一揆粹然直能提其
要而挾其精舉秦漢以下讀書談道者固末由出其範圍也吾夫
子稱之曰人殆以此乎老莊晚出所稱虛靜之旨養生之論不過
得其一端道其所道非管子之所謂道也若云影附亦道家所爲
安得反而加之管子哉弟子職一篇詳言小學規則去虛邪式正
直凡言與行必思中以爲紀其所爲端厥始基者與易蒙卦養正
之旨相符以弟子職正其始以內業序其成而吾儒作聖之功於
焉大備管子之言有合於聖人之道者在此劉子政云道約言要
可以曉合經義非溢美也讀者詳之

養浩堂詩集序

昔崔德符語陳去非以作詩之要曰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在多讀而勿使斯爲善然則德符之所謂俗者非膚淺鄙俚之謂無性情學問以貫之一切煩言碎辭皆俗詩也此其事得於人者半得於天者亦半日本栗香先生以詩稱久矣與余往來甚密因得讀其全稿大抵滌濯滓窳無纖塵障翳而興象深微之什亦往往在焉殆所謂得於天者獨厚歟由是而深造之未能限其所至吾願東人之爲詩者以栗香懸之的則庶乎風人之旨而免於昔人之所謂俗矣

題日本楠中將笠置勤王圖

日本元宏中後醍醐帝畏北條高時之逼南幸笠置山楠中將正成倡議應召勤王始終一節櫻井之役卒以身殉日人談義烈者必以楠公爲稱首比之蜀漢諸葛忠武唐張許二公云余丁丑冬

奉使東渡過湊川神社有詩紀之今宮島栗香以笠置勤王圖屬題因書此語其上時辛巳秋七月十三日也

間關一旅燿櫻井仗義楠公節獨高欲問南朝興廢迹湊川東去咽靈濤

題日本楠正行如意輪堂壁板和歌遺蹟

楠正行者中將之子也繼世竭忠屢挫北軍四條畷之役力戰死先戰詣吉野謁後醍醐陵以箭鏃書和歌於如意輪堂壁板歲久堂圯而壁板爲日人所藏獨存蓋五百餘年矣宮島栗香以搨本見示因書一絕還之

如意輪堂迹已陳和歌題壁字猶新流傳片板逾金石忠孝由來動鬼神

跋日本青山鐵槍戰略新編

李陽三身了金 卷一 十一
昔霍去病論兵曰顧方略何如耳何至學孫吳此蓋言神明於法而變化行之非謂古法之可盡廢也今歐西尙武攻守之具日講日精而要其運用之妙究不出乎古人習者不察乃眩其新奇過矣青山鐵槍日東文士也曾居武職採其國史之有關兵事者成戰略新編八卷分門別類擇取精詳談兵者取而讀之亦足知古人制勝之方固自有其具也

主持朝鮮外交議

朝鮮一國居亞細亞要衝其西北諸境與吉奉毗連爲中國左臂朝鮮存則外捍大洋內擁黃海成山釜山之間聲援聯絡故津滬數千里海內直達斯神京門戶益固而北洋一帶無單寒梗阻之憂朝鮮若亡則我之左臂遂斷藩籬盡撤後患不可復言泰西論者皆謂朝鮮之在亞細亞猶歐羅巴之土耳其爲形勢之所必爭

自我大清龍興東土先定朝鮮而後伐明當康熙乾隆朝無事不以上聞幾不異內地郡縣其與越南之疏遠緬甸之偏僻相去萬萬而二百餘年字小以德事大以禮朝鮮託庇宇下得以安全恩深誼固相安無事可謂幸矣至於今日北有至強之俄羅斯與之爲鄰蓋俄自得樺大洲全島又經營黑龍江之東屯戍圖門江口高屋建瓴久有實逼處此之勢朝鮮危則中國之勢日亟故論中國今日之勢能於朝鮮設駐劄辦事大臣比蒙古西藏之例凡其內國之政治及外國之條約皆由中國爲之主持庶外人不致覬覦斯爲上策顧時方多事鞭長不及此策固未能遽行不得已而思其次莫若取俄國一國欲佔之勢與天下萬國互均而維持之令朝鮮與美德英法諸國通商之爲善也比年以來我總署及南北洋大臣合力同心共圖此舉徒以朝鮮僻處東隅風氣所囿

聽我藐藐幾無如何逮乎今日形勢危逼彼乃幡然改圖豈非天
牖其衷爲該國危急存亡之轉機乎雖然嘗考泰西屬國皆主其
政治每謂亞細亞貢獻之國不得以屬土論又考泰西通例屬國
與半主之國與人結納多由其統轄之國主政又考泰西通例兩
國爭戰局外之國中立法其間不得偏助惟屬國乃不在此例今欲
救朝鮮爲俄吞噬之急不得不借他國之力以相維持然聽令朝
鮮自行與人結約則他國皆認爲自主而中國之屬國忽去其名
救急在一時貽患在他日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如璋因又徧查萬
國公法德意志聯邦向各有立約之權今中國許令朝鮮與人立
約原無不可惟應請 朝廷會議速遣一幹練明白能悉外交利
害之員往朝鮮代爲主持結約庶屬國之分因之益明他日或有
外隙而操縱由我足以固北洋鎖鑰此至計也卽或不然應請由

總署奏請 諭旨飭令朝鮮國王與他國結約並飭其條約開端
聲明茲朝鮮國奉中國政府命願與某某國結約云云則大義既
明屏藩自固竊念朝鮮之於中國戴高履厚素稱恭順從前法國
教士一案我一言而卽釋拘囚而朝鮮告於日本者每曰 上國
曰 天朝彼近日國是稍破舊習觀其君臣上下私相誠之辭曰
清人之厚意甚於日本則由 朝廷勅諭彼自當唯命是聽而泰
西諸國正當求成請盟未可必得之時由我主持彼自欣感况又
有德意志聯邦之例可援則奉中國命云云外國亦無辭可拒若
朝鮮既經開港之後應飭令彼國襲用中國龍旗或圍繞以雲微
示區別以崇體制應飭令朝鮮商人來中國貿易亦令華商前往
釜山元山津等處通商以通聲息又飭令彼國學生來京師同文
館習泰西語言來福州船政局上海製造局習造船簡器來直隸

江蘇等處練軍習洋槍以脩武備總之今日時移事變中國之待朝鮮總須稍變舊章方能補救又念現今俄海軍卿理疏富斯基率兵船十數艘屯泊瑋春天寒冰凍必將南下若不幸而鯨吞蠶食肆其毒惡則朝鮮必將割地以求自存臥榻鼯睡後患滋深卽幸無此事而俄之西北利亞欲藉朝鮮之人以開拓借朝鮮之米以轉輸蓄志旣非一日苟盡率兵船以劫盟約朝鮮亦何敢不從朝鮮一土今日鎖港明日必開明日鎖港後日必開萬不能閉關也必矣顧與其爲他人威逼勢劫以成不公不平所損實多之條約則何如自中國急圖之以攬大權以收後效夫亞細亞諸小國衰微久矣越南旣割地與法緬甸復受制於英徼天之幸朝鮮尙能瓦全而固守舊習執迷不悟屢勸不悛至於今日悔於厥心旣有措手不及之嘆而當此形迫勢切間不容髮之際幸有一線生

機時會不可再來安得不圖所以補救不勝憂悶屏營之至謹議

何少詹文鈔卷之上

邑人溫廷敬輯錄印行

何少詹文鈔卷中

茶陽三家文鈔二

與總署總辦論球事書

復總署論爭球事書

再與總署論球事書

論球案暫緩辦理書

論爲球王立後書

論朝鮮及日本國情書

論日本改訂稅則書

因俄事論練兵籌餉書

再論練兵籌餉書

與總署總辦論球事書

上月二十九日寄函具陳高麗與俄日情形本月初一日捧讀堂憲密諭及大咨問答節略琉球稟稿又閩省咨函并致總署抄函各件具徵蓋慮周詳遇事不厭推求之至意感佩無已夫阻貢大事也阻貢而涉日本鄰封密邇稍有不慎邊釁易開是事大且有關於安危利害也如璋雖至愚曷敢以輕心嘗試唯細揆日本近

情參以閩函所言有未盡得其要者請爲台端縷細陳之論國事者百聞不如一見閩中向時所傳東耗皆出自商賈無識及日報誇大之辭多非其實如璋來東數月旁觀目擊漸悉情僞前寄呈使東述略已大概言之竊以阻貢一案雖未必盡有把握東人不敢遽爲邊患可揣而知也閩函所疑各節查日本疆域不逾兩粵財賦遠遜三吳民細而質柔惟薩摩長門人稍稱才武中土卽云困敝大小懸殊故彼國執政知時局艱危深維唇齒欲倚我爲援而又虞未可深恃不得已改從西制冀借以牽制強鄰非有他也其不敢遽開邊釁者一日人自廢藩後改革紛紜債逾一億去歲薩亂以民心不靖復議減租國用因之愈絀頃下令擬借公債一千餘萬以繼度支聞民間未有應者其窮急可知邇年賴以敷衍者紙幣耳若興兵構怨則軍火船械購自外國者必須現金

歲有向我借槍子之事 東人雖巧恐不能作無米之炊其不敢遽開邊釁者

二該國近更軍制寓兵於農常備額陸軍三萬二千人海軍不及四千人兵輪十五號多朽敗不堪駛者大礮數十尊不盡新製定購英廠兵輪三號以費絀僅一號始抵橫濱名爲鐵甲實鐵皮耳每船價值僅三十餘萬金非鉅製也其駕駛兵法亦未精尙非我軍敵全國口岸紛錯自防不暇何暇謀人其不敢遽開邊釁者三廢舊藩時收田土償以家祿限十五年爲期近將屆滿失職者日就貧困怨望益深故十年來禍亂迭起若復傾國遠爭內變將作且常額不敷徵調勢必役及番休無故興師徒滋衆怨彼謀國者皆非輕躁之人此種情形諒籌之已熟其不敢遽開邊釁者四日之貧且弱人人所知無可掩飾邇來極力張大外強中乾以云示強則有之示羸固非其情至其發兵保護詢之琉人巡捕數十名

合商賈祇百餘人豈欲以此抵禦乎若疑球人求救日本何以不言查球人鈔給日本之咨但敘阻貢之由所云告急諭倭復貢等字則皆隱約其辭與原文異中山王密賂四年以來日人不遽肆惡於球者慮我與之爭或開邊釁是以徘徊未發自知理屈有何可言若來館謁見者則爲駐東之球使日人未嘗禁之故出入自便觀所吐情實非受逼而來卽曰日人陰縱之亦以此覘我不與爭彼可下手耳非別存詭詐欲以此挑釁也或又以前明倭寇及近年台灣之役爲疑不知倭寇舉屬亂民當時乘土船隨風縱掠以致沿海騷動若以今兵艦搏之立見齋粉此今昔情形不同也就令敗約尋仇空國來爭試思彼兵船幾何海軍幾何能令我沿海防不勝防乎若台之役則西鄉隆盛實主之非執政本謀長崎臨發追之不及因將錯就錯使大久保來中議結大久保歸國人

交慶

是役東人甚諱言之大臣皆絕不道台士大夫後中人之視東人

罪過月前日人捐助晉賑報中直言台役之後中人視東人

爲非人類此事亦可少補過云云鄭書記來總署之公然言之西鄉

彼蓋揣我之怯借此以要挾耳情甚可惡堂憲斥之宜矣

後復議攻朝鮮執政痛抑之遂去官稱亂自滅其身卽此一端可

知東人之不敢輕易生釁若以爲日人無理如癩狗焉時思吞噬

果爾則中東之好終不可恃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已滅次及

朝鮮否則以我所難行日事要求聽之乎何以爲國拒之乎是讓

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欲尋嫌隙不患無端日人卽橫奚必拘拘

借此乎且先發制人後發爲人所制凡事皆然防敵尤急今日本

國勢未定兵力未強與日爭衡猶可克也隱忍容之養虎坐大勢

將不可復制况琉球迫近台灣若專爲日屬改郡縣練民兵資以

船礮擾我邊陲台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卽爲台灣計

今日爭之其患猶紆今日棄之其患更亟也不特此也球人再三

哀籲我不接手球人將怨於我而甘心從敵於此事尤爲失算統籌大局深惟始終卽因此生釁有不能不爭之者况揆之時勢未必然乎且通商以來各國虛實情僞無可隱瞞求貢一事東人西人固已知之奉 旨籌辦球人既知卽恐東人西人亦皆知之今與言而從固善卽不從其虧辱不過與不言而棄之等或者言雖不從日人有所顧忌球人藉以苟延所獲多矣否則歲月之間日必廢之不言則日人以我爲怯適啓戎心將來交涉事件要挾無厭辦理已形棘手邊患亦且日深言之則日人事已施行難於挽回真恐變羞成怒始終之際緩急之間其得失固有較然明白者爲今之計一面辨論一面遣兵船責問琉球徵其貢使陰示日本以必爭則東人氣懾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據理與爭止之不聽約球人以必救使抗東人日若攻球我出偏師應之內外交破日

必矣東人受創和議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聽時復言之或援公
法邀各使評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僥倖圖存此下策也坐視不
救聽日滅之棄好崇仇開門揖盜是爲無策查琉球雖小近三萬
戶課丁抽練不止萬人棄以資敵並堅其事敵之心日人練之爲
兵驅之爲寇習勞苦慣風濤不出數年閩海先受其禍非特無策
又將失計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非所宜也如璋明知今日中國與
諸國結約決非用兵之時况值晉豫旱飢尤難措手第揆之日本
近情其不能用兵更甚於我故先籌上中二策或操勝算若徒恃
口舌與爭則日本亦深悉我情實決不因彈丸之地張撻伐之威
往反辯論經旬累月必求如舊日之兩屬誠無了期然等而下之
籌一結局則或貢不封謂聽其自來託于荒服羈縻無絕之義或
封而不貢謂憐其弱小託于天朝不寶遠物之名猶之可也不

然即全予之邀各國公使與之約曰琉球世為日本外藩不得如內地之廢藩制改郡縣則球祀不斬日人不能驅球人為吾敵球人已得保其土吾亦不藉寇以兵猶之可也又不然或徑告日本以兩國和好今願舉兩屬之琉球全歸日本悉聽其治則準泰西例許易地或償金幣近援俄日互易樺大洲事為詞俄以日之強樺大

洲歸於俄我施之於日其羣島日人敢向索之俄人不力取之日可施之於俄我施之於日斷不能因此開釁今日泰西各國之用兵皆一熟計利害謀定後動斷無因一言也俟其理屈辭窮而後示以中朝

曠蕩之恩不索所償亦於體制較為好看他日有事交涉亦多一口實猶或可也凡此皆無可奈何之辦法然較之今日隱忍不言失體敗事猶為彼善於此竊謂各國縱橫之局必先審勢而後可以言理琉球一島遠不如高麗之拱衛神京屏藩海外若俄人垂涎于彼保護頗難非先事預籌弭之于未形不可若阻貢之事中

士雖弱猶勝日本彼雖狂惑尙未敢妄開邊釁琉球苟滅後患滋深是不爭正所以萌邊患謂今不言度勢審理均非甚便如璋雖愚豈不知今日不言國家亦諒其無能而不加深責緘默之自爲計固甚得也第念一介書生來自田間總署不以不材而薦過蒙聖恩假之使節臨大事而不克謹慎冒昧輕試貽誤疆域其責固無可逭若知其利害曲折輒意存趨避置大局而不顧其責尤無可逃故敢一一盡言之如以爲可與言謹當妥籌辦理隨時函請推其極不過棄琉球斷不至于挑日本卽萬一非意所料吾發一言彼卽尋隙亦可斥使臣一人以謝之尙易轉圜終不至再擾台灣苟推至於斥使臣不足以謝是日本時欲侵陵亦無俟專借阻貢一事矣如以爲不可與言亦希教示作何辦法誠恐識闇智昏不足以料事矧茲重大一不得當則貽誤事機言之之盡

所以求 教之者之反復開導務歸於善也敢懇一一代回 堂
憲察核訓示飛函示覆庶幾有所遵循無虞隕越臨楮悚惶

復總署總辦論爭球事書

捧密諭及寄 李伯相書謂必須到相持不下各使始肯出而轉
圜又彼若一味蠻悍應將駐倭公使及領事各員一概撤回并布
告鄰國作彎弓不下之勢等因敬仰明見萬里之外智周數十年
之間如璋等反覆抽繹竊嘆言之至當不易也辦天下之事不過
情理勢三字今情理兼盡復爲勢所迫不得不行所謂箭在弦上
不得不發今日之謂矣日本自立約以來一於台灣二於朝鮮三
於琉球其他約中所有之事次年卽議更改一則曰勿設領事再
則曰內地置買土貨三則曰出口免稅貪心無厭事事多所要求
自今以後朝鮮之事後患更無窮矣論亞細亞大勢誠宜開心吐

誠聯爲唇齒如璋到此百計周旋理事交涉之事皆飭令勿步西
人過圖利益卽琉球一案不欲遽將其無禮無義宣告鄰國原思
留其餘地以全大局乃彼竟悍然不顧徑行滅球不少留中國餘
地則他日鴟張狼顧肆意妄爲不待智者而決矣蓋事至今日欲
保全兩國和局必明示以不嫌失和和始可保此次琉事係薩人
主持而全國上下皆不直之然使我不理則薩勢益張他人益斂
手我之邊患亦日深若堅持之一薩摩之勢終不敵其全國之人
心兵事將興參議皆得起而持之大藏卿大隈重信長崎人前次
台灣之役本奉命與西鄉從道
借住後因各國公使異議大隈遂還近者大藏書記官與如又泰
璋熟頗言及球事彼謂非兵端將開大藏卿不能置喙云云又泰
西諸國有利則趨有害則避通商以來必謂推誠相與事固難言
然美利堅自修好以來終始無違言其熱心爲我勝於他國英俄
兩國爭雄海上亞細亞大局全視我之親疎以爲輕重故皆有結

好中國之心至日本無利可圖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琉球一案日本滅人之國絕人之祀美爲民主尤所惡聞我苟援互助之條邀之彼自當仗義執言挺然相助兵端將起則於通商有礙卽英德各國亦將隨聲附和出而調停是我決計持之球祀可存和局可保近以戢薩人輕躁之志遠且折彼族狡啓之謀如璋等反覆抽繹而知堂憲所謂飭修邊備布告鄰國撤回使臣真至計也論中國今日之勢必謂長駕遠馭直攻日本往戍琉球非惟不必亦且不能故去歲擬請遣兵船徵貢之外語不及他卽此次日人廢球亦不願匆卒下旗遽開兵端唯日人如此妄舉勢不可不與力爭無論其不敢尋釁也就令薩人輕躁不計利害而來亦不如乘此圖之尙操勝算中土自大難削平人尙知兵士皆任戰遠攻雖云未逮近守固自有餘查日本所有兵船僅足自守其兵官尙不足

用火器兵械之不足更無論已加以國勢紛紜人心乖隔帑藏空虛尤不能與我構釁彼若不計利害而爲之第使吾沿海口岸擇要脩防堅守不戰持之數月彼亂將作又况彼曲我直仗與滅繼絕之義以臨之左提高麗右挈琉球爲三方并舉之謀使彼備多力分首尾不能相應則情見勢絀久將折而從我庶薩人之燄日衰中東之交可固若虞其尋隙復隱忍從之則彼將益肆要求明日高麗後日換約侵凌攘奪邊患亦不出十年且養虎坐大彼之內治漸脩國帑漸裕兵力漸精又所要求於我者各國皆存霑利之心將我之勢日孤彼之勢日橫而操縱皆無從措手是以統籌前後計不如趁此機會尙可自操勝算也今日時勢縱橫安內攘外之方舍實力整頓海陸軍外別無奇策必敢言兵而後可用兵是嚴修邊備一著卽與東人無事亦須認真汰練以備不虞如璋

才識愚拙國家大事本不敢妄言且身爲使臣職應脩好而所言乃若失和者誠以再思熟思欲保和局勢不能出於此惟堂憲斷而行之大局幸甚

與總署論琉球事書

琉球一案尖戶公使旣奉其國命商辦查其來文稱於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辦理云云卽我五月廿二日如璋前與井上馨議論之明日也彼於此案忽欲結局未始非乘我有事圖佔便宜然此次來商不復牽涉改約且自稱中國從前來往照會語均不錯旣認球爲兩屬詞氣較爲公平惟我志繼絕彼欲裂土誠難湊泊然南島歸我旣出彼口則以給還球人自彼所願又我五月十五日彼大政官布告將冲繩縣廳移設那霸港或彼更欲將首里讓還球王此間有日本人來告云有人上書求卽以琉球王爲冲繩縣

令政府未允或彼政府卽有此意亦未可知也如璋密查日本近情百姓請開國會朝野既爲不和而當道諸公薩長兩黨傾軋愈甚新聞言其近日會議竟致毆擊紙幣價格愈低初行紙幣與洋

間至每洋銀百換紙幣一百五十餘新任大藏卿佐野常民將大藏存銀發出補救減至百三十近又百六十矣民益浮

動政府更欲募外債數百萬以圖挽回其內債尙存三億五千一百萬有奇外債尙存一千一百萬有奇原額一千六百五十萬今勢出無奈更以加增貧困如此若更騷擾內亂將作此種情狀凡在日本者皆能知之乘隙思逞實無可慮惟日懼俄殊深萬一有事高島炭坑之煤不知能力守局外之例嚴杜俄人強買否耳若助俄助我揣彼近狀皆力有所未能也

復總署論球案暫緩辦理書

此間近日別無動靜惟有新刻名自由新聞者內稱球案久無所

聞頃友人傳說近有海陸軍將官某上書政府謂可以一戰而大
臣若倉具視及參議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皆以府庫空虛堅持主
戰不利之說駁斥不聽云云未審果有此事否也本月初一日奉
到堂憲賜諭并抄單二十件敬謹讀悉外有文書二函承 命一
交尖戶公使一交外務省查鈞署前次照覆尖使之文內云一俟
奉有 諭旨如何辦理自當即行照會現已欽奉上諭恭錄知照
原係正辦惟尖戶既離北京即非公使彼自回國覆命後不復到
外務辦事眷屬近亦東歸頃者外間傳聞將改任東京府知事是
尖戶使職經既解任田邊大一所云尖戶不能再辦事亦屬實情
所奉大文既不能接收自可無庸交去至轉達外務之文日本外
務之事係卿一人專政現在外務井卿上馨病假赴東海道一時
亦尙未交如璋伏查各國通行常例鄰交諸事原歸外務然至於

爭地爭城事關軍國則必須樞府之平章議院之公議不必專於外務交涉也琉球一案彼國辦法由內閣指揮故安戶商辦此案有大政書記官從中主持自去年六月安戶奉命以來彼此商議皆專屬使臣不關外務今行文外務恐其以不與此事藉口推辭以狡賴無恥之人承要盟不遂之後設竟却而不受抑或受而不答恐於事體殊不好看又查地球諸國交鄰通義凡所商未經畫押蓋印卽不爲定約安戶之將歸也多方催迫謂我欺誑不過趁中俄事急乘機要盟借此鼓弄耳及至悻悻而去我不挽留彼族詳敘始末作爲論說終不敢以廢約爲言卽東西新聞議論此事亦並無一人以棄盟見責良以未經畫押蓋印故也當時鈞署照會安使有俟奉諭旨卽行知照之文乃彼於旬日之間迫不能待言辭悻慢無禮已甚是棄好敗盟曲固在彼而我猶含容善待

所以寬假之者至矣今又復俯就與商將慮長其狂傲之心囂凌之氣非惟無益且懼有損要之彼國自穴戶辭歸宮本罷遣內情驚懼外論紛紜政府諸人尙無定議卽彼欲彌縫妥結急切亦礙難轉圜現在彼國公議有責井上毅以躁妄者亦責穴戶璣以冒昧者並有謂彼國無禮應遣員以謝中國者

此論上海林報曾經譯錄二月十一

日申報新開備載之

揆其近情自不如稍假以時徐觀其後如彼竟續遣行

人復申前議則吾得乘機以利導借勢而轉圜操縱在吾事極穩便若執迷不悟則交此文書亦復無補於事實此所以展轉尋思未敢遽交也爲今之計可否暫留此間徐徐探察俟與彼國當事從容言及告以鈞署主意實在和好諷以彼使舉動未免輕浮復將預籌辦法略露梗概如彼此確有可商而後行文外務屬其遣使設法議結似乎不觸不背較合事機如彼此實無可商則一面

固守封疆益脩兵事持之稍久彼以逼近之鄰不能不備而以貧瘠之極勢難久支此時專命使臣與之辨論不允則以撤使罷市相持彼內怵禍亂外懼兵釁自當俯首帖耳就我範圍如或不然則暫將此案置之勿提彼於內地通商深所注意我既肯與通融俟其來商脩約之時出而抵制以此易彼球案不結商約終不議行彼亦終當自求轉圜就商妥結日本與俄人交換樺大洲一事歷十餘載而後成盟外交情形往往有此既已今日事處至難似不如持堅忍之志待可乘之機而籌萬全之策也如璋又念自此案初起既歷三年始則我問于彼之外務繼則彼商于我之總署交涉常情各有是非卽不免各有駁詰茲之所奉乃爲上諭恭繹旨意自係己國預定辦法然若遽宣示彼國外務是執不可移易之鐵案以商未可必得之事情 國體極尊 天語至重斯

又不能不慎重而三思也如璋才識本淺更事未多熟念此事旁皇累日顧以一日身在局中苟有所疑而不言是爲廢職謹將此間近日情狀覲傳瀆陳伏冀 察度熟籌詳爲措注外交之事不厭求詳愚慮所及恐未必當務求 堂憲訓示遵行除突戶一函可毋庸再交外其外務一文現外務卿井上馨告假出京須四月中方能歸京如應卽交一俟奉到 鈞諭再行辦理未爲遲晚肅此敬乞代回 堂憲察核爲禱

復總署總辦論爲球王立後書

十五日奉到來電遵卽譯明讀悉承命詳訪球王後嗣查此間所知者球王有中城王子宜野灣王子去歲隨王東來其餘均未能悉因卽書具密函陰投隨王之法司官馬兼才詳問一切接到覆函稱王長子尙典年十七歲次子尙寅年十五歲均在東京四子

尙順年八歲王叔尙健年六十三歲王弟尙弼年三十四歲其他
 尙有從兄弟親族均仍在球惟稱與球王商議於南部宮古八重
 立小王子王意不欲初意以爲南部雖小終勝於無分支承嗣終
 勝於滅然繼思其言亦不無情理查宮古雖合九島爲稱宮古島
良峯一來問一大神島一地間島總稱水納島一惠而周迴不及二
良部島一下地島一多良間島總稱日宮古島
 百里八重雖合十島爲稱石垣島一入島一小濱島一武富島一波照
島一下離島一與那國而周迴不及百里且各島零星地瘠產微
島總稱日八重山島
 向隸中山祇供貢獻所派之官不過在番官筆者官數人餘皆選
 土人爲之政令多由自主僅此區區之士欲立一君固難供億使
 之奉一少主慮島民亦未必服從球王自來東後日本照其本國
 廢藩之例核王所有給以十之一去歲由大藏省予以十四萬金
 獲土恐須還金在球王固自不願分一少子不能成國非其所欲

亦猶人情然中國所以出爭原欲與滅繼絕苟得三分分屬仍舉南部予球事固可了而中部諸島日人終不願交還及今而有南部歸我之議我欲舉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是我之意志俱隱而辦法亦因之而窮如璋反覆尋思曾無善策復念冲繩縣署日人既移那霸我五月十九日大政官布告二十二日是既將守里

城讓出若令球王還國仍保此地守其宗廟於此次立專條中聲明一條曰自今中部諸島均歸日本管理惟首里一城仍還舊王尚泰令其還國世守宗廟墳墓日本待尚泰一家務須優厚云云則球祀亦可不斬而球王得歸故土重完骨肉盡釋拘束亦尚應感戴 天恩查日本舊日廢藩所有各藩主或居京或居本土均聽自便即琉球舊日附屬之薩摩藩而稱爲華族仍世守其家不絕其祀則將此一節與彼使議論彼亦無辭可拒也此說若行則

於絕祀一節尙可保一綫之延惟南部宮古八重諸島割以隸華在美前總統格蘭脫謂此爲大平洋來往要道中國應自管理在中國則謂義始利終得球人之土反慮分日人之謗中國不便管理惟今日之議旣議割以隸華此彈丸黑子界之球王球王又不受聽其自治則片土不足自保萬一爲他人竊據是地逼處臺澎恐貽臥榻軒睡之憂引爲自管俾與內地相同旣嫌得土又有鞭長不及之患再四尋思又難措辦似應請將此南部諸島聲明內屬以絕歐西諸國占地之意然後再覓球王親族使之治理與從前雲貴等處之土司一體則我無貪其土地之名彼球王亦可分衍其支派而此刻不必設官亦尙無難辦也是否有當敬求代回堂憲察核酌度辦理

與總署總辦論朝鮮事及日本國情書

本日新聞言日本兵船名鳳翔者前隨花房義質往朝鮮因士官師兵上岸土人羣集其兵官不願受侮往責東萊府伯竟至拔刀傷府伯土人鬪傳謂既殺府伯聚者數千人瓦石紛擊以至鬪爭朝鮮於日本積怨深怒而日本束縛之馳驟之勢必有一日啓戰爭之局者 堂憲謂日本眼光所注不在西洋而在中國與琉球朝鮮各國又謂其無理取鬧不知其何所底止明見萬里之言如璋等惟有額手敬佩而已如璋因思日本今日滅球矣明日且及朝鮮欲必未厭也其勢且將及我苟兼并坐大猛虎傅翼殆將奮飛未知吾他日終能勝之否如璋到此以來潛察默探每引爲隱憂卽如琉球一案其土地人民本無可貪零丁數島亦不足爲我屏藩受我驅遣而以爲必爭之者誠慮他日邊患未有艾時而揣日本今日之勢固萬萬不能勝我也夫無財不可以爲國彼族之

窮天下所知前函既備述之請再言其詳日本廢藩以前各藩未鑄銀錢惟通行紙幣共有三千萬廢藩後由朝廷收而易之自明治四年至六年搜括全國金銀共鑄金銀銅三貨值六千六百三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六圓而所造紙幣初限爲九千六百萬圓西鄉之亂復憑虛增造紙幣二千六百萬圓自昨年以來由大藏省發出銀行紙幣復有三千四百萬圓合計紙幣之浮於金銀貨者有十二千萬而自六年以後金銀貨皆不能復鑄全國上下惟以紙幣流行而已所造金銀之貨每年海關輸出共八九百萬圓

查其海關輸出入表輸出金銀逾輸入者歲約六七百萬而在所雇各國教士及海外留學生員及駐各國使館及官府購物不在海關表者歲又五六百萬除海關收稅除大藏省準備不動金貨值二百餘萬扣抵外歲約八九百萬云

一千萬銀錢外悉爲西人攫去而大藏不動金因紙幣價賤從前紙幣

十圓當銀錢十圓因紙幣浮出過多近復出六百餘萬所存之三十紙幣十三圓及抵銀錢十圓云

百餘萬勢不能不復出出則不名一錢矣上以紙幣給下下以紙幣奉上納租收稅皆以紙幣國中自爲流轉耳若軍事旣興鎗礮購之於外不復能用紙幣其勢不敢妄動第東人見小貪利每有慕西人而輕中土之心故旣廢琉球又凌朝鮮彼殆欲以此示強於我而遂其要挾之謀是我今日之修備練兵簡器造船誠萬萬不可緩者也我備已脩彼謀自絀事至今日必謂便發兵爭球固自不必第一面急脩備示以必爭彼若不從然後罷遣使臣絕其互市彼將轉而相求重尋舊好或者懼如前代之倭患則自各國通商之局其情形迥不相同矣今統計日本兵船粗足以自守而管駕兵官尙不足於用欲攻我通商口岸勢不敢遽行攔入其他沿海港汊軍艦不能近岸若用舊日之小舟固非吾軍艦之敵也彼雖橫肆我但以堅忍持之不及數月彼將內亂而後俯首聽命唯我欲爲

矣且朝鮮怨日實深我第明告以緩急相助彼將力與之爭我乘
隙圖之事蔑不濟論亞細亞大局日本與我原當聯爲一氣乃我
讓彼彼益輕我不特緩急不足恃且將日長其侵奪之心不如乘
其國勢未固而持之尚可折其謀挫其氣以漸合同洲唇齒之交
而弭無窮之隱患今高麗一事未知如何即使無事與我換約即
在後耳近因出進口貨稅事與美立約以各國協議即當照行
此事始終未與如璋等言及今英方阻之彼意英若允行
則當強中國行耳中國若行出口免稅泰西將肆意要求勢將胡
援以爲例而我欲進口加稅又恐未易辦到也底是通盤籌算讓之一時未必能忍之他日也如璋居此探之頗
悉有所見聞不敢不一貢其愚

與總署總辦論日本改訂稅則書

美使近日來再見面渠接政府來文後不知曾與日本言及否美
使在此多年與日本交誼較密遇事每持公道亦或左袒惟此案

彼意終始以日本爲不是且聽其勸解如何再作道理耳日本加進口稅免出口稅一事喧傳既歷年餘美約既改許其照行而英德二國聞頗持之近派森有禮使英岡本上野爲外務大少輔聞皆爲此事蓋合通國上下全力以謀之而眼光所注尤在奪我國之利昨見泰西公使言既次第送稿其中所開貨物惟羽呢之類值百加抽十五元獨於我國之糖乃加至值百抽三十元查其海關出入之數自明治十一年六月至二年六月輸入之糖五千二百三十九萬餘斤值價二百九十三萬餘元準舊日值百抽五之數輸之關稅者凡十五萬圓今加三十則一歲輸稅既增至九十萬元矣價值日昂購買日少商人益難以牟利此卽西人保護之法殆不異關門而拒之也查我國與日本通商係日用飲食必需之物向來進出貨相抵兩國俱利至去歲一年我輸入於彼者值

四百六十六萬餘元彼輸出於我者值五百七十三萬餘元相抵之外既暗虧一百萬元我所輸入四百六十餘萬之數其中砂糖一宗卽值價近三百萬若加稅事行則糖不能輸入勢將每年拱手而送三四百萬於日本又出口免則輸出於我之貨將日見日多日朘月削爲數益鉅直無異於輸歲幣而齎盜糧也又絲茶減稅輸出西人利其價賤向之購於我者必移而購之日本而我國之絲茶益難銷售西人受利而我受害是又操同室之戈紛兄之臂而奪之食也此中之關係較爭地爲尤大查現在情形泰西各國都旣咨商此間絕不關照揣其意西人雖允不難強我以必行其用心亦殊可惡英德之輸入於日本者皆倍於輸出故二國皆有所不願然日本全國上下合力一心恐外國礙難盡拒不能不分別酌改在日本亦明知泰西通例未能因稅務而啓兵端故敢

於發議耳以今日萬國聚而謀我除力圖自強徐謀保護抵制之法別無善策縷縷愚忱謹此肅布

與總署因俄事論練兵籌餉書

近來西事未卜如何此間所見電報有不日將於北京締約之語又俄國新聞稱俄政府經告曾襲侯請其將中國不合各條逐款聲明以便遣員往北京改議云云將來商議雖事未可知機關似稍緩矣現查俄船泊長崎口者祇有一號其海軍卿理疏富斯基當已駛往琿春俄國政府照會日本謂欲測量西北利亞各處其日本道緯線相值之處亦欲測度請飭令北海道各口許令測量船軍士隨處上岸業經日本政府准行觀其舉動乃欲經營東海其本年所編派太平洋兵隊既有久駐不歸之意初理君之來竊疑遣大員實不可測及查其所帶兵船乃有水雷艇船等又帶同

眷屬前來益不知其意所在後查其人在海軍四年俄國所有水
 雷巡邏諸船皆由其一手興造北海防禦亦由其整頓惟俄國之
 東有西比利亞諸部樺大洲一島向未有防禦兵船此次遣之東
 來其意在經畫東面設常備之兵編定營制既可概見矣通商三
 十餘年來各國兵船第於大平洋常川遊巡恫疑虛喝固已無所
 不至而近來日本海軍有二十餘號今俄國兵船又有二十號益
 有實逼處此之勢自今以往無復有閉關之日即無復有解甲之
 日然趁此相持不決之秋整軍經武急圖自強則賴多難以與邦
 何莫非國家之福也如璋伏念自互市以來無日不言自強竭蹶
 經營而未能遽有起色則以餉糈不足之故也查地球各強國英
 國查去歲十三年中海陸軍共費用俄國海陸軍共二千萬法國海陸軍共三萬
 美國海陸軍共費用二千八百萬元據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數

而算^{光緒}兵費皆在十千萬元以外即瑞典荷蘭諸小國每歲兵費亦須二三千萬日本歲需一千一百萬中國地面遼闊不異於諸強所幸日用較省人能耐勞然求其足以自立陸軍須精練三十萬兵額海軍須創立六七萬兵額每歲所需至少亦須三千萬兩也天下辦事之難莫難於籌餉中國向來不與外通故論理財者動稱損上益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誠至論也惟今日情形不同國勢孱弱外人欺逼百姓未能自保爲上者曰藏富於民而究之民不能自藏徒爲漏卮以供外人之日朘月削後患奚忍言乎處今日之勢務宜上下一心共知此意合天下之力以養兵卽爲保百姓之財以衛國通盤籌畫現今中外養兵之費共有多少今改編營制於陸軍議併練於海軍期創設共需多少除將舊款撥歸今用外合中外大僚會議務使兵皆可用之兵養兵皆

有着之款核實正供毋許減成正供不足徵之於貿易物但令擇

民間用物之貴重者課其二三件若鴉片及酒之類查日本一年國

至五百萬實力行之進款不爲少矣我朝深仁厚澤徵斂之輕爲

古來所無乾嘉承平國用卽旣不足况於今日之多事不稍爲變計第爲東移西補兵餉之不足兵力無由而興國勢何由而強及倉猝籌防糜費旣多後又難繼而事變仍無了期戰守究無長策如璋念外侮日深無任痛恨故敢陳其一二縷縷愚忱伏求鑒納

再與總署論練兵籌餉書

肅函想邀 賜覽俄海軍卿理疏富斯基聞旣乘船出長崎繞煙台旋往琿春其眷屬則仍留長崎察其舉動全欲於黑龍江庫頁島之間及日本海黃海中國海各號編立營制設常駐之兵外間傳聞謂和戰之權悉由其定奪又謂察吾虛實將備進師又謂派

使來議未妥卽聽此提督指揮多屬恫疑虛喝之言俄自伐土以來師老財匱加以連年天寒歲荒畜產衰微亂黨迭起冬宮之變既七八次彼但以餘力擾中國未必能操勝券而欲以全力攻中國要未易言揣其意亦非必欲戰事既至此惟有一面將以委蛇一面持以堅定一面整軍經武力求自強計今伊犁未還我無遽行索地之言彼亦何能遽行用武不必因要喝之言遂自示弱夫俄於東土得樺大洲於日得黑龍之東於我既有屬土卽有防營其竭力綢繆自無足怪現在英人以俄有東來之師於新駕坡於香港皆議增經費築礮台日本政府以府藏空虛欲議裁減陸軍陸軍卿大山巖力爭以謂俄方遣兵艦東來祇可減兵之經費不可減兵之額缺地球萬里爾疑我忌各有爭先佔要之謀從前多在歐土今更移於亞洲卽無伊犁一案我中國亦不能不發憤自

強也中國自互市以後卽當講求自強然當時髮捻回蹂躪半天下內憂未靖固無暇攘外如天之福次第蕩平亦既有年而朝廷宵旰於上臣工奔走於下非無謀臣非無名將非無健勇乃汲汲求治一遇有事總費周章則誠以國計不足之故也國計不足不得不爲將就補苴之謀而國勢遂因之可靜而不可動西人有恆言謂國之有兵猶人之有手足無手足則爲廢人兵之有餉猶人之有筋血筋血枯則手足不能運動兵非必爲籌防而設也練兵亦非以求戰然兵弱餉匱則不能爲國如璋前函所陳英俄法美歲需兵費皆在十千萬圓而上我不必與人爭霸然強敵環伺欲冀自保減之又減歲需亦當三千萬而中國無此鉅款舊有之兵又徒糜費如璋不自揣量竊計籌餉之事其大要有二請略陳之其一在徵收嘗讀靳文襄籌餉裕民之策謂我朝理財之政尙

未復三代之古竊考順治年間入不敷出歲四百萬歷康熙雍正
乾隆時皆大平然百餘年中奉 旨籌款至再至三道光後羣盜
毛起迨夫平定費不可勝數至於今日國衛之不足固已履至極
之勢矣設關抽厘之舉始亦出於不得已而胡文忠毅然行之卒
賴此款以削大難誠以餉之不足不得不出此也今之論理財者
動曰損上益下曰藏富於民此自由古人聚斂之戒而來然爲一
國計則損上而益下聽民之自謀是也今列國往來皆強行各便
己私之條約民不能自保金錢濫出民生益困則非統籌餉項共
保身家不可以吾國之力養吾國之兵仍散之吾國之民此與古
人所戒之聚斂迥不相同故必須合國臣民共知此意而後可籌
餉知餉之應籌卽當知稽田賦之額耗羨之數清查而實徵之東
南之沙坦西北之黑地未及升科者隨在而有亦當一一清理之

會典所載有牙行稅有落地稅或可申明舊章如法而行之卽曰不可但仿泰西國稅之例舉民間用物之奢侈者重課其稅則進款必多矣其一曰裁併我朝兵制星羅棋布鎮衛腹邊法至善也顧承平日久而兵不知兵且今昔物價不同所得之餉不足以贍身家則不得不兼營他業而營務益以廢弛草寇竊發潰敗決裂遂至普天下綠營之兵無一可用固由餉薄亦未始不由勢散之故也當事者有鑒於此賊旣收平而勇不敢撤而舊日營兵如故國家竭餉以養有用之勇復糜餉以養無用之兵其何以能支今似宜通行籌畫凡舊日提鎮駐營俱增設重兵鎮守其餘營汛防衛或數十名或二三百名者一概定議裁併屯營宜厚不宜薄駐兵貴聚不貴散練兵貴精不貴多使一兵有一兵之用凡一省要隘有精兵扼之則土寇不敢竊萌強敵不敢侵入此事雖至繁

難然我政府堅持此議實力行之先汰老弱次行併練復行曾文正公額缺勿補之言不數年而餉可充裕矣中國地勢東南瀕巨海西北隔大漠故自來謀國者知有上下而不知有內外迨結約互市而藩籬盡撤然歐洲之人越數萬里而來猶有主客之勢今則日本與俄寇患日深情勢益亟無論琉球未了伊犁未還卽幸而言歸於好他日能保無事乎况英有併緬甸之心法有滅安南之意朝鮮岌岌又恐爲俄併環顧中外幾無一處完膚且卽不然守互市以來之條約日拱手而致金錢於人將來又何以爲國故今日欲謀自保非練兵不可而練兵苟非大變營制統籌餉項居上者破除情面力圖汰練居下者慷慨輸將共知禦侮亦未見其可也夫英法之強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法之陸軍俄之水師皆起於近歲日本區區四島年來奮發有爲陸兵不過三萬四千餘

人海軍不過四千二百餘人第以兵得一兵之用論者既謂其足以自立以我中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富人民之衆若足兵足食日臻富强自不難居萬國之首使其俯首聽命咸就範圍如璋才識短淺軍國大事尤不應妄議顧念外侮日深朝夕焦慮縷縷愚忱不揣冒昧謹以上達

何少詹文鈔卷之中

邑人温廷敬基助戴培基資錄戴培基印行

何少詹文鈔卷下

茶陽三家文鈔三

上李伯相移山西飢民實東三省書

論主持朝鮮通商書

再論朝鮮通商書

論球事辦法書

與曾襲侯書

與丁雨生中丞書

與劉制府論日本改約書

復粵督張制軍書

上左爵相書

臺北府知府林君神道碑

江西補用知府朱君墓誌銘

秋槎太史像贊

上李伯相論移山西饑民實東三省書

宮太保伯中堂夫子大人鈞座竊聞山右奇荒至於此極 朝廷

截漕撥帑屢沛殊恩然足以維繫人心而未能博施濟衆也 中

堂兼籌賑務廣爲勸諭遠及南洋各島所以盡心飢民者不遺餘

力矣然猶敝篳救鹹阿膠止濁于事無濟也閱邸抄及各報冬盡春來尙未得雪被災之民爲害日深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設有桀黠之徒乘機與刀客梟匪相結其不揭竿而起者幾希竊計今日救垂盡之殘黎弭未形之大患者非籌鉅款不可籌鉅款非借洋債不可救荒大要賑濟平糶之外曰移民民非空移也徒以實邊實今日救時之急務也 中堂何不請借洋債數百萬以其半賑濟平糶以其半移民屯邊東三省凋敝空虛久矣當乾隆盛時議移八旗屯邊者屢見於柴潮生富俊孫嘉淦之疏所議雙城堡每歲移二百戶行之數年不及百戶者以承平日久民皆安土重遷耳今驅待斃之民就謀生之路拊循喫咻勢當歸如流水查黑龍江地自康熙二十八年與俄人立碑畫界迨咸豐末乘我多事江之東北雅爾薩尼布楚諸城俄竟割而據之又易日本蝦夷

樺大洲之地我所謂庫頁島者跨海繞高麗之東駐兵圖門江口
務財訓農通商惠工並遷其種類實庫頁島觀其意詎嘗須臾忘
東土哉特以立國在西歐洲各大國牽制之耳今法弱矣德雖驟
強而新合之國君相暮年恐難持久英以法敗勢孤此次攻土之
役竟坐視而不敢動緣陸兵寡弱非與奧合力不足以抗俄以勢
揣之俄若逞志于土已遂西略者或肆東封俄卽屈志於英而失
之於歐洲者或取償於中土是勝亦來敗亦來邊患真成岌岌且
俄用武之國也百年來民樂戰鬥侵伐之事無歲無之卽以爲攻
土力疲勢難再舉蓄銳伺隙計亦不出一二十年并力赴己恐緩
不濟急失今不圖悔將何及西邊毗連俄界犬牙相錯喀境已平
經營方始所望西征之師籌良法以善其後若東三省則根土重
地較西邊尤急根本不可動搖則移民實邊之舉萬難再緩或者

以中葉時無故徙民往往致亂而鯁鯁過慮不知移民之事逆驅之則難順導之則易飢民求生無路官代爲謀當亦羣情所甚願而可惟吾所欲爲唯資遣有費耕具有費屋宇又有費卽以一人數十金計之徙十餘萬口飢民非數百萬金不可當此庫儲支絀鉅款原不易籌但以機不可失事不宜遲再四思之不得不出於借洋債之策或又以借款賑飢事難爲繼抑知此等奇荒近今罕見以數百萬飢民束手待斃萬一事急變生流而爲盜征討之安集之費且十倍而良懦之罹鋒鏑完善之遭殘破無論也焦頭爛額曲突徙薪孰得孰失固有昭然易見者又况西征之師 皇上且允借款今爲慎邊防弭後患之謀救十餘萬飢民徙墾東邊荒地課農練兵生聚教訓十年之後可得戰士數萬人擇要脩守內固東省藩籬外杜強鄰窺伺此根本之至計救時之急務也非常

之原黎民所懼惟 中堂主持之若其經理在得人屯墾在擇地償債在籌款亦惟 中堂詳度之固非如璋懸揣思議之所能得下愚千慮伏維鑒察臨楮不勝迫切惶悚之至

上李伯相論主持朝鮮與各國通商書

朝鮮使臣計期當來泰西通商之事 中堂前諭以利害勸以理勢使之必從此至計也朝鮮僻居東海物力土產未甚豐饒泰西用兵必權得失利害之輕重而後一動故不遽以兵力相劫近因俄人欲陰圖之各國環視而起忌俄人獨專其利思爲均勢之謀英謀之美又謀之聞其上下議院亦有議此者朝鮮終不能閉關而守也明矣旣不能閉關則不如傾心結好可不陷安南之覆轍而無事立約熟思妥議有異修降之表即可稍立自主之權此朝鮮之利也虎狼之秦實逼處此俄羅斯之視朝鮮直猶外府一旦

事起吾欲救之則恐力不敵不救則朝鮮旣滅患在肘腋天下大勢豈可復問爲今之計以朝鮮一隅之地與萬國互相維持此中國之利也夫朝鮮爲我屬國苟力足相庇設官主治專据其勢自可以雄視東海今鞭長不及固未暇謀然使俄人無異圖則俟吾力強而後議之猶未爲不可惟聞圖門江口俄國於數年前庇材購器均爲儲備主持其國是者謂地尙苦寒欲再南侵而後議建營拓地去年英人藉日爲介紹求通朝鮮俄密止之彼蓋慮各國牽制之故有此舉耳今幸土耳其之役不甚得志兵民好鬪而餉糈未充頗防內亂不然則恐其來無日朝鮮若與西人立約則有事皆可與聞泰西諸國無不忌俄正可借各國之勢暫相牽制夫以俄欲專之利與外國均分之俄之損吾之益也維也納之約支持土耳其二三十年今俄人縱其兵力直欲滅土然爭戰未息諸

國羣起而議之俄遂不能專其利土耳其不至於亡亦未始非各國互制之明效也我於朝鮮比英法之土耳其尤爲要衝切望中堂主持之

再上李伯相論朝鮮通商書

朝鮮一國關係亞細亞大局比歐洲土耳其尤爲要衝其地毗連東省實我腹心俄羅斯盤踞圖門江駸駸南侵其形勢之扼要事機之危逼皆在洞鑒之中以近日情事言非可如南鄙各屬封貢而外一切聽其自治唯朝鮮僻在東隅尙爲風氣所囿自以閉關爲得計雖俄人耿耿虎視晏然而不爲之防是朝鮮之不能久安固在意計中也朝鮮危則我不得不救然與其事至圖之而措手不及固不如早爲圖之尙可弭未形之患救之之計莫如取俄一國欲佔之勢與萬國均分之與英法美德結約通商令欲今朝鮮

與諸國結約通商計當遣洞形勢能言語之使臣往為曉諭以攬

大權以收衆利如璋至愚曾反覆熟籌之西人欲與朝鮮通商既

久法人往矣英人往矣近合衆國自其國遣大兵船續將再至其

師提督經奉朝命往朝鮮通商現非徒以圖利也蓋慮俄人獨佔

之欲藉以均其勢耳耳事變至於今日既成戰國縱橫之局朝鮮

勢不能閉關自守也決矣竊計自今日以往天下萬國無論強弱

耳終不能閉關則與其情感勢迫而後俯首聽命何若幡然改圖

自行修好以聯與國之勢以收自主之權乎泰西舊例有約之國

有事即可與聞美法英德既與結約則俄羅斯不能遽遂鯨吞蠶

食之志肘腋之患稍寬我得乘時以自強此一利也泰西屬國皆

主其政治惟亞細亞貢獻之國許令自主蓋但冀其服我王化不

為邊患耳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利之也然朝鮮與我毗連當 聖

祖高宗時有事無不上達幾無異內地郡縣伏讀 大清會典則例可攷而知也西人每謂貢獻之國不以屬土論然朝鮮拘法教士我一言而卽釋矣而朝鮮告於日本者一則曰天朝再則曰上國天下益曉然於列聖漸摩之厚朝廷體統之尊今一遣使而朝鮮能聽吾言與萬國結好則屬國之義益明後來交涉之事益易於措手此二利也朝鮮風氣已開自能講修武備知甲冑弓矢之不足恃必更造船築戍購買鎗礮可以固其疆圉壯我屏藩此三利也我旣遣使前往就便察地勢審國是而沿海之東北至圖門琿春各江南而慶尙全羅諸道亦可遣撥兵船時時遊弋內以壯聲援外以絕窺伺萬一俄人有事得以應其首尾而日人見我有護庇之舉自潛絕覬覦之心藉聯縱橫之局又不待言也此四利也無事之時與之結好或可準歐羅巴例使流寓之商同於國人

違禁之貨絕其進口稍殺領事自主之權且可杜教士蔓延之禍
他日我與泰西換約亦或可因勢利導修改條規此五利也夫使
朝鮮能自立我力復足以相庇不通商可也抑或強隣不逼泰西
諸國無所求亦尚可徐爲之圖今俄人之勢已如此美國又專遣
兵船前來此事初聞英法各使信然由麥嘉締詢之美法署使信然揣其形勢非聯各國要之
必挾日人以爲之介羣起相持朝鮮慮不能再拒然使此事成於
日人之手以固其東西之交萬不如我自爲之猶得攬其權而收
其利且可漸施吾合縱締交之謀此機會不可失也兼此五利乘
此一機伏維 中堂夫子主持之

上李伯相論球事辦法書

九月二十八日肅緘後旋奉手諭捧讀祇悉派員來華之事此間
未聞消息不知近日有突戶公使寄文總署否觀外務西曆十月

八日文一味無賴恐一時尙難轉圜日本自變法後善政無多惟外交之事都能自主又海陸各軍日討國人朝夕訓練亦有成效然僅敷自守不能及人必謂我興師遠征深入其阻彼見大敵當前則協力齊心足以堅拒未必師有成功惟彼亦恃我不能遠來故橫行無忌敢至於此然彼國此時府藏空虛民情浮動執朝政者樹黨相爭主民權者伺隙而動前數月間聞我購英國之船練吳淞之軍訛言日起既有岌岌難支之勢謂我與絕交彼能尋釁則亦勢所不能兩國旣不能相侵彼旣滅其國辱其君自以狡賴爲得計若彼於會商一節終不願從爲今日計一面行文駁詰一面整頓海防爲他日計慮非撤使臣罷互市不足以持之持之必無他患而旁人居間者可以出頭彼中異議者可以掣肘終不能不就我範圍也

日本年來交結外人如英之港督德之王孫等要結無所不至西人喜其學已喜其媚已每稱其富

強而中國新聞得之西人者輒鋪張揚厲其實言過其實也橫濱有西字七日報備論球案皆

左袒日人揣為日人授意之作惟篇末有言若論他物相讓日本未為不可如璋亦嘗聞彼國之意或償中國金或開赤馬關琉球二口與中國通商以此全中國體面則可日本此舉蓋有騎虎難下之勢欲使之復國立君慮非撤使罷市不能也來示美人亦袒日人不可以實話相告謹當遵諭而行然格統領調停此事既可謂曲盡心力寄恭邸書云云亦中間人不得不爾揚越翰即統領隨行之人而刊布新聞乃全指日本為不是聞日官見此新亦不聞多為不平也知其用心也

與出使英法國大臣曾襲侯書

兩得覆書若親面語僻處海島不啻空谷之聞足音蹙然而喜况又長者之言乎覆緘所以遲遲者南藩之事訖無定局合肥伯相

屢告以機事務密既未敢奉達故伸紙而爲之閣筆者數矣辰維陽和扇物凡百勝常我懷日深不能不一布心腹日本之欲滅琉球處心積慮固已久矣告之琉球曰中國既許其專屬告之泰西則又曰琉球是吾舊部數年以來逐漸經營譬如穿窬小盜穴門得入方欲爲胠篋探囊之計及事主既覺乃不得不反而拒捕其初心固欲竊而有之非敢爲劫也然當廢藩置縣之時彼其癡心妄想終冀我朝寬大不屑與爭又以爲伊犁未還交趾方急我無暇他及必將隱忍而不言耳既而樞府行文再三駁詰外人之悉其本末者日出公論彼國之稍知大義者日騰異議彼二三人亦未嘗不悔然旣如騎虎之背勢難中下故一變而爲狡賴其近日情形全視我之輕重緩急以爲進退府藏空虛上下乖隔彼亦自知之萬不敢以鄒敵楚萌啓釁之心也自美統領東來曲意調停

彼亦自知理絀統領有書貽我政府言兩國派員自議若或不合則公請一國判斷曾與其國主閱看云無異詞現我願照行方且重訂此語然日人狡獪將來如何派員作何議結一時尙難預定爾日本三島小國慨然發奮欲步趨英國之後與之爭強然其地無寶藏人無遠識一學新法靡然從風并其所不必學所不可學者一一刻畫以求其似至於今日弊端見矣傳有之曰張脈債興外強中乾殆今日日本之謂歟顧觀其整備海陸軍漸有規模外交一事亦頗能知利弊而不甘受侮十年之中海關流出金錢至數十萬之多今亦既知之故亟議改約欲增進口之稅免出口之稅以力自維持美國既改矣英德各國有所未願然必不能因此失和想亦必有照行者近遣森有禮往英正爲此事如有所聞尙祈示悉一二歐羅巴諸國與我結約皆威迫勢劫而後成議其取我

財賄傷我利權有泰西所無者日本與我本屬同病而我國鴉片烟一宗尤爲漏卮年來禁種出款尤大竊嘗稽海關出入之數輸出浮於輸入每歲千萬而近年鴉片烟每歲輸出至三千萬於此而不爲之防日積月累上下空虛數十年後殆不可問如璋嘗太息流涕論此金錢流出之害比於割地輸幣尤爲不堪而中土士夫向來未究此理只問稅之興衰不問輸出入之何若是可慨也今趁日本改約之時竊擬我國亦當及此中國承髮捻之後如久病新瘥急切難圖強盛然泰西向例無因議關稅而啓兵戎者則何妨一一言之又况英俄兩國眈眈虎視我與英則英勝我與俄則英勝我所以自處固應中立然英人見中俄交厚亦亟欲自結於我我通商之約莫要於英英不難我則事成矣卓見謂爲何如

舉丁雨生中丞書

朝旨起公爲南洋大臣專辦水師海防事宜聞之距躍三百今日天下之要務莫過於水師天下之足辦此事者莫過於公今朝廷舉以昇公豈非快事公上水師事宜六條所謂擇要設守厚糈養兵皆爲中國談海防者所未見及昨書請公引申前說坐言者今可起而行如璋竊聞五大部洲之海軍莫強於英英之所以強者又在開學校以教士官泰西人有恆言兵可百日而就將非積年不成故一切攻守之法險要之圖皆使之平日爛熟於胸學之有得超遷以官不必其有戰功也一旦有事則發縱指使者有人而獵犬走狗皆足供驅策想公早籌及此也開辦之始經費何出駐劄何所以公之才自然措理裕如自通商以後交涉之事皆低首下心沁沁倪倪正坐此一事虧耳得公督理之數年之間可戰可守則如璋輩之不才雖復含諾忍辱強顏與外人周旋亦何所恤

朝廷既因琉球一案發奮自強則此案縱破懷決裂亦借可自慰阻貢之事原不必固爭但日本志在滅球不過藉阻貢爲緣起則所爭不在貢而在球之存與亡今事既至此朝議仍命據理與爭惟日本舉動全視我之輕重以爲因應若終以撤使臣絕互市持之或有轉圜不然則彼惟措詞搪塞延宕而已然彼既得志則得步進步眈眈虎視後患更恐日深耳

與劉峴莊制府論日本議改條約書

竊如璋等於本月初五日肅呈一緘當邀垂鑒日本近情一切如常惟有欲與西人改約一事蓋彼國近年以來頗悉外交利害知舊日條約成於威迫亟亟欲圖更改去歲既與美國商訂矣復改之於英德諸國至於近日乃送新擬約稿於西國諸使查其大意其最要者一欲加外貨進口之稅一欲管外國流寓之人蓋泰西

諸國互相往來此國商民在彼國者悉歸彼國地方官管轄其領事官不過約束之照料之而已惟在亞細亞領事得以已國法審斷已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權也如璋考南京舊約猶不過曰設領事官管理商賈事宜與地方官公文往來而已未嘗曰有犯罪者歸彼懲辦也蓋歐西之人知治外法權爲天下極不均平之政立約之始猶未遽施之於我及戊午結約乃有此條日本亦於是年定約同受此患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官會同公平訊斷無論其徇情偏縱也卽曰持平而刑法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彼外人者事事便利而不肖姦民因有冒禁貪利假借外人以行其私者是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吾地而吾反因之枉法也且自有商民歸領事管轄之言遂若舉租界之地亦與之共治至有

吾民互訟之案彼亦出坐堂皇參議所斷者且有不法之事我方示禁而租界爲逋逃主萃淵藪肆無忌憚者斯又法外用法權外縱權我條約之所未聞彼外部之所未悉不肖領事踵事而加之厲者也此日本所以欲令外人悉歸已管也又泰西諸國海關稅則輕重皆由已定布告各國俾令遵行而已未有與他國協議而後定者蓋泰西各國以商爲重全國君臣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懼金錢之流出於外欲我國之產廣輸於人國於是討國人以訓農以惠工且減輕出口之稅使之本輕而得利欲人國之產勿入於我國於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絕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種之效法而製之且重征進口之稅使物價翔貴他人無所牟利誠見夫漏卮不塞金錢流出月朘月削國必孱弱也故收稅之權必由自主得以時其盈虛而增減之所以富國也而我與日本海

關稅則必與西人議而後能行天下萬國收進口貨類以值百抽三十爲準且有稅及五十七者今我稅乃值百抽五而已此爲天下至輕之稅而外國商人意猶未饜且欲內地通行一概免釐議納子口半稅又欲議減稅議減釐貪得之心有加無已此日本所以欲議加稅悉由自主也夫商人歸領事自管因法律風氣各有不齊恐一時實難更變惟通商一事實應加意防維查中國自通商以來每歲輸出入貨除相抵外流出金錢歲約千餘萬日本小國因金銀濫出之故至於今日上下窮困舉國囂然弊端已見中國雖不若日本之窮而日積月累無法以維持後患奚可復問古人與鄰國往來所謂創鉅痛深者莫大於輸幣割地二事今金錢流出之數比之歲幣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猶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尙可自保若金銀流出則如精血日吸日盡羸弱枯瘠

殆不可救藥矣夫歐西諸國若英若法若美若德尙無利我土地之心惟日取吾財無形隱患關係甚大故論今日之要務莫要於練兵自強練兵非必欲戰惟兵力足恃然後可以力求商務議改條約蓋必能保其財源而後乃可以保國命也方今俄事波瀾未平卽幸而無事力圖自強仍不可以少緩謹因日本議改條約事附呈鄙見惟我公進而教之

復粵督張振軒制軍書

捧讀賜書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東省吏民得公整頓而培植之凡所措施類如張儀封之德行陳桂林之政事而公猶歉然若不足踈陋如如璋亦殷殷有垂詢之言何其德之盛也如璋東粵之鄙人耳於一省之利害無所知識顧奉使在外三年於茲于通商交涉之事稍有考求謹就其關於吾粵者爲公敬陳之粵東繁盛甲

於中國天下皆稱其富庶如璋嘗稽推關輸出入之數歲約三千萬不可謂不多蔗糖桑繭近輸直北遠輸泰西獲利不可謂不溥顧其民猶窮蹙不自聊者則以產米不足之故也綜全省而計歲短四月之糧從前仰給全在粵西近年西省設卡抽厘米商本重利輕裹足不前於是安南暹羅小呂宋之米接踵而至每歲約購數百萬石財爲生人養命之源舉內地一千餘萬金銀拱手致之於非我族類之人豈不可惜外輸之米既少稅關所獲無多而粵西素稱貧瘠難於牟利穀賤傷農益見窮情是兩害也如璋考天下萬國取商之稅其重者十取三輕者亦十取一惟米麥運輸則萬國皆無稅誠以米粟貧民之所資賴者也及聞公垂念災黎奏請免厘可否卽將米厘奏請永遠停止使貧民得以食賤不患枵腹則以慰周飢使內地金銀不流於外則以塞漏卮以沃土之財

濟瘠土之民而穀貴易於得利足以鼓動西粵南邊之民盡力於墾荒則以舒鄰困一舉而三善備焉矣若慮西省用費不足則當於往西之洋藥或其他洋貨重課以彌補之或於東省另籌別款以協濟之如尙有窒礙亦當斟酌盈虛減之又減使西米到東價輕於外國斯民生國計裨益不少也粵東生齒過繁久有人滿之患卅年以來謀生海外者其數旣踰百萬其始多不肖奸民脫逃轉徙以外國餬口較易稍稍艱衣縮食便能捆載而歸後遂有正經商人攜本覓利者如璋稽考每年歸客之數比之出門者居十之三四則知得利不爲少矣而小民賴此一途柔弱者不至於餓莩暴戾者不至爲盜賊豈非天之留此尾閭以惠粵民哉自西班牙祕露強誘招工因有販賣豬仔之事其荼毒生靈殆無人理而論者因噎廢食或有杜絕出洋之議如璋以爲未可也今金山古

巴既有領事駐紮保護若檀香山若澳大利亞皆尙足容衆如璋謂但當設法稽查嚴禁鬻賣使不至陷於困苦餘悉聽其自便此於細民似有小補粵人好賭若出天性自非仿刑罰世重之例罰以重鍰且博負者告發卽賞以所負殆不可以禁然其他且無論以闡姓賭博一事經奉明旨嚴禁比聞不法奸民潛往澳門恃彼護符爲逋逃淵藪設法煽誘無所不至實堪痛恨夫澳門猶我土地國家固未嘗與人自道光以來不納地租彼竟視爲己有今欲責以還地一時實未易言惟我方設禁彼乃容奸亦非鄰國之所宜出者西人亦論情理尤重名譽彼葡萄牙守土長官我公苟能折節下交或輕騶往訪或遣員往議告以是非誘以名義彼苟如香港英官設法禁絕事自易了若其不然力查渡船傳遞之人一經拿獲嚴究囊家罰以重鍰彼貪利者得不敵失或亦當廢然思

返不然則禁子弟家庭之賭而縱其鄰人窩藏以取其資辱國長
奸莫此爲甚反不如自行開禁之爲猶愈矣凡此三事於厚生正
俗稍有關係如璋才識短淺擬議所及不敢謂可行因公之好問
故敢陳一二惟大智採擇焉至於今日時勢孔棘邊防正殷外人
每謂粵東殷富西夷素所垂涎而舊日海軍未臻美善我公旌麾
所至必已風雲變色聞近方訂購蚊子船不審旣成議否以中國
目下水師未能並驅大洋只得以守爲戰聞虎門一帶有林文忠
公梅花樁舊址似可因以修之其他則課沙田以充軍需募艇戶
以充水手督鄉團以資守衛雖皆一時權宜之策亦足備籌畫之
萬一也泰西人有恆言將才之難難於練軍簡器蓋器可旦夕備
軍可旬月成將非數年造就不能成材也况海程之夷險輪船之
駕駛尤非華人所能熟悉若無將才則船礮均歸無用以後防務

稍鬆擬請我公與將軍紳士籌出款項於省城開兵官學校專請西人教習粵人與水習與洋人尤習從前三元里三山村之事頗以義勇聞若得我公造就之訓練有年大可以作腹心之寄小亦可收指臂之助此尤於大局極有裨也俄人因還地事派遣來駐大平洋者兵船二十號分泊日本海者現有數號其陸續來而未到者據新聞言俄廷傳諭暫留勿往朝廷既暫赦崇罪聞曾侯到俄後俄廷派水師提督即新派督帶大平洋海軍者再與開議雖傳聞不必盡實而和局似有端倪如天之福或當兩國和好以紓其民也論者每疑東國議將合縱謀我如璋以爲彼族深悉外交利害其國不爲無人况府帑空虛朝野乖離助桀爲虐必不其然惟人情變幻自當隨時詳察密探若萬一開戰必當告以公法使守局外中立之例嚴禁接濟耳南藩一案因未遑兼顧既暫置度外知關塵念

敬以附聞

上左爵相書

宮大保侯中堂鈞座竊如璋欽仰 德望之日久矣伏維天祚
大清篤生偉人 中堂以命世大賢扶中興景運洪楊遺孽親手
削平 聖明知人自陝以西舉以畀公萬里之外數年之間卒能
殲除大憝復我舊疆近頃入輔大政兼總外交天下志士無不額
手如璋伏念古之大勳勞於天下者代有其人而求如 中堂之
出入將相敷歷中外則爲前此所未有雖然古人之名臣碩輔助
成名立類多簪筆昇平優游臺閣樂無事之福而如今日時勢艱
虞強敵凌逼則又爲從古之所未有也如璋嘗縷指論天下大事
謂有待於我 中堂籌畫者甚多鴉片一物流毒中外耗損金錢
不知凡幾此物不絕將士氣日荼國亦隨弱是宜禁洋煙耶蘇天

主邪說蠱惑習教之士動倚彼護符以挾官欺民民教齟齬常激大變是宜平民教外來客商歸地方官管轄此爲歐美各國通行事例而今之條約外人犯罪歸彼領事動輒左袒欺我良懦甚至通商港岸華民有事亦聽其並坐堂皇侵我內政反客爲主國紀何在是宜復法權各國海關輸入者百取二十輸出者百取十以爲常例惟我國海關課稅值百取五天下萬國無此輕則而內地所設厘關復聽其輸子稅通行無禁莫大餉源聽彼挾制殊不值也是宜增關稅通商以來凡遇交涉皆低首下心沁沁俛俛坐兵力不足之故耳地球諸國皆船堅礮利橫行洋海而我不籌防將日受其侮慢要挾而莫敢撐拒是宜精練海陸軍而如璋以爲無形之大患尤關於國計民生者又莫若金銀流出之爲害開港以來三十餘載輸入之貨浮於輸出金銀流出每歲千萬於此而不

爲防日朶月削禍深於割地數鉅於輸幣十年後必無可練之兵
無可籌之餉四海困窮國不國矣欲彌此患自非加意於通商竭
力以改約增內國貨殖之產以杜外來消涸之源未知其底止也
夫中國之積弱久矣中外大臣動言自強而年來孱弱如故則以
內亂未平勢不能爲也今 中堂以大有爲之才乘得爲之時席
能爲之勢若告之我 后商之同僚舉他人不能爲者次第爲之
豈惟薄海生靈之慶將亞細亞全局實賴之如璋自奉命出使於
今三年覘國無能柔遠無術顧以聞見所及竊謂中國莫急之務
蓋在於此故略陳其梗概惟 中堂垂察焉如璋現旣差滿不日
回國尙當趨謁 崇階詳陳條件面請 訓誨惟中堂進而散之
臺北府知府林君神道碑銘
自司馬遷作史記立循吏傳歷史多因之然皆異世史臣之所編

輯未有舉當時政績宣付國史者也我朝聖聖相承痼瘵民瘼慎簡守令以司牧之其治績尤異者詔書褒美加優擢焉所以風厲之者至矣承平日久人滿政煩良莠雜糅獄訟紛劇加以軍興征繕隸胥或因緣爲奸而有司承乏頻仍更調雖有慈惠之長亦苦於莫展其才於是天下益思循吏同治中大學士祈公雋藻疏請特立循吏一傳以爲今之循吏操術爲獨難自是中外大臣搜訪甄錄奏列國史者僅僅數人誠難之也而吾友林君與焉君諱達泉字海巖廣東大埔人也祖克堂父春山監生均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自爲諸生以天下多故喜講求經世之務咸豐辛酉舉於鄉值髮匪餘黨竄粵東君以在籍團練敘保知縣嗣以從征西捻論功擢直隸州知州歸江蘇補用并賞戴花翎同治己巳君赴補江蘇委辦洋務局兼督海運以勞保俟補直隸州後以

知府用庚午署崇明縣縣俗健訟案山積君至一一整理日坐堂
皇隨判隨結前者折服後者大畏甫及期調署江陰君治之如治
崇明又明年奏補海州州瀕海廣斥土瘠民疲每歲五六月禾黍
被野羣盜出沒其中俗名青紗幃官吏莫能蹤跡君下車廣設方
略會營捕治之獲渠魁趙慶安張飛豹郭佃揚等置諸法閭閻晏
然君素精治水曾於崇明濬沿海港汊於江陰濬城河及東橫河
又督辦大湖水利州故有甲子河久淤值歲旱君籌款修之以工
代賑其他捕蝻蝗課蠶棉皆竭力舉辦州民愛君唯恐君之速去
也乃未三年已擢授福建臺北府矣臺地孤懸外海藩蔽八閩而
淡水實扼全臺之要自通互市議墾闢事繁而任益劇同知秩輕
不足資鎮轄光緒元年乙亥廷議改設知府命疆吏揀員授之閩
浙總督何公璟閩撫丁公日昌故兩江總督沈文肅公葆楨僉以

爲非君莫屬因會疏請補部臣持例議駁奉 旨命往戊寅三月
君抵臺北任府治新設百度草創君定經制核征課籌防墾荒兼
辦撫軍營務時值後山番擾君冒暑瘴治事晝夜不少休君以荷
皇上持拔感各大府知遇思有所以報故疲勞不自知而君之
病已伏於膏肓矣會封君訃至君日夕悲號疽發於背竟以十月
九日卒於官署君之爲治苟利於民則并心孤往皇皇然如恐弗
及雖艱危痛瘁人所不堪而君不以爲難也故所至之地民皆感
其誠侍郎彭公玉麟巡閱水師過崇明見老人饑踣於道與之食
慰問之老人泫然曰使林縣主久任此吾邑豈有餓夫哉後彭公
以語沈文肅且曰吾嘗襍被宿其官舍三日廚傳肅然與之語樸
誠無城府識遠而意懇誠良吏也沈公亦曰吾昨晤江陰紳士問
邑令賢否則曰如前令尹林公誠不可再得得其次者民已受賜

矣誠如公言良吏也因相與歎賞之沈公兩疏薦君臚此語入告天下傳誦焉君之卒也沈公尤痛惜之疏請采君政績編入國史循吏傳閩浙總督何公閩撫吳公勒公亦憫君以死勤事奏請奉旨優卹特贈大僕寺卿銜余與君生同里少同學同舉於鄉及試春官又同寓京師者三年故與君交最密知君亦最深君少壯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家故貧見輿地之書及兵家言輒典衣購之好與余縱談古今得失聞者或笑其迂而君顧益自奮發不少撓乙丑試於禮部不第豐順丁公方官蘇松太兵備道禮致之幕下曾文正時督兩江君上書論時務文正手批其牘有高掌遠蹠迴越時流之語君已從當時賢豪游益博求天下之故研廩而剖析之丁丑余奉使日本君方治裝出臺相遇於滬上余語之曰君嚮者喜讀藍鹿洲東征諸集今赴臺將舉而措之耶君謂今之

臺灣筦鑰中外又非昔比出所爲治臺五策其規畫洵遠且大余方冀君克踐其言曾不意中道遽殂喪也以君之才駸駸且大用使得享大年爲國家任艱鉅樹立閎遠當有與近世諸名臣後先媲美者乃其所設施竟止於此豈非天乎然君服官僅十年位不過二千石所治都邑皆未久卽去而其歿也百姓思之大臣惜之天子悼之史冊書之近古以來不數覲也可不謂人傑哉君卒年四十九子四振庚廕監生錫恆候選主事振江振瀛振庚等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原乃爲銘曰

設官司牧爲民父母惟以誠求乃同好惡肫肫林君有如召杜民或痛疾君則摩撫初宰崇明頑猾革心鬪雀消角鳴鴟變音出其精神灑爲甘霖掩枯潤瘠澤下尺深旋治江陰風教露養去塞通流備饑於穰巍巍高祠季子遺像於飲於社明禮教讓大府謂能

遷君海州俗疲而悍盜逋若猱倏忽出沒不可迹求君始下車卽禽魁酋非種以鋤休養是務捕蝻課耕醴渠植樹樹樹陰中聲鳴機杼昨日無襦怨君來暮所至卽治其蓄孔長詎惟吳會實國保障睽茲臺北閩海是曷苟乏長材操刀懼傷三節度使僉推君才交章入告帝曰俞哉試之邊要荒僻爲開乃涉大海躬除草萊民有流移君輯其戶番有反側君禦其侮邊徼之防君飭其伍市舶之來君平其賈化俗以文詰奸以武盡瘁一官不遑將父忽遭閔凶天平大苦中道摧殘羣黎失怙凡君之政胥本至誠投艱膺鉅力專以精人或動色君恬不驚豚魚且格而况編氓古之遺愛今之循吏 國史垂聲 殊恩疊被民不能忘君亦不死我勒斯銘以風有位

江西補用知府朱君墓誌銘

同治甲子大軍克復金陵洪逆前斃餘寇四潰僞康王汪海洋率悍黨竄江西南趨贛州圖踞閩粵巖阻爲負隅計汀州者居福建西北上游由贛入閩要隘也閩撫徐清惠公思易一良守而難其人君適以知府發往公素耳君名一見卽檄署汀州君以賊氛日逼事宜速請航海過潮散家貲募勇赴守公壯而許之君馳抵任與汀州鎮關總兵鎮國籌備敵之策以守城不如守隘乃率隊進扼瑞金賊來爭險力戰卻之相拒月餘日賊不得逞乃繞道破武平襲陷漳州閩南大震恪靖侯左文襄公督師入閩復漳州賊回竄廣東之嘉應當是時賊蹤飄忽數百里間蹂躪殆盡徧而終不敢深入汀境者以君之備禦嚴也各軍會勦絡繹於道君具芻米轉軍械夫役不擾而師飽以有功卒困賊於嘉應全股撲滅蓋君之力爲多大軍旣凱旋君隨宜撫綏民以不困居二年受代回省

辦讞局獄有疑力爭不阿左公深器異之先敘平賊功保補缺後以道員用至是復稱君敦樸有守不肯隨俗波靡列章薦之漳州濱海俗悍難治因奏君往署朝廷念君前勞特授是缺以與潮連界例調延平府而留君治漳君下車寬猛兼用尤嚴絕屬吏苞苴署觀察某者不便君所爲枉狀陷之窮治無所得乃坐失察落職時黎公兆棠備兵臺灣邀君渡海辦鹽務君改章疏引力除積弊歲增課鉅萬商民以爲便至今賴之十二年援例開復改官江西大府咸知其才事有疑難者輒倚君以濟歷辦樂平德興鄱陽等縣械鬥暨都昌爭壩新喻毆官等巨案皆端緒紛紜積年累月不得要領者君至條分縷析一訊卽結蓋能濟明以恕訟者大服其辦理會城保甲詰奸宄綏良懦日久而民安之在江右十二年嘗署南康及九江兼攝廣饒九南南道事君治之如汀然督不久卽

去未能盡展其才也卸九江篆決告養母夫人馳書止之重違親意未卽歸大府又委辦涂家埠釐務甫逾月遽以疾卒乃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年六十有二汀人思其功建祠共尸祝之並僉呈大憲准咨請祀名宦云始君爲諸生與弟以鍊同受知於全文恪公君饒幹略具悉地方利病凡官於潮者有所廢興必諮之時方多故土匪之圍郡洋盜之劫關恃君無恐以其暇築隄盪水爲鄉閭利旣積功保至藍翎知府矣故甫出山試之盤錯而輒效方其遏亂集殘聲績日著大吏薦之天子擢之且駸駸嚮用矣不意中道齟齬竟浮沈一官以老也自髮逆倡亂二十餘年所過殘破有能守一城捍一邑類膺顯擢由守令薦陟封圻赫赫者未可一二數也以君視之其獨歉彼乎哉君性簡約不立崖岸與人酬無智愚少長咸得其歡至其有所執持則毅然不以物惑事母

夫人孝能順承其意家居朝夕定省雖有疾不輟也兄弟七人友愛極篤服官二十年祿養所入輒以濟家增祀產及調戚友之窮者不屑屑私以自殖其內行篤至如此君諱以鑑字寶珊澄海人世居郡城曾祖諱在浩祖殿碩父諱莆瑞俱以君貴贈通議大夫妣劉氏贈夫人生母陳氏封太夫人夫人鄭氏海陽鄭德彬通奉次女婉順相莊賢助也先十七年卒葬郡東烏石鄉黃田山光緒十四年某月某日諸子奉君柩葬於郡西北之鳳山遷鄭夫人之柩合窆焉子三人之濤附貢生福建同知之濃例貢生之湖幼女二人孫九人女孫三人璋與君善因之濤昆仲之請不辭而爲之銘

嗚呼朱君才與時當一麾出守攬轡高驥有推而挽或曳而傷方馳遽蹶中道迴翔詎人力之所爲抑天命之有常吾聞爲善者無

不報殆積久而餘慶斯石不朽吾爲銘其元堂

秋槎太史像贊

茶山之秀蓬島之英出司民牧所至有聲儒吏丰裁不與俗伍學
道愛人絃歌化普惠留夔峽神歸閩風爲文絢采輝映川東誼屬
昆弟義兼師友感念平生典型尙有

何少詹文鈔卷之下

邑人溫廷敬輯錄印行

戴培基助資

國史館傳

林達泉廣東大埔人咸豐十一年舉人江蘇巡撫丁日昌以達泉留心經濟延至幕中每論古今輿圖武備及外洋各國形勢歷歷如指掌日昌推重之同治三年髮逆擾粵東達泉回籍辦團練勇籌防悉臻妥協保以知縣選用七年以隨剿山東捻匪功得旨著免選本班以直隸州知州歸江蘇補用並賞戴花翎旋以委辦江蘇機器局著有勞績賞加知府銜八年以辦理通商洋務兼辦海運出力命俟補缺後以知府歸候補班前儘先補用尋委署崇明縣事崇邑四面環海民情健訟達泉下車革陋規清積牘增修城垣疏濬河渠又勸諭紳董建橋梁置義塚籌書院膏火設同仁育嬰堂凡有利於民者善政靡弗舉去任時父老遮道攀留有泣下者其後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閱水師過崇明遇老者饑踣於道

與之食泫然曰若使林縣主久任於此吾邑豈有餓夫哉其輿情
愛戴如此十一年調署江陰縣事城西申浦地方舊有延陵吳季
子墓兵燹後祠宇蕩然達泉履任以季子開南國文教之先捐廉
修建祠墓並於書院設季子神位歲時致祭籌款生息爲賓興經
費以作士氣邑有內外城河歲久淤廢達泉捐資開濬又桃東橫
河灌田十餘萬畝民利賴之江邑向無義倉達泉擇地興建並擬
積穀章程十條勒石以垂久遠光緒元年補海州直隸州知州先
是海屬被災達泉奉委查勘海沭鹽河工程卽請以工代賑及抵
任次第興辦開濬城外甲子河一律深通並挑玉帶河四百餘丈
修建橋路增築堤防民咸稱便州治地瘠民悍夏時高粱茂密盜
匪淵藪其中比歲歉荒乘機肆劫達泉屆時出巡擒巨憝數人置
之法境內肅然值歲旱蝗達泉設壇虔禱不三日甘霖大沛督民

捕蝗設局收買是歲蝗不爲災州境土不宜桑達泉多置棉田設局教民紡績並廣置桐柏雜樹於城外錦屏山麓人比之召伯甘棠云時臺灣新設臺北府自彰化大甲溪以北直通後山蘇澳地方政務殷繁且有中外交涉事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等以達泉器識閑遠潔己愛人奏請調署臺北府下部議行部議以隔省調署知府與例不符奉 旨林達泉著仍准其試署嗣後不得援以爲例達泉抵閩卽上治臺諸策旋赴臺北任議興建減徵收整頓防營設法招墾因地制宜悉心經畫並籌勸晉豫拯捐集款甚鉅因事多草創過於操勞遂得咯血疾四年丁父憂悲痛之餘疾益增劇十月卒五年兩江總督沈葆楨疏陳達泉歷任政績請宣付史館列入循吏傳以彰治行從之

卷之三十一 雜記

十一

林太僕文鈔卷上

茶陽三家文鈔四

晁錯袁盎論

客說

平捻策

潮州事宜

治臺三策

全臺形勢論

福建巡撫半年駐省半年駐臺論

晁錯袁盎論

晁家令之死賊臣袁盎陷之也盎胡以陷家令盎與家令積惡不相能也二人胡積惡乃爾家令忠於漢盎通於吳而爲賊於漢漢吳不並立故忠與賊不兩全家令不殺盎則盎必殺家令情勢之所必至者也盎之通吳賊漢奈何曰盎爲吳相而多受吳金錢故居間而爲之助夫吳楚逆謀蓄之非一日矣盎如忠於漢者則當如枚乘上書諫吳王可也不惟不諫且多納其賄於其連兵舉事

攻城剽邑之日猶飾詞明其不反夫趙高指鹿爲馬馬與鹿猶有物爲之抵吳楚反而盜竟言不反其欺罔豈直趙高也哉盜如非通吳賊漢當不爲是言賊漢而必欲殺家令奈何曰家令者漢之忠臣也忠臣去則景帝孤立於上而公卿大臣箝口不敢主持滅吳之計其懷貳心如袁盜者可以從容向外輸情於吳旣輸情於吳又得假乘間得脫之名而爲間於內幸當時梁王固守以老吳師亞夫得以成其堅壁之謀不然盜爲吳間其不爲李景隆開門納棣者幾希或曰家令之削吳楚毋乃激之反歟曰吳楚蓄逆謀削亦反不削亦反遲速之間爾然遲反禍大速反禍小我仁廟所以毅然定撤藩之計也曷可以不削然而於削之外別有可以善全之道歟曰有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是也然錯之時已無及也賈生亦言失今不治不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是以

家令不幸而承其敝非家令之必出於削也然則家令請帝自將而已居守毋乃自擇便利歟曰此乃家令至計也高煦反樂安宣宗自將恐諸大臣爲所劫也吳楚七國皆親王非帝無以鎮壓諸將而奪其外向之心幸當時梁王於帝最親亞夫真將軍不爲動是以有功不然誰非高帝子孫乎且盜在內非錯又誰能剪之乎然則家令之忠於漢亦有言之者乎曰當時謁者鄧公言之景帝亦恨之唐太宗尤痛家令之死比於龍逢比干龍逢比干千古第一忠臣然則家令固漢室第一忠臣也夫家令旣爲漢室忠臣然則陷家令於死者安得不謂之賊臣也

客說

楚南江閩粵滇黔之間聚族而居有所謂客家者其稱客越疆無殊其爲語易地如一余嘗思其名聽其音訪其里居之僑瘠考於

史冊之昭垂而不禁慨然曰嗚乎唐虞三代之盛吾不獲睹矣唐虞三代之遺裔與其遺民吾猶將於客焉遇之請言其略禮月令云鴻雁來賓賓之爲言客也鴻雁產於北而來於南故曰賓也其於客也亦然客始產於北繼僑於南故謂之客也客之對爲主人主人者土人也故今之言土客猶世之言主客主客之分卽土客之分也是爲客之名土之音遷地弗爲良大江以北姑勿論矣大江以南徽音異蘇蘇異浙浙異閩閩異粵粵異於滇黔滇黔異於楚南江右其土旣殊其音卽異惟於客也否客於縣而他縣之客同此音也客於府而他府之客同此音也於道於省無不如此是稱客無殊其音卽無異也且土之音或不叶於韻客則束髮而授語孟卽與部頒之韻不相逕廷蓋官韻爲歷代之元音客音爲先民之逸韻故自吻合無間其有間則雜於土風耳非其朔也是爲

客之音至其里居之磽瘠則以土籍於先客籍於後先則擇肥而棄瘠後則取其所棄而已足無暇於擇故土之占籍多平原沃野食土之毛而已充然有餘客之村落依山倚壑男女皆耕織無敢自惰又種竹樹以爲樵販無不盡之地利其壯者則多傭力四方以營於衣食蓋當客之初來其膏腴盡爲土人所墾故有司卽土人之所棄若深林叢箐狐狸之所居豺狼之所嗥俾客羣聚州處披荆斬棘以自贍給故客勤而卒苦於貧土逸而恆溺於富此先後之異也間嘗按之史冊詳爲稽核客之源流殆託始於漢季盛於東晉六朝而極以南宋何以明之客之先皆北產也居豐鎬河洛齊魯之交或爲帝王之胄或爲侯伯之裔或爲耕鑿之民皆涵濡沐浴於禮樂詩書之澤數千百年自漢中平以還中原雲擾孫氏父子割據江表九郡八十一州之地能招集賢能北方之士多

依以成名而客於是乎濫觴焉遞於東晉元嘉五胡亂華冠帶數千里之區腥膻塞路於是乎豪傑之徒相與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其時著姓則有王謝之家王謝河東太原人也自餘衣冠之族則有八姓若林邵胡何等族俱入閩中其他流民避亂江南有司爲之立南徐南司等州謂之僑軍州昔軍州今州縣謂之僑卽今言客耳降及南宋金源劃淮漢以北疆以戎索其隨康王而南或官於南而不能歸北者並散處於大江東西五嶺南北及帝昺南遷遺民益蔓延於南海之疆與土人望衡對宇往來交際迭爲賓主或聯婚媾長其子孫蓋旣千數百年於茲矣由是觀之大江以北無所謂客北卽客之士大江以南客無異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遺風流俗客其一線之延也故漢通匈奴而漢之名噪於長城以北唐通波斯而唐之名著於歐羅以西客

爲唐虞三代之遺避亂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漢回門猶曰
戎不亂華土客鬥奈何指客爲匪嗚乎客自漢以來千有餘年祖
孫父子與土人並列編氓土客之名有殊而自 朝廷觀之胥著
籍之民也客與土鬥客非與官仇世之有司聽土人之誣捏遂因
械鬥而目以叛逆竟助土人而驅之滅之必使無俾易種於斯土
也嗚呼何不溯其所由來也故爲之說以俟哀矜者之平其情解
其怨焉

平捻策

捻匪流突中原大河以南淮漢以北寇踪往來颺忽無定連兵累
年而卒未能撲滅者何也皆由戰守未得其要領故也夫滅賊之
道洵莫如戰然但以孤軍決勝遠鬥千里死傷旣多銳氣潛耗正
李左車所謂衆勞卒疲其實難用者且後有追躡而前無防禦勦

此則竄彼圍東則撲西賊終有生機無以聚而殲旃此戰之誤也
禦賊之方洵莫如守然中原綿地數千里皆縱橫曠野無險可扼
若以兵爲守卽數十萬衆猶且不給區區數萬之師隨處立防則
所防者少而所竄者多且兵以備多而力寡無所不備則無不寡
此最兵家所忌則守之誤也夫今日之捻匪彷彿明之流寇不佔
城池而掠鄉村不與兵戰而每出空虛以行無人之地此皆賊之
狡計也然鄉村日益殘破則民日絕衣食之源饑寒所逼無論莠
民卽良民或將起而思亂且田疇旣荒賦稅日少餉需不可以已
則國計將益支絀而賊於殘破之地旣無所獲又將輾轉流徙西
北完善之區必至糜爛難堪髮匪不滅於粵西以致東南數省慘
不堪問此前車之鑒也爲今之計先宜定戰守之大計以守歸地
方大吏以戰歸統兵大臣糾合民團堅壁清野此所以爲守也視

賊所向隨宜而擊此所以爲戰也試詳陳之昔熊飛百經略遼東但築堡插柳而遼之存亡視公之去就盧忠烈督兵大名鄖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致饑疲嘉慶間川楚教匪德侯奏堅壁清野其時以糜費擾民阻隔不行而糜擾益甚厥後額侯經略川楚奏請行之立見功效破天下之巧以拙馭天下之動以靜公輸之善攻固不如墨翟之善守且民各有田廬室家有司之官果能倡率其民聯絡其衆則其守必固或曰今之堡寨類多仇官仇兵而通賊倚民爲守守安可恃予曰是官之過兵之過非民之過也今世貪污之吏類多朘削其民其庸怯自守者則亦任胥役騷擾視民之疾苦如秦人視越肥瘠民奚爲而不仇官至於兵勇大抵過一家勒一家過一寨勒一寨故兵一至民卽閉寨不令其入兵亦恨民不待以禮聽賊攻寨而曾不爲救然則兵

自擾民不恤民耳奚爲而不仇兵若夫寨中非無莠民然良有司能去其害苗者則彼亦何至通賊惟在地方大吏遴選有風力之道府州縣使之舉擇公正才能紳士誥誡愚氓設立堡寨賊來則完守入保有通賊者必殺無赦更時爲巡視鼓舞激勸使鄉與鄉聯縣與縣聯聲勢相接則民自與官合而爲一又統兵大帥嚴飭兵勇無許騷擾民寨民寨一受賊困卽以遊兵馳往援應以示德於民則民與兵合而爲一民與官一民自樂而爲守民與兵一民更有所恃而可守千里之間崇墉屹屹形格勢禁賊欲掠則無所欲攻則救至遍地堡寨卽遍地羅網賊必饑疲而無所得食可以不戰而屈矣此所謂糾合民團堅壁清野以爲守者也兵法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善用兵者譬如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故用兵之道不可太分

太分則勢散漫蓄力不厚亦不可不分不分則聚於一路而難於出奇今宜分爲三軍屯集要害賊無可乘則各自爲軍但爲遊兵以牽賊勢而不以孤軍零星赴戰賊有可乘則風馳電掣刻期趨戰併力擊之則饑疲之衆必死於諸將之手此所謂視賊所向隨宜爲擊以爲戰者也是故以民爲守則吾之整可以禁賊之抄掠以兵爲戰則吾之暇可以制賊之死命戰守各分其責戰守乃各奏其功不然將恐滋蔓難圖禍猶未艾也

潮州事宜

竊以潮州風俗其敗壞非一日矣官斯土者旣鮮昌黎居海濱者遂殊鄒魯相推相盪以迄於今盜賊械鬥之案層見叠出居者惴惴莫保行者到處攔截非有大鄉包保及設幫護送則亦必遇劫掠昔年號稱易治者今若同於異域邇年有司亦嘗帶勇下鄉剿

辦而其俗曾未之改其故何也知治潮而未知所以治潮也良醫之治病也必明其標本近病可以治其標而久病必先理其本總宜扶其正氣去其邪氣則爲補爲瀉各得其宜而病可以愈夫潮州之病深矣治之者豈可但治其標而不探其本泉以爲潮州之病在於盜賊械鬥而其致病之本不僅在是是何在首在有司次在衙蠹次在不肖紳衿次在土豪請詳言之世之官潮者無不曰潮之州盜賊所產械鬥成俗最難治者也夫旣曰難治吾意必以爲畏途裹足不前也然曩時諺語有云官運通選廣東又曰走廣不到潮枉費走一遭故京師求官者無不爭鶩於廣東更無不爭湊於潮近年潮州敗壞極矣而官潮者仍未始不爲美缺其故何也鄉多寶玉故厭清貧者無不爭挈眷南來也夫潮之官豈盡如天下之官乎若潮之官皆如天下之官知潮州當不至敗壞若此

也夫天下之官豈無得賍者然亦不敢公然爲之至於潮則豈但官之公然爲之而已民且恬然不怪若官之爲應得焉其稍能辦事而得賍不甚多者民且歌頌不止此無他饑者甘食渴者甘飲久行烈日中雖得惡木亦欲借蔭而憩也何以明之如縣府考試詢之各省無賣案首者潮則沿成習每試必賣或併十名前列而賣之而應試者亦未嘗怪惟不賣者且頌官認真考試此一證也又如兩造對訟稍有理者以財輸官官略爲分其曲直或且爲之調停則民亦不責其得賍而以爲能辦事卽枉法得賍而但萬取千千取百民亦弗敢譏彈此又一證也惟最不肖之官串通不肖鄉紳無事酷噬善良或借軍需强行酷派侵吞入己民乃加意怨謗故潮州之官易以得利而難獲惡名也近年以來愈出愈奇幸災以爲利樂禍以爲福如械鬥一事民之災禍也彼不肖者或且

幸其有當其曲時置之不理待兩家自息彼乃帶勇下鄉不分曲直飽欲卽歸以爲得計夫官以治民者也今反擾之以取利焉則亦何貴乎官哉故曰其上在官者此也官旣以潮爲利而潮之衙門若猾書若蠹役無不緣以爲利其猾書則興滅詞訟可以禍人子不下一二百人少亦數十拜其門者或百餘元數十元不等大抵殷實之家懼府縣衙門賤削故欲倚大憲衙門以爲保衛亦有倚勢以作威者亦有竄身以避罪者道鎮衙門以外若府縣之房科民之託跡者亦不少以書吏之微而勢燄如此非有可以操其禍福者在乎若夫蠹役則尤靡惡不作其所謂差總者錦衣美食手下白役無數從前下鄉辦案帶白役數十人乘轎下鄉取盈始已今則械鬥之鄉差役亦不敢遽往然而城中猶私設班館若阜

班若快班若民壯班無不賃據民房禁押無辜非刑拷打必遂所欲而後已稍或不遂每至押斃泉嘗赴試至郡試館隔壁卽是差館每至靜夜聞拷打叫苦之聲不絕令人酸鼻以官府之尊猶不敢妄拿平民有罪亦未嘗非刑酷打而此輩乃如此橫行言之髮指夫書役以行法者也今反以亂法所謂其次在衙蠹者此也潮州之衙門旣尊潮之不肖紳衿亦依附衙門其雄桀者則與官聯爲一氣每民間訟事必爲關說過付或官欲勸捐則妄指某家殷富肆行逼勒官亦喜其能開財路倚爲心腹間或訪拿犯人官與之謀彼亦曲爲設法以一二事取信由是逞其威福肆其機詐或含沙以中害善良或袒庇以解救匪類官無不惟言是聽由是權之所在善良殷戶無不懼其勢燄奉若神明而匪人望其袒庇亦遂依以爲主蟠結黨羽威行鄉里此亦一大盜也至於憊衿劣監

未能交官者亦聯絡書役以嚇詐取財以袒縱市德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幾於全無直道此亦何殊於盜乎不肖紳衿肆惡如此乃復顧盼自雄而世之無知者亦遂以狡猾爲幹濟相與敬之重之慕之效之風俗由茲日偷人心因而大壞夫紳衿者民之望也而不肖者如此又何怪紳衿以下者哉所謂其次在不肖紳衿者此也倚官以濟惡者不肖紳衿也杭官以肆虐而與不肖紳衿聯者則有土豪土豪出於強房其子弟甚多而又糾集無賴恃其黨羽無所不爲佔人田產霸人房屋稍拂所欲則糾衆焚殺以至道途劫掠無非其黨至於械鬥亦以其人爲主謀所謂盜賊之魁也其下於此者則或開人當或以財資賊出劫而已坐地分贓亦盜賊之巨窩也所謂其次在土豪者此也至於潮州盜賊盈千累百無有紀極潮之械鬥小隙便動干戈不止一鄉盜賊械鬥二者皆衆

所共知以爲病者無俟詳言夫潮州病之顯著既有盜賊械鬥如此而潮病之來源則有司之誅求衙蠹之酷噬不肖紳衿之訛詐與夫土豪之橫暴又如彼加以近年以來土匪構煽於內髮匪侵凌於外水旱疊至饑疫頻仍貧弱小民無以爲生凋瘵殘破可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聞方伯大人敷政嶺南詳求利病泉草茅下士謹以潮州疾苦具列條陳敬呈 鈞覽

一曰慎選牧令漢宣帝云使斯民無疾苦愁嘆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本朝康熙之間每逢大計某令入覲 天子延見問民疾苦蓋甚矣刺史縣令之重也故一郡得其人則一郡治一縣得其人則一縣治潮州官吏大抵多貪非酷卽懦貪則有以殘民生酷則愈以耗民氣懦則又毫無風力爲民所玩盜賊無以望而生畏今宜反此倘得慎選廉幹慈惠之良分莅郡邑則

事可不勞而辦

一曰約束衙門况鍾治蘇先取書吏無狀者杖而斃之由是百事奉命惟謹蓋衙門者閭閻之標準於此而不端其的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乎潮州衙門蠹書蠹役及家人等官每爲之袒庇甚或與之朋比卽橫啗平民官亦知而不問或且從而助之是以敢於無所不爲若旣慎選牧令吏尤請飭令有司嚴爲管束家人書役且當懲其書役之橫暴者以湔惡習其庸懦不能辦事者亦宜裁汰

一曰拆毀私設班館夫狴犴者先王不得已而用非欲置民於罪也然官設之猶爲治亂之藥石私設之實爲陷民之羅網請飭有司將各縣私設班館概行拆毀或勒令搬移其無辜酷押者概行省釋仍重懲造孽最甚之差總以快衆心並請飭有司勒

碑示禁

一曰清理獄訟帝王御宇每於求雨求晴時令司寇省釋冤濫懼傷和氣也潮州監倉中禁錮無數其中情罪確實之犯固不乏人而枉抑無辜者亦復不少請飭有司大爲清理有罪者罰無罪者釋以消怨氣而召休祥

一曰疏遠不肖紳衿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必不可得且適足以梗吾令有如前項不肖紳衿請飭令有司預爲疏遠其情罪可惡者不妨稍懲一二以返惡習斷不可與之謀畫

一曰延訪紳衿耆老不肖紳衿宜疏遠者以其把持衙門魚肉鄉里也然潮州之弊尤在官民之分大嚴上下之情不通以致民間疾苦壅遏不得上聞有司亦無以知其曲折以施其政教此所以愈治而愈禁也請飭有司開門延客其於紳衿有德望者

或有才而可以棄瑕錄用者不憚廣爲諮訪其有方言難解者亦不憚詳爲翻譯或給以紙筆使之條具利病有可採者採之無可採者置之其於下鄉時亦不妨延見耆老優以詞色使得自達其情民見官之親我而不仇我也則其頑悍之氣帖然以平然後爲之廣爲化導嚴其約束誅其非種而撫其善良自必令下如流水而無所扞格矣昔李方赤方伯爲潮州觀察時卽行此道更有誠求錄令紳衿耆老密疏利病以故巨匪渠盜不用兵而獲潮民至今思之不置此爲治潮下手一關頭不如是則關隔不利雖有良藥無所用之

一曰多設公正族長房長潮州大姓人衆者或至萬餘或至數千請飭令有司擇各族中公正殷實之人多設族長房長或百家一人或數十家一人官府於此等族長房長稍爲優待或下鄉

時延問其鄉利害並責其約束子弟如有不法者卽行緝送庶不致散而無紀其非巨族則設約正以統之

一曰實行保甲先行城中次行於近鄉次行於遠鄉依序行之勿大急遽勿有擾累一行保甲則爲匪者有所箝制且按籍而稽可以知其鄉之衆寡人之強弱某某之善惡凡有措施易於爲力再查保甲可行於城內外於鄉村似屬非宜鄉村卽用族長房長約正便是

一曰令親族緝送匪徒絕其報復夫爲匪之人豈獨疏者受累卽其親族已先受其殘削其恨之也久矣然親族恨而不敢首告不敢緝送蓋有故焉一則恐其家埋怨構釁二則恐衙門需索必多煩費三則恐糊塗官吏縱放還家必受報復之害四則恐貪酷官吏反聽信匪徒誣扳轉噬其緝送之人竟置匪徒於不

文陽三多三金 卷四 才三
問泉嘗見某縣縣令審問水保所送竊盜妄報多賊誣扳水保該令聞賊多垂涎反置賊不問竟於賊前喝打水保及水保呼冤乃免鞭撻倒行逆施竟至如此潮州有司如某令者當亦不少是以無人首告無人緝送請飭令有司戒諭衙門毋得妄行需索並責令該親族緝送匪徒毋得袒庇則其家自不敢埋怨迨至送出卽爲審明如實卽爲嚴辦庶匪徒還家不得再行報復

一曰拿匪分別良歹夫拿匪而不分別良歹則爲匪者逍遙事外而不爲匪者反受波累雖曰拿之適以助匪爲虐耳潮州近年來何嘗不拿匪然往往縱令衙蠹搏噬無辜以爲利藪而爲匪者反置而不究是以正氣日衰盜風日熾請飭令有司分別良歹卽父子兄弟亦罪不相及差役拘犯准令公正紳衿保領不

遽施刑無保乃坐如差役借端妄拿立置重典惟於著名積匪務必悉數弋獲以除民害

一曰諭息械鬥重治構釁匪潮州人情强悍每因言語小釁便興干戈及鬥之久相爲敵仇積而不解然其中惟有爛匪數人倡首脅衆其餘明白曉事者亦欲急於求息請飭令有司大張文告除前事不究外惟下車以後不准更加械鬥如仍不改必先辦起事之家俚言開導諭以和宗族睦鄉鄰大義及警以械鬥之受害慘烈殺人人殺不過一間隱以動其天良潛以柔其驕悍而有司簡從下鄉親爲兩家調停或惕以威或化以德勿憚煩苦吾知民雖强悍必將解甲釋兵待其和解然後擇其構釁爛匪分別辦理以免後患並出示嚴禁仍令各鄉建立社學義學俾各鄉子弟讀書明理以消悍氣則械鬥或可以息

一曰分別完欠豁減積逋潮州蠻鄉抗糧不完者無數其始皆由有司不分皂白縱聽差役妄拿完戶如該鄉有人欠糧不能向本戶追討反從其不欠者責令代償該鄉有人赴城及童生赴試者悉爲拿禁而欠戶反得脫身事外民以爲欠與不欠總無分別是以相率效尤官若帶勇下鄉催征則相率旅拒及官逼之急則公領錢銀償官兵費官亦廢然而返卒不能徵民亦足跡不至城中由是城與鄉岐而爲二各鄉考試童生日少往往數千人之鄉並無絃誦之聲城中生意無鄉人交易亦日漸蕭索而有司之法日玩 國課日積日懸皆由官不分別完欠以至於此始則害民繼則害官終則官民交受其害今蠻鄉積逋亦不少矣若一概徵之民恐難辦卽欲一概徵之官亦不能此項錢糧留之祇爲紙上空文豁之實彰 天恩之浩蕩昔元

魏時盜賊縱橫魏主嗣欲大赦以安之左右諫止曰民亡爲盜若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欲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不與之較勝負赦而不從誅亦未晚乃大赦而討其不從命者盜賊以平請於潮州蠻鄉積逋詳請奏 旨大爲蠲免而後課其新收卽謂錢糧緊要亦宜酌減多少然後大張告示令該欠戶赴城完納或有司簡從下鄉催徵嚴禁差役妄拿平民如或抗拒不納不妨三令五申仍不納乃不得已而用兵吾知潮民雖蠻當不至大爲違悖也如違悖亦可殺之不怨夫豁減之說似屬便厚於民然從此源源徵收可免積欠則於 國課亦未始無利也如不能豁決宜禁止浮收分別完欠

一曰訪拿土豪曩時苗獠土官肆虐於其部我 國家猶興師撻

卷之三十一 金 卷之三十一 一 三十一
伐誅其長而撫其民此改土歸流之議所爲善也夫未隸郡縣者猶欲以郡縣之法治之况在郡縣之中乃敢抗官拒捕劫掠焚殺靡惡不作此等窮凶極暴實爲覆載所不容請飭有司擇其尤無狀者嚴密緝拿置之重典如敢恃衆逞強亦宜以兵逼取以舒小民之憤以示 朝廷之威以儆強暴之效尤此雖難辦然柔不茹剛不吐亦不可不妥爲措置也此事不宜輕發發則期於必獲方不爲小人所玩一爲所玩則以後禁令皆不能行矣

一曰請獎捐項閱邸鈔山東閣撫憲奏山東官吏捐銀撫憲以下至州縣等官多少不等少或至百兩內外皆彙奏請獎江西沈撫憲屢次奏請江西紳民捐款按數加廣學額其餘各省請獎亦復不少近年潮州捐項爲數甚鉅並未見之奏報不知該項

如何着落倘得飭令有司彙造清冊或詳奏請 旨優獎本人或核數加廣學額則民氣自必踴躍

一曰封禁賭館潮州賭風最盛平時開館者大抵文武衙門差役兵丁及在地不肖紳衿若遇考試之時往往廩生生員包攬實足敗壞風俗請飭有司嚴爲示禁

一曰整頓書院潮州韓山書院近年以來百凡苟簡諸生住院者不過三四人山長亦常不在院課文發案每至二三月之久有名無實士風偷惰至是而極請飭令有司力爲振興務令士子敦品尚學其各縣有書院者亦宜整頓毋或懈弛此雖似緩然士爲四民首又百年之計樹人昌黎治潮延進士趙天水爲師潮士遂篤於文行延及齊民則亦今日之急務也

一曰變革風俗夫風俗之盛衰治亂之所係也近年以來潮俗日

薄恃狡者詐恃强者力相陵相競惟知顧利卽有守正之士亦往往隨波逐靡不能自樹請飭令有司抑其浮澆崇其樸實隨時示以標準庶狂瀾滔滔可以稍返

此十七條者治潮州之大要也總之治潮州者不可有營利之心尤不可無愛民之意不僅恃德而非先以德則民不懷不免用威而濫用其威則民不畏視民如子疾惡如仇保其善良鋤其奸暴則盜賊可平械鬥可息 國課可完從此有司亦可鳴琴而理矣張益州云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故民亦自棄於盜賊今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蜀人感其德畫像以祀夫潮州亦昔日之蜀也特治潮者無益州其人耳昌黎治潮鱷猶南徙潮亦何不可治也謹詳爲條陳以

俟採擇

治臺三策

全臺自日本構釁以來防海開山連年不解金錢糜費數百萬將士死亡殆及萬九重崖南服之憂疆臣勤東土之駕卒之功效杳然而勞費未艾推原其故皆由措置未能因時而當軸者不翻然思所以變計也今爲總籌全局條三策以權其得失爲後山之策則曰以退爲進逐漸而前爲全臺之策則曰用海而不用山爲理財之策則曰求己而不求人試詳爲申論以冀當軸者之垂聽而採納焉今爲後山之說者輒曰全臺孤懸海外外人虎視眈眈若但防前山而不開後山則浸淫潰敗卽在後山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其說誠思深慮遠而不知日本未構釁以前外人於後山可藉口於非中國版圖或欲伺瑕抵隙日本旣構釁以後中

國鑿山通道凡外洋之國固無不知後山爲中國版圖矣彼明知中國版圖而再行佔奪是明明欲與中國開釁也彼果欲與中國開釁則前山可也何必後山且於福州廈門上海可也更何必後山故拒虎進狼之說按以今日時勢可決無慮者也查後山自蘇澳以南至新城一百五六十里峭壁崎嶇人馬難走并無平埔可耕之士其外又俯瞰大洋波濤激盪海風狂烈此開之亦無用者其自新城以南至花蓮港五六十里稍有平埔然荒榛宿莽生番出沒少留兵不足以防番多留兵則不免過費此亦可暫緩議開者惟自秀孤巒以至卑南覓東西兩面大山足以障蔽海風中有平埔二百餘里又有川流五六道水土和平無瘴癘之疾實爲後山菁華所萃聚是宜由近及遠全力經營屯戍一二營頭招集農夫置礮設隘數年以後收獲得利則墾戶必將日集再二三十年

新城以上亦將逐漸而開如此則勞費少而功效易見此所謂以退爲進逐漸而前措置後山之一策也今爲全臺之計者輒曰防山卽以防海故議開後山以杜覬覦之萌議築砲臺以爲禦外之規此亦深慮遠識惟後山之開既有前策以昌言其得失矣至於砲臺之築以爲足以禦外亦未敢以爲然也蓋全臺環海爲疆輪船可進之口不止四五處不防則千里潰於蟻穴遍防則又犯兵家備多力分之忌故依愚計則宜用海而不用山約計全臺進款除錢糧正供外關稅釐金鹽務通有七十萬兩以四十萬爲常年防勇之費仍有三十萬計每年可以購造二號堅固火輪商船以十年計約有商輪船二十號此二十號輪船者租賃郊行以載貨物近賈福州廈門北賈甯波上海天津東極於日本南賈汕頭香港以至於新加坡吾之商船日以多則外國之商船日以少而又

以其餘力購造兵輪鐵甲布置水師周歷巡海二十年後全臺之商輪及兵輪鐵甲船必將稱雄海上不獨輔車相依屏藩閩省抑且長駕遠馭足以捍衛各省沿海之疆查西洋英國其始亦祇有英倫愛爾蘭蘇格蘭三島其君臣騁其智力造船通商卒以水師強於寰宇今全臺亦島國也倣英人之法而用之他日必有明效大驗此所謂用海而不用山措置全臺之一策也自王中丞奏議福建藩庫每月撥解臺餉五萬兩奉文准給其視臺不爲不重而臺之自視則未免太輕夫管子以區區之齊在海濱尙思富強其國况千里之臺物產豐盈商旅輻輳果能發奮自立方將灌輸海內何至東挪西借仰人鼻息且福建藩司兄也臺澎道弟也兄弟分家以後爲之弟者年年索其兄籌款接濟爲之兄者必嘖有煩言况以藩庫之銀解濟道庫卽藩庫有餘尙有未願如其無餘款

何從撥若依愚計裁後山之勇卽可以節全臺之餉且有餘財以購造輪船何致以無財可用而索之藩庫此所謂求已而不求人措置用財之一策也此三策者其機括之轉移在於後山之不遽進其治臺之妙用在於造船以經商致遠有志乎臺事者得鄙說而行之自將日起有功而不然者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恐於臺事終無了局之日也

或謂近年臺灣因洋船擱淺致爲生番殺掠幾釀大釁此次留兵駐防後山將來洋船被番殺掠之案可以不作誠爲遠慮惟查海道圖說夾舩輪船多由前山洋面往來其後山一望汪洋非夾舩輪船所經萬無擱淺之事留兵株守殊屬無謂又記

全臺形勢論

全臺形勢翼蔽東南幅員綿邈據目前而論則臺灣爲府治所在

鎮道建節爲扼要之區通全局而籌則臺灣地處下游如人居矮屋之中不能昂首四顧未若臺北地居上游控制全臺犄角福建尤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概也請言其略大凡省郡輻輳之區必據山交水會之勝臺灣逼近海濱地勢卑薄北有蔦松溪南有二贊行溪皆源短流弱驟盈驟涸而臺北則平原沃壤週迴數百里實爲海外天府之域其山則北自三貂大坪林開屏列嶂迤邐而來又有觀音大屯二山雄峙水口以爲拱護其水則二甲九三角湧水返脚三溪源遠流長百有餘里均會於艋舺由關渡出虎尾入海全臺之水皆不會而三溪之水獨會全臺之水皆舟楫不通而三溪獨通此山水之勝一也昔晉人謀去故絳也韓獻子以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民有沈溺重膂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除其惡晉侯從之遂遷新田以古證今

臺灣府治地既有斥鹵泉尤不潔隔宿之茶油起水面而色黑且有形如敗絮半浮半沉於茶之中者故飲其水多痞滿洩瀉之疾而臺北則有三溪洪流蕩滌垢污又泉脈甘美飲之舒泰此水泉之勝二也臺南所產以糖爲大宗而臺北則菁華所萃茶米油煤磺樟腦靛青木料藤等產二三百萬金故其富庶甲於全臺此物產之勝三也全臺通商口岸臺南則有安平旂後而安平自夏徂秋風起水湧高二三丈從前安瀾大雅輪船皆以泊安平而擱淺毀壞聞洋人於阿非利洲之大浪山猶敢保險而安平獨否蓋地球內至危極險之口未有若安平者至於旂後則內港漸淤近議用機器開挖聞亦未易暢通是臺南二口一險一淤於通商實無大益若夫臺北二口雞籠則潮漲漲退均可灣泊滬尾則每逢潮漲巨舟可入故全臺通商互市在臺北者恆十之七八在臺南者

不過二三而已此口岸之勝四也且滬尾雞籠二口皆於福州口
爲對渡水程不過六更朝發而夕可至並無橫洋之險若由福州
至安平必歷黑水溝抵澎湖守風次日無風乃敢徑渡不惟遠倍
臺北險亦倍之夫人情舍遠而趨近舍危而就安若不走滬尾雞
籠而走安平是舍其近且安而趨走遠且險也智者當不若是此
又遠近安危之迥異其勝五也况臺北與福州地勢旣近呼應極
靈督撫在省調度左提右挈萬一臺疆有事內地師船猶如一葦
之杭卽內地有事臺北亦可遣偏師以相援應此又與閩省相爲
表裏其勝六也綜而計之就臺論臺臺北之勝於臺南者四就閩
論臺臺北之勝於臺南者亦有二焉兼茲六勝竊意臺北經營措
置少則五年多則十載臺灣巡道當移駐臺北不惟風氣日闢勢
不能遏亦形勢扼要理有固然也或曰巡道駐紮臺灣久矣子乃

欲移之臺北毋乃作聰明而亂舊章歟予曰不然明祖創業金陵而永樂移之北京我朝龍興東土亦由瀋陽而遼陽而順天與世推移初無成見曩者臺北未開故形勢趨重臺南今者臺北既開故形勢趨重臺北猶之昔日渡臺初但以鹿耳爲進口後又以鹿港爲進口今則鹿耳旣塞鹿港亦淤而轉以雞籠滬尾旂後爲通商之口安在其必循舊轍也昔藍鹿洲氏以半線以上宜設縣治今果如其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世之君子當勿以予言爲河漢也夫

福建巡撫半年駐省半年駐臺論

福建巡撫半年駐省半年駐臺此蓋因曩時臺中文武痼習積重難返故矯枉過正奪道鎮之權歸之巡撫此乃一時救弊良法無可訾議惟一時救弊之法定爲經久之制竊恐救弊而適以生弊

名爲兼顧實不免交曠也夫巡撫之職與總督異總督以督率營伍巡撫以撫綏地方巡撫以下藩司爲錢穀總匯臬司爲刑名總匯要皆以巡撫考其成必須常駐省垣與藩臬兩司朝夕討論庶有以周知屬員賢否政治得失而持其平又須與各屬道府州縣時常接晤庶有以知民生疾苦地方利病而酌其中且循例題奏之件於巡撫爲最多秋審提勘之重於巡撫爲專責又須與刑錢幕友及省局發審委員周咨商榷庶無遺錯是巡撫之職關係全省民生吏治實繁且鉅斯卽勵精圖治日不暇給猶恐其或有關失而乃以半年駐臺而曠之是巡撫之冒涉風濤觸犯烟瘴僕僕道途之日卽內地吏治墮壞民生冤抑及囹圄人犯瘦斃無告之日也舍巡撫之本職而不務而代辦臺灣道鎮之事與舍其田而芸人田何異此一曠也臺灣舊章地方專政於巡道營伍專政於

總兵其權力實足以有爲得其人而治之則巡道總兵所措置卽
巡撫所措置今奪道鎮之權歸之巡撫巡撫未至則稟承有待巡
撫旣至則走趨供張之不暇而道鎮及所屬員弁之職曠迨巡撫
去道鎮以下方幸稍得息肩未及數月而巡撫又至矣合道鎮以
下之耳目心思併而屬之巡撫則何如合道鎮以下之耳目心思
并而用之於職事之爲得也此又一曠也不獨此也巡撫駐臺期
僅半年其疲精神於往返重洋馳驅南北無暇辦理政事者約一
月有餘其疲精神於鎖院試文臨場校武無暇辦理政事者又一
月有餘是則半年之期實止三月中其在屢次駐臺之巡
撫情形熟悉張弛尙可合宜若初次駐臺之巡撫則須講明切究
乃可次第辦理然期僅三月辦理稍稍就緒而駐省之期又至全
臺之劇任而責以三月就理殆惟仲尼之聖或可以語此下此恐

斷斷乎其不能也此卽半年駐臺而於臺事亦未始有益也竊維國家設立福建巡撫乃封疆之大吏其下有藩臬二司糧鹽二道又有各屬道府州縣以爲之輔翼階級層疊位尊望重必須駐紮省會舟車輻輳人物萃集之區乃可以統握機要承流宣化若舍其全職就彼偏隅頻涉重洋周馳道路置之荒僻郡縣百姓習熟見聞以爲巡撫之尊不過如此深恐啓海外民番玩視之漸竊查兩廣總督向章駐紮肇慶今則久駐廣州閩浙總督向章駐紮衢州今亦久駐福州因時制宜原不妨略爲通變似應參酌新章擬以三年爲一屆六年爲二屆仿照舊時督撫水陸提督四年分巡臺灣之例每二屆以督撫輪巡一次俾令臺中文武震動恪恭以修職業其巡撫無須半年駐臺半年駐省庶得以專心本職而巡撫不常駐臺臺之文武亦可以盡心職司海外民番亦不致以

習見而啓狎玩矣其有裨於全省全臺者實大抑又有言者臺灣與福州水程相距約八百里臺北與福州水程相距不及四百里雖隔重洋實有三方鼎足之勢近日設立輪船以通文報由福州至臺灣無風二日可至由福州至臺北半日卽達信息極爲便捷若巡撫駐臺灣臺北有事由陸路郵遞必須六七日始能到郡未免坐失事機是巡撫駐臺得信極遲尤不如常駐福州得信較速布置較便曩者康熙之間設立巡臺滿漢御史其後裁滿御史繼并漢御史而裁之概歸巡道主政今若變通巡撫駐臺之例仍歸道鎮專轄是亦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之要策也

林太僕文鈔卷之上

... ..

邑人温廷敬輯錄印行

林太僕文鈔卷下

茶陽三家文鈔五

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序

丁中丞撫吳公牘序

書陳同甫遺集後

書翁襄敏文集後

書熊經略尺牘後

書胡文忠遺集後

書郭筠仙中丞刻吳子序先生文集序後

請禁護翁襄敏公墓書

答友人問古文書

張忠武公述略

濬江陰城河記

江陰積穀倉記

禮延書院記

重濬江陰東橫河記

海州工賑記

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序

兩翁都轉博雅好古藏書富甚暇日盡出所藏屬某編爲目錄因仿四庫全書例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復約分數類以便檢查

其類無可歸或叢殘零本及一本二本自爲部者統歸雜集一類按部按類查檢不獲於雜集檢之無不獲也自兵燹以來大江南北兩浙東西所謂文宗文匯文瀾三閣度置秘本都已化爲灰燼無有存者都轉乃蒐羅蒼萃收拾於委棄瓦礫之餘購集之多幾及三四萬卷洵所謂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轉從政之暇日手一編清俸所入盡以購集圖史故得蔚爲大觀某窶人也屠門大嚼亦且快意編校之餘援筆爲誌其緣起云

丁中丞撫吳公牘序

乙亥冬先生由津門赴閩

達泉

自海州馳至清江謁焉言公私事

旣畢因陳海州水利不修異日將成澤國先生曰吾前撫吳時函牘中言海州水利者數矣當時欲撥鹽款大舉未能如願今果不幸多言而中言畢太息

達泉

因請前言水利書先生出撫吳公牘

見示前半言清訟清漕諸舉皆達泉在幕時所經見後半則目所

未覩其與前海州牧言水利事指畫詳明雖親履其地者不能及

且於海州書差蠹民之弊言之猶爲諄切遂乞先生予此書爲趨

步之資先生許焉此書前有常熟翁侍郎序所謂米鹽靡密初若

煩碎而其精力足以貫之者也既回署略師效書中意義行之頗

有起色丁丑秋達泉以海州牧擢臺北守謁幼丹制府於金陵將

辭制府曰吾初來江茫然無所適從乞禹生中丞指迷中丞授以

撫吳公牘且屬爲點定荏苒三年矣擬爲刊刻而訛脫處甚多無

暇校勘今子長途多暇若能爲之校刊有益於吏治非淺鮮也達

泉曰然奈先生意不欲何制府曰子不見于北溟之門人李中素

刊北溟政書乎其時北溟任兩江尙允中素之請且公牘非他文

比也子在中丞門下久宜勿辭並授白金二百爲刊資達泉起應

日諾受書而行則見與翁侍郎所序本詳略稍殊而此本多加函加標數則卽制府中所謂辭所不能盡者意尙懇懇乎其有餘也因將二本互校訛者正之漏者補之多分卷數廣覓刻工不一月遂竣事行將持此書詣門牆援李中素故事乞宥不告而刻之罪未知先生其許之否也書旣成因誌其緣起如此

書陳同甫遺集後

予少慕陳同甫之爲人其自言云能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未嘗不驚嘆而急欲讀其遺文及至京師在鄧鐵香同年處借閱遺集甚與所言不逮文不見佳其條例亦鮮可施於實用也往時嘗嗜國策文以謂離奇變幻可驚可喜繼乃厭其虛誕最後所取惟樂毅報燕惠王一書無愧仁者之論餘則取司馬錯論伐蜀武安君諫伐趙信陵君諫伐韓及蘇秦以合從說六國數篇而已

他皆不取以其有文而無質以附也夫文章經濟之分非一日矣文章之士浮誇無當經濟之才簡樸少文兼之殊難三代以下惟賈長沙晁家令蘇長公三人長沙文雄宕而達國體家令文簡峭而事理精核長公之文疏暢屈折而周悉利害皆文質彬彬之君子也同甫言經濟少可用豪傑之士尙毋震於其名哉

書翁襄敏文集後

嘗讀漢紀宣帝時麒麟閣圖功臣十一人而將帥之才營平稱首及讀襄敏公文集史臣言嘉靖間邊臣行事合機宜議論中肯綮者亦無與公頡頏世嘗說古今人不相及今襄敏之與營平其功名何遽遠哉夫營平以持重老成不事銳進而又能釋罕并誅先零留戍屯田有不戰屈人之威故功著當時聲施來襁襄敏公之督宣大也俺答勢方張控弦數十萬蹂躪太原澤潞極鋒於畿甸

邊臣無策兼設內邊疲師糜餉公至完殘奮怯信賞必罰議并守大同歲省戍兵六七萬餉六七十萬比於屯田利逾百倍而鐵裹門鶉鴿峪之役得士死力陽和川之戰督銳挫虜幾獲大勝比於制馭先零強弱亦不啻霄壤然則公處其難而營平處其易公之功尤不可及也且其卓見亦有同焉者曾石塘議復河套也夏言主其謀世廟溺其說公上疏力爭謂不可背時僥倖後銑僨事卒如公言其與力持辛武賢必誅罕并非計亦無以異也其文集堅栗精勁置之營平集中無可軒輕讀之令人興起有明一代嶺南人物冠冕中原而文莊相業雅配文獻襄敏公文章經濟亦卓然自樹直追古人嗚呼豈不偉歟

書熊經略尺牘

經略尺牘經略初至遼東與當時卿士大夫之手札也是時楊鎬

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淪陷遼左不亡在毫髮間經略泣任籌兵籌餉法嚴令具卒挈殘區還之朝廷厥功偉矣無如廟堂恬熙競爭門戶邊防至計忝然罔恤請兵而兵不應請餉而餉不給經略憂危孤憤不得已以痛哭流涕之詞爲劍拔弩張之態雖未免迫切大甚然身在水火之中呼號求救而人曾不援手則亦無怪乎言之激也經略罷後遼左旋亡復起視師又爲王化貞所扼朝廷積憤竟不罪化貞而罪經略賞罰倒置千載下猶爲隕涕予嘗有言明社之屋由於流賊流賊之興由於遼左之亡夫遼左胡爲而亡使經略尙存夫甯至此經略於事不如意每舞劍以舒其鬱今讀其文猶想見其舞劍舒鬱時也

書胡文忠遺集

髮逆竄踞金陵武昌三經淪陷及文忠撫鄂核名實明賞罰籌餉

卷之三十一 本三十一
練兵選將東征卒平大憝雖由諸將帥提挈之功而任賢使能締
構宏猷實由文忠導其先路今讀其遺集諸所論議惓惓以人才
消長爲務故所薦達多一代名臣強識多聞之餘仍加以好善不
倦洵一代偉人也文忠家居酷嗜史漢故其經濟具有本原其文
章亦勁健樸茂一洗闢茸浮靡之習太史公云假令晏子而在余
惟爲□報鞭亦所忻慕余於文忠亦云

書郭筠仙中丞刻吳子序先生文集序後

予閱子序先生文集擷其首則筠仙中丞序一篇冠卷端序文不
過三四百字而奇古拗峭尺幅中如神龍盤攫不可捉搦置之荆
公集中幾莫能辨洵奇筆也曩春來吳門披減賦錄有中丞曩爲
糧道詳文一首洋灑數千言溯源竟委周極利弊而湘鄉相國少
荃宮保據詳入告 廷議俞允吳民至今食其福固由曾李二公

仁心爲質亦由中丞之文之妙無愧介甫之上神宗皇帝書同此高文卓識也中丞始至粵銳意裁積弊幾如子產治鄭有欲殺之歌卒以是齟齬內召無由大暴其心於天下然而此二篇文雖怨家仇人亦不能不低首下心也

請禁護名臣翁公襄敏墓書

竊維潮州人物有明爲盛如薛中離之理學林東莆之制策皆足表暴一世而尤著者則莫如襄敏翁公行實詳於明史其爲廣西副使也條具征交趾三策不煩一兵而交趾效貢厥功懋焉及爲宣大總制適俺答勢方張控弦數十萬蹂躪太原澤潞極鋒於畿甸邊臣無策兼設內邊疲師糜餉公完殘奮怯信賞必罰議併守大同歲省戍兵六七萬省餉六七十萬而鐵裹門鶉鶩峪之役得士死力曹家莊之戰督銳挫虜幾獲大勝自是俺答不敢犯邊雖

李成梁之守遼東戚南塘之守薊門曾無以過也且其深識遠慮尤爲人所莫及曾石塘議復河套也夏言主其謀世廟溺其說公上疏力爭謂不可背時僥倖且僥倖而不濟他日必無敢主復套之議者後銑僨事卒如公言而套亦竟不復史臣云嘉靖間邊臣行事適機宜議論中肯款者以公爲第一然則公固爲吾潮第一名臣也夫文獻在唐清獻在宋文莊忠介在明皆爲嶺南人物婦孺皆知公立功在北天下陰被其福其不朽之業實與諸賢後先輝映而文章堅栗精勁氣節嚴毅剛方亦足以廉頑立懦垂範後昆然則公不獨吾潮第一名臣亦爲嶺南第一名臣也公之家在揭陽公之墓在三河某嘗登塋展謁憑弔遺徽每流連不能去而自有明以來三百餘年藏魄遺墟松楸盡斬山水溜齧塋外享寢頽廢塋前豐碑翁仲俱僵臥於野田荒草中心甚痛焉且時代變

遷侵削者衆塋前數十弓地近日無知愚氓每多扞葬更數十百
年後其侵削當不知如何甚非所以妥英靈安毅魄也夫季常守
郡尙標通德之門秦師入齊猶表柳下之隴况先生瀛州之望他
日功名亦將爲本朝第一流人物實與襄敏公後先同揆而先朝
名塋爲衆侵削此亦先生之責也請先生於至潮之日諸事就緒
以後移書有司令其出示嚴禁并勒碑墓旁毋使扞葬者接踵不
絕實爲至幸

答友人問古文書

承問爲古文之道余非能爲古文者然於古人文間嘗讀之讀之
而不能無別擇則往往以己見謬爲評論竊以爲古文莫醇於六
經莫肆於國策亦醇亦肆於東西兩漢自漢氏以來馬鄭以箋註
支離之魏晉六朝以詞賦桎梏之唐以小說溷之宋以語錄雜之

近代時文出又岐古文而二之別異於時文者肆力於考據則又學古而未識古之真者也韓昌黎起八代之衰其文似經而微肆柳子厚囿於國語惟永州記遊獨能參變則柳文之佳者也歐陽公由昌黎入由遷史出風神多而魄力少王介甫得力於經而筆力剗削如劍閣險峭少岱華高渾正大之氣老蘇筆力雄健逼肖禮記惟不免大橫大蘇之文合孟子莊子國策史記共爐而冶以論事及碑銘諸小品文爲尤佳人盛稱蘇論爲妙筆予未以爲然也子由筆力弱得賢父兄故並稱三蘇曾子固經術深而不脫塾師氣惟趙公救菑記則與左氏無二八家之文頽濱南豐稍遜予所服膺尤以昌黎爲最次則大蘇能變化於古而不襲其迹明宋濂魄力雄厚追古作者歸熙甫近代所推然識不宏議論不奇杰其交遊聞見不出數百里間故少雄直豪邁之氣槩簿尉之才也

本朝文當以魏冰叔爲第一冰叔之文得史記之神惟微有大
小之別史記之文如長江大河氣勢噴薄無盡冰叔文則如瀟湘
沅澧涵匯洞庭亦自洋溢乎三楚冠代之英也世以歸方並稱然
歸非方匹方廊廟之器所少者風力適上而已熙甫遠不逮也袁
簡齋評方望溪文以爲才力甚薄而推爲一代正宗不其然與袁
簡齋之文肆而不免流於蕩文章之變也然才力清放亦一代之
杰此皆予所自得者未審其有當否也夫周秦兩漢古文之源也
韓蘇以降古文之蹊徑也熟讀而參觀之不懈而及於古矣願相
與正之

張忠武公述略

今上御極之三年夏六月江南平 天子乃告 廟推恩褒封功
臣自曾公國藩以下爲侯伯子男若而人復追贈蓋臣宣力行間

齊志以沒者若而人而張忠武公贈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所以
獎勵勞揚忠烈也謹按張公諱國樑廣東高要縣人縣連西粵故
多盜公初陷賊中名家祥今制府勞公崇光藩粵西時諗公忠勇
可大用招之出爲請於朝易今名公志旣明由是思自見無何髮
逆起粵西諸將帥擁兵觀望賊衆十餘萬圍桂林不克徑趨湖南
公受揆帥蹇尙阿檄隨提督向榮追賊及於道州斬馘數千賊喧
傳能以妖咒陣殺人人信之及是始稍稍敢與賊遇公沿途追剿
又敗賊於永興於耒陽解長沙圍殺賊尤衆公雖殺賊多而賊所
過裹脇號稱百萬兩廣總督徐廣縉避賊於衡州兩江總督陸建
瀛棄軍於九江賊乘勢掠舟蔽江而下殘武昌破漢陽濱江州郡
瓦解遂長驅陷江甯蓋咸豐三年正月也江南旣陷賊魁洪秀全
據城建僞號黨布江南北公隨向帥至江甯敗賊於七甕橋奮壘

爲大營與城中賊相持公自出克復東壩克復秣陵關次克復安徽太平府賊伺公在太平大出城中賊撲大營自上方面至雨花臺絡繹不絕公馳回苦戰解重圍斬殺淹斃復萬計初公在粵西爲右江鎮標千總積功洊升至是簡放漳州鎮總兵謝 恩奉

旨嘉獎溫諭以猛勇之中加以慎重公感激涕零益思滅賊自効十二月鎮江江甯賊出擾自石埠橋東陽排頭庵龍潭東西兩堰關高資港六里店下蜀街上下二百里警報如織向帥令鄧提督紹良總統諸軍而屬公五百勇往來策應鄧久無功四年二月乃調鄧駐龍潭而以公爲總統公在六里店休士六日撫軍吉杭阿檄調丹陽句容米隨至二十七日攻燬下蜀街二十八日斷賊接應大破賊衆復連日敗賊於高資港於東陽於石埠橋不半月賊悉敗走向帥札令駐石埠橋栖霞山脚以圖大舉而江北之賊復

煽陷江浦浦口二城圍六合溫令紹原上向帥籲必得張公公渡江至龍池集賊營葛塘集公毀其環列礮臺三大營皆破遂解六合圍復江浦浦口渡江南旋上以功賞加提督銜會別賊陷江西吉安等府蜂擁南下破甯國府楚雄協蔡應龍參將楊瑞乾全軍沒賊由灣趾黃池犯高淳溧水徑撲秣陵關公扶病往援以數千人破賊數萬賊退札谷里村列陣抗拒公率銳蹂陣斃賊無算餘黨退踞小丹陽公定計躡剿而鎮江軍飛報吉撫軍陣亡周參將陷沒余提軍被圍京峴山公回軍馳救賊大敗棄京峴山而逃當是時賊惟公是懼公赴京峴丹陽餘賊乘機破溧水江南城賊復大隊撲大營大營失利檄公回軍火不至礮傷於足向帥退扎丹陽六月二日賊至丹陽公力戰拒之丹陽定而向帥薨上以和春代是月奉旨幫辦和春軍務簡放湖南提督賞穿黃馬褂公

奮厲感 恩知滅賊之志彌篤進解金壇之圍堂侄張朝光突圍入稍後幾手刃死復克復句容移剿鎮江大破援賊復鎮江殲城中賊殆盡奉 旨給世襲三等輕車都尉乃議三路進圍江甯先破秣陵關援賊築長圍困之八年四月賞換雙眼花翎八月調補江南提督是月江北德帥軍潰揚州儀徵六合江浦浦口俱陷公渡江復揚州太平府援賊破溧水公復南敗賊衆復其城薛老小以江浦獻公渡江受降僞英王陳玉成綽號四眼狗最梟悍聞公在江浦自安慶率衆十餘萬來犯苦戰却之十年正月克九洑洲江西肅清江南城外下關賊紛紛投降城中賊糧盡官軍合圍益力公喜謂賊可滅矣僞忠王李秀成見勢不支復自安慶部賊十餘萬渡江趨太平走寧國廣德直犯杭州省城公派提督張玉良選勁勇萬餘由蘇常往援至則城陷數日矣賊聞以爲公自來大

營虛卽棄城回竄甯國陳玉成亦渡江而南會秀成於建平遂陷東壩溧水句容等處窺大營公自接辦總統以來連年血戰驍將虎坤元戴文英等皆陣沒舊所部親兵死傷過半方遣弁如粵招募大營事亟軍至常州總督何桂清適在常留爲衛至令箭趣之不遣行擁常州軍餉百萬又不以給陳李二賊偵知遂約城中賊四出圍逼三月十五日公嚴陣與決天寒大雪將士饑凍無鬥志乃突圍退保鎮江和春駐丹陽檄公至丹陽周閱城防馬顛公墜傷右脅二十九日力疾出營賊數十萬猝至公揮戈大呼殺賊方戰而賊分股入矣衆見城中火起兵潰公死之公死數日蘇常相繼陷和春縊於丹陽何桂清遁上海奏奉 上諭張國樑以末弁自率所部由廣西隨向榮追剿逆匪轉戰數省荐升提督續因該員奮勇疊著戰功復加恩給予世襲三等輕車都尉該提督受恩

深重益思報効不料本年三月間金陵潰散和春退守丹陽張國樑由鎮江出援策馬渡河人馬沒於水中先後據薛煥等奏報朕以其屍身未獲是以未卽開缺原冀其人尙在出爲國家宣勞茲已日久無踪想係陣亡無疑張國樑行軍日久克復多城爲賊匪所畏懼東南倚爲長城一旦爲國捐軀誠爲可憫倘張國樑若在蘇常何至糜爛若此思念蓋臣殊深愴惻張國樑着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照提督陣亡例交部從優議卹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入祀京城昭忠祠並於死事地方及原籍建立專祠應得卹典該部查議具奏該提督嗣子幾人俟服闋後着該省督撫給咨送部引見候朕施恩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予諡曰忠武

論曰予遊江南江南人爲余言忠武金玉子女無所愛而獨愛士

卒與民故賊望旗避之而百姓至家畫像以祀忠武非有道歟何
功之反不易竟也蓋是時忠武名爲副帥而節制聽於人又大江
南北馳驅援剿皆獨任之忠武能急人而無人能急忠武是以難
也忠武亡 天子乃授節曾侯專闡以寄一時將帥如左李彭楊
諸賢皆能奮其力以相應故卒有成嗚乎道德功名任自爲在逢
其會耳而卽以功論汾陽臨淮亦何嘗不嘆睢陽爲難及哉

濬江陰城河記

濬城河自北外龍鬚河起至北水關爲河一百五丈入城抵花橋
東至東水關南至南水關城中之河九百九十丈出城自南水關
至南外高明橋爲河二百六十丈估工河面寬五丈四丈三丈以
至二丈五尺不等河底寬一丈五尺或一丈七尺或二丈二尺較
現河濬深三尺有奇土方一萬二千有奇築大小壩七座僱夫一

千一十名自正月初二築壩越二十八日而畢濬勘工與西城河及運河河底平居民云自道光六年王大令灑大濬後此亦其深通者也用錢三千五百緡章合興捐款六百其二千九百則由縣捐廉湊濟當河未濬夏秋之交潮勢甚猛僅容輕舸冬春之間潮小河涸涓滴不留善堂築壩蓄汲停水穢濁不可食須赴城外遠汲水價昂貴擔水有至四五十文者余住倉中用水夫一人及冬增至三人猶缺於水居民之艱汲可知及河既濬活活汙汙紆徐澹灑重載之舟往來通利冬月潮小舴艋亦可由水關入昔人詩云江上城湟古鏡中於此猶可彷彿當年也夫水利農田相爲表裏城河雖無與農田然舟楫資挽運饔飧資炊汲風高日燥以禦火災乾旱水溢以便蓄洩而形家者之言且以鍾美流惡爲蔚起人物

居民云城河開通一次城中必出達官歷來不爽

况江陰城河據邑治上游爲咽喉

要地通則合邑均利塞亦交病故濬之不可不亟尤不可塗飾耳目而必以寬且深克盡河之利也諺有云潮來一簞積簞成寸積寸成尺更十年又將漸淤惟願官斯邑者與邑之賢士大夫數年之間一爲開濬則工費較輕是則余之所厚望城河之濬邑志與運河同派合邑民夫兵燹之後民力可念故由縣捐辦然舊章宜循未可以此而輕爲變易也是爲記

江陰積穀倉記

積穀倉按畝起捐豐斂而歉散卽古義倉遺法也義倉創於隋長孫平令民當社共立義倉收穫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造倉窖儲社司執帳檢校社有饑饉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唐太宗時踵而行之宋景祐中王琪疏請行隋唐故事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稅二斗一別輸升水旱減稅則免輸擇地置倉儲之

領於轉運使兼并之家占田廣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水旱賤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實受其賜爲天下之利然牽於衆論卒不果行君子惜焉同治壬申孟夏余奉檄攝江陰篆方伯永康應公諄諄以積穀倉爲託其後復致書促各紳董及時建倉且曰建倉儲穀如得其法并不必推陳易新必不得已則糴一留二至修理倉廩視縣之大小穀之多少酌提一二成不可放貸取息致滋流弊余奉而行之爰商徐太史文洞金觀察國琛陳太守榮邦及夏太史子瑩徐孝廉士佳李廣文榮恩黃茂才熙典胡茂才杰莊大學善與諸紳董偕議取汪馬二君任內同治七八九年隨漕帶捐發典生息之錢提息錢若干千不足則提本錢若干千以爲建倉費卽度地鳩工於城中文亨橋因社倉舊基建倉一各鄉則華墅長壽月城各建倉一皆購

基新建三官後梅各建倉一皆購屋重修先後興築風日晴霽工無曠廢越季冬六倉告成余復商各紳董領典中存錢買穀運倉其七八兩年買儲存董之穀並行運倉又十一年冬漕捐錢先領九成亦乘時買穀於今年三月悉數運倉惟城倉廩小穀盈所領九成之錢仍發典起息都計六倉爲廳屋四十有二爲廩一百四十儲新舊穀三萬六千七百三十七石分計城中倉十二廩儲穀二千十石存典錢八百五十三千華墅倉二十六廩儲穀八千一百三十八石長壽倉三十四廩儲穀一萬十三石月城倉二十二廩儲穀六千二百八十四石三官倉二十二廩儲穀四千九百五十八石後梅倉二十四廩儲穀五千三百三十四石彙核其數列冊報銷並刊方伯應公議及各章程於榜而積穀倉之事以成是舉也發端者方伯應公任事者邑中諸紳董其始事申請隨漕帶

捐則前令汪君坤厚及邑紳薛廣文鑫沙廣文淮余適值其會因人之和上下無間因天之助涉旬不雨而工得速竣年豐穀賤而穀得饒買遂於數月之間成倉百四十廩積穀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藉手蕝事以爲我民荒年之備或遇水旱可免於捐瘠私心竊自幸焉抑又聞之備荒之政在官則有常平倉在民則有社倉今皆循而行之惟義倉自宋以來缺而不講積穀倉之法與義倉名異而實同深得古人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遺意實爲備荒良法故爲之記以誌茲倉緣起且以見是法與義倉不謀而合可以行之久而無弊也

禮延書院記

余少時讀書卽深慕延陵季子之爲人以爲春秋來管仲子產外高風碩學以延陵爲最每讀其來聘一篇究風雅之盛衰論韶武

之美善與宣尼刪定若合符節而所交當世名卿大夫蘧瑗史魚叔向輩皆我夫子所推許輒不禁流連三復願奉辦香去年夏奉檄江陰江陰古延陵季子舊封也生平傾企幸履名疆下車觀風舉邑人何白律句蘋藻惟羞季子祠命題蓋以誌嚮往之願敬禮之誠也邑故有暨陽書院兵燹後瓦礫榛蕪生師散處商之紳董籌議重建因仍故址拓換新模於今年三月落成以暨陽義無所取署吳縣高君心夔爲易禮延書院並舉後漢書任延爲會稽都尉靜泊無爲惟先遣餽禮祠延陵季子爲言與余意有合邑士夫亦以爲然適侍郎彭公玉麟閱軍臨江爲之榜書而供奉季子栗主予因爲文以記予維南中文學首溯子游以季子鴻識多聞洞乎禮樂之源比於言氏疑高一席況夫讓國全倫掛劍旌信篇籍流傳懿垂千載江陰接壤海隅而海隅書院宗師言氏命曰游文

季子系泰伯之至德開江南之風氣獨缺而弗禮是邦大夫之責無以爲多士楷模也且江陰爲吳中巨邑名卿魁儒後先相望國初效忠抗節閭域殉難洎乎髮逆之亂死義者尤屢指難數蓋文章氣節爭自濯磨己非一日禮延陵而益資觀感當必有蒸蒸日上者是則予之所厚望也院成聘宜興任先生重光來院主講前輩典型士論翕然宗之至於籌議紳董則徐太史文洞金觀察國琛陳太守榮邦夏司馬煒如經辦紳董則季廣文榮恩朱上舍齡章大學博也邑西申港有季子墓十字穹碑巋然叢莽相傳爲我夫子手筆疑真疑贗未有定論維子游南產而季子又夫子所稱爲習禮者其有碑焉或者非誣余方議修其祠更將爲遠墓遍樹梅花異時諸生謁祠瞻眺亦有以寄仰止高山之思云是爲記

重濬江陰東橫河記

自邑城東水關而東有河亘綿於三官周庄大橋章卿楊舍六鎮之間志稱七十餘里按之今圖實五十餘里所謂東橫河者是也是河北引江潮黃山白沙石碑石頭陳溝北蔡泗港范港斜港九港之水從此而吐納南通湖水羅涇白蛇亭子清溪南蔡谷瀆六港之水從此而貫注蓋以南北諸港爲縱而是河橫亘其間故曰橫河也邑中之水自運河應天河而外農田之灌漑舟楫之往來實以東橫河爲最通則邑東諸鎮受其利塞亦均病是以自宋知州軍事崔公立創開以來吏斯土者往往興大役集大衆蓋亦旣屢淤屢濬矣惟是河潮汐往來沙泥易壅加以河長役鉅當事者多苟簡從事河之濬雖頻河之淤亦日甚溯自乾隆初年蔡大令澍兩次大濬後及於嘉道百數十年間雙牌三官周庄大橋四鎮猶能浮送輕舫其自章卿楊舍二十餘里淤成平陸居民或構屋

其上楊舍尙有谷瀆港可通章卿一鎮則旱潦莫由蓄洩亦且汲飲莫由挹注尤以橫河不濬爲病同治七年前令汪君坤厚軫念民間與諸紳董偕議循業食佃力例興工大濬法嚴令行畚鍤齊興其有碍於橫河者至於伐木發屋自冬徂春淫霖水漲雙牌三官周庄大橋之河已如式開挑而章卿楊舍土厚水深河通而流未暢卒以役夫告病而罷是時汪君督役峻急紛騰怨讟其後居民得占水利章卿之田至畝收數倍亦無不頌汪君之德也余繼汪君後於去年攝篆是邦居民以東橫河關係六鎮而章卿楊舍冬月殘涸可涉未竟其利汪君之功有如一簣之虧乃捐廉二千設局重濬並延舊董沙貳尹迺楨陳董祖厚尤董翼堂並章孝廉成義郭上舍鷺飛駐局督理縣尉姚君紹生及余亦往來巡視孟冬築壩臘月阻雪春融復挑於今年正月三十日告竣較汪君

時所濬深增至尺或至三尺有奇黑壤青泥堆積兩岸父老以爲從前開河無有深於此次者而東橫河之利以盡維茲河繼汪君重濬然汪君於章卿楊舍之河無異平地生開實肩其艱余則因其下而下之且沙尤陳三君皆汪君所倚任能不避勞怨余因而延之循照其舊章實較汪君爲易記之以志橫河爲六鎮大利且以見汪君及諸紳董之勞不可沒非敢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而媿迹於鄭國在前白渠在後也

海州工賑記

光緒二年冬海州大旱饑其西鄉阿湖等旣得請於制府沈公撥款查賑而大中丞吳公復檄就地籌捐以工代賑某於是有重挑甲子河之議維時水旱連年公私交敝醵錢興役事同團沙旣而李君金鏞金君德鴻瞿君家鑫至自滬上攜有紳商捐款將

赴沐陽查賑目睹州境困窮之民亦思有以撫卹而拯救之也馳函滬上胡方伯雪巖唐觀察景星顧君容齋江君雲泉議以萬緡助州中工賑之用續又助二千三百金而州中官民捐款亦陸續奏濟^某乃與李金瞿三君相度勘估博興工役計傭與錢救饑民於一時興水利於異日首濬甲子河自臨浦西岸新河頭至州東門一千一百丈修唐陶菴先生遺迹也繼開王帶河自甲子河北岸小石橋至州北門四百餘丈徇紳耆請通風脈便薪米也海州濱海積窪每當夏秋之交潦水縱橫沮洳漫渙深不可舟楫淺不可輿徒行旅之難視他州縣爲甚乃議建橋梁築道路以期四達無阻一自滕家庄至黑風口築路七百餘丈建胸山石橋以達於板浦一自臨浦河東岸至太平河西岸築路一千二百餘丈卽以起土處成一小河舟車便焉以達於南城一自北塘溝至小河口

築路一千三百餘丈建三石橋以達於新浦一自州北門至贛榆縣之東關築路三千八百餘丈以達於贛榆其東關以北至青口路五千餘丈大小木橋十亦由李君別籌巨款歸莊君桂生侯君大中經理當此之時饑民趨役如水赴壑荷鍤鼓舞克期蒞事而行旅之出途者皆就坦夷志艱阻焉他如築大浦墟工七千餘丈培書院膏火田也疏薔薇河以通州西南巨河流濬雙龍井以便居民汲飲廣種胸陽松柏追石曼卿種桃遺風凡茲工費總用錢二萬五千餘緡滬上之捐蓋居十六民不知饑功垂於久惠洵厚矣哉嗟夫世俗衰微耨鋤德色箕帚諄語一二好施之士稍能沾潤其宗族鄉隣者蓋亦鮮焉而胡唐顧諸公慷慨捐貲布惠於千里之外海國之濱李金瞿諸君子者赴人之亟於嚴寒冷雪之天疲精悴神不爲少阻洵如 制府沈公批牘中所謂康濟爲懷樂

善不倦者矣。某忝爲民牧不能馴致康年日視其民疾苦顛連而無術以救借人之力以紓民厄而貽其利詎獨斯民之幸司牧者尤媿謝不遑焉至於閤州官民值茲荒歉集貲濟役其功亦不可沒故爲之記以示茲功之成之有所自

林太僕文鈔卷之下

六身二家二金

才二一 才二二

二一

邑人
戴温
培廷
基敬
助韓
貴錄
印行

清邵武府知府邱君傳

邑人溫廷敬撰

君諱晉昕字翰臣廣東大埔人父建猷由翰林改御史出知松江常州南康九江等府有政聲君幼卽隨父宦京遍歷各省廣延名師教授夜則君父自督課年十三卽徧誦十三經旁及史漢十八歲遊廬山作詩歌遊記爲同人激賞顧數奇晚遇年三十二始選辛酉拔貢三十八歲與弟晉亨舉于鄉時同治丁卯歲也光緒庚辰年五十一始成進士以知縣用需次福建歷署晉江霞浦南平諸縣丁內艱起復援例捐升知府署邵武府知府君幼秉庭訓年老始筮仕刻意爲廉能吏任晉江素號難治俗健訟喜械鬪豪蠹姦民主之藉以漁利署役傳呈之費尤重有至數十千者君至首張示革其弊定喊呈費四百門役需索許告許爲政恩威並濟月捐銀拾兩爲粥以食羈押者清獄囚勤灑掃去積穢邑患火災捐

錢數百千製巨水槿百盛水二十石分置街衢每巡視見水乾必飭坊保盛滿火患以息嘗至東埔辦鬪案見廬屋摧殘人民凋翹惻然心傷作手諭分繕十紙令耆老親領而諄諭之聲淚爲併耆民亦伏哭嗣得紳商梁如金出貲安奠之徐權魚鹽償所費以養以集終君任無復鬪者羅溪民爭山互鬪前令率勇五百不能入君輕騎滅從直入其里既相驗召兩造判曲直按地圖以山場分界爲斷各築墳墓無侵越自是安帖者年餘有近古陵之石龜二鄉互鬪釀命既相驗矣君至其仇鄉約束令毋鬪忽此鄉相率隨來一遇卽鬪礮聲雷轟君大怒時僅率勇丁十人卽叱令擒拏獲四人火繩烏槍猶在手餘各烏獸散君當衆笞四人臀流血明日鎖入城四鄉來觀者舌法不敢動人以是服君之膽也磁竈鄉者尤獷悍豪民吳某主之君乃請于提督偕布政司經歷陳燦率兵

其故并及抽收之害制府覽之惻然事亦中止而霞人以此德君調南平邑饒劫掠尤多逋賦君嚴行保甲詰盜設清釐局鉤稽釐剔并拘頑鄉士紳十六人限期繳賦闔境心驚具貲待納君方欲以次經理而內艱凶問遽至去官後任者罷局不設盜風逋糧復如故任邵武有革員王士玉積蠹慣訟縛而置諸獄典史某貪黷害民劾罷之呂宋人馬施伯在詩話樓前購地築屋詩話樓者邑人嚴羽說詩處也爲郡垣勝跡郡人起而力爭君以馬違約私購築馳止之且婉導令別擇城外曠地案遂結君已負文名初釋褐制府卽委理文案兼奏稿何制軍璟極倚重之兩充鄉試同考官在晉江歲科試士皆稱得人厯督釐局皆贏餘督延邵未及三月長徵銀一萬柒千兩有奇制軍某謂曰聞子辦釐到處長徵何也曰無他戒擾禁婪稽查不踰時司巡勿濫用涓滴歸公如是而已

制軍曰此正握其要也甲午倭事起君發憤徬徨慨歎和議後時局日非度支益絀君在汀局先後數年戊子以老告歸居家數年卒子三皆邑庠生

論曰君積學能文尤有幹才顧嗇于遇至釋褐筮仕時而年已逾艾矣顧君英銳之氣未衰出其所儲以見于用猶卓卓可稱道如此使其早年騰達扶遙直上其所就又寧可量耶君于文學頗自負嘗自評爲詩第一古文次之駢文又次之以今觀之猶信

邱太守文鈔

茶陽三家文鈔六

五箴

張貞女傳

紀甘肅兵變

紀丁大陽事

紀鄭總戎小靖戰事

福建候補知府鍾君墓碑

先府君行述

藏書記

陀山記遊普

五箴

杜甫有云禮樂攻吾短思補過也余生四十六年矣塊然茅塞
日益無聞兀坐蕭齋智慮盲晦心不知短短何由攻昔韓子作
五箴怵乎所易犯者余師其意鞭吾疾而灸之髮白齒落庶免
爲小人之歸

刻箴

古之修士以恕爲名爾童無知輕人自輕評人文章吹毛索癥論人言行百無一完爾身自顧才同襪線弗繩厥愆掩人自見方寸之隘不如羊腸我今諄諄爾則勿忘

傲箴

盛氣陵人非其父師藉曰父師人亦警訾白眼睨物物不敢忤退而唾棄不與噲伍夷魚之行顏冉之聞纏牽之累千里爾曾不能以寸何挾而傲何恃而驕不冀其心而惟郵之招丹朱傲虐乃戕厥家爾今不悛禍非天之加

忿箴

羹翻污衣牛射作脯量宏昔人不加恚怒翳余小子儻焉終日器褊硜硜乃介於石忿之所至倏忽無端如木遇燧毫不可干忿不可干不知其郵天地爲隘妻孥爲仇胡不坦然心宅夷曠世事浮

雲爾胡骯髒海水朝宗百川歸之彼惟翕受以宏厥施躬厚薄人先聖所師爾不此戒斃孰乎危

多言箴

未同而言喋喋不休暱我者厭忌我者讐言發禍機其疾如矢厭我者惜讐我者喜知多言之爲災彼或以言爲媒知盡言之有莠彼反以言爲誘爾不知也而以身隨也胡著之不察而獲阱之依歸耶

伎求箴

伎欲害人心懷忌刻腹拄劍戟其象爲賊求欲取人貪贏驚得溝壑難填其義爲墨爲伎爲求非德非義非人之安惟己之利求與伎因迭起循攻非身之利惟德之凶美者自美尤者自尤何損於彼而爲寇讐無者自無有者自有何益於已而相械忤適以賈禍

易地以思知其不可蟄而起矣飛而伏矣幽而升喬高而谷矣循環無端無逐逐矣至人觀化乃從心所欲矣

張貞女傳

張貞女者大埔張曾璿之女范爲霖之媳儒士范丹漢之聘妻也先是女在家以婉淑聞丹漢聘爲室于歸有日矣忽患瘵死女年方十九曾璿戒勿言潛于媒氏商欲另訂姻女微聞之屬人謂父母勿促俟服滿再議在父家持服謹枕篋間未嘗有淚容皆謂其移意也曆家謂天赦日宜婚娶女忽於是日請從母導歸夫家婉勸之不可遂與俱往適遇姑于塗從容告之姑曰子之志善矣但吾家貧甚非素封者比子以青年何患無淑耦而必來蓬門乎女曰兒志素定誓不適二姓家雖貧藉針黹爲活不累堂上人也於是姑泣女亦泣道旁觀者皆泣相與偕歸拜翁姑謁丹漢墓釋服

操井臼埔俗婦女採樵于山日習爲常女歸范門足不履外闔善
女紅織紵刺繡旁人無從識其面平居不歸甯有疾不令醫診視
卒平復翁姑義之爲立嗣子今女年五十餘矣

論曰茶陽山水清泚婦女多以節聞已未髮逆之亂有某婦挺身
受刃死猶僵立不仆已載縣誌矣夫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墓草未
青遽萌他志無論己夫死身殉引吭絕脰激烈一時流徽千載事
固奇矣若乃含荼茹蘖古井不波歷數十年風雨淒其始稱完操
思恩義於生前鞠孤嬰於後嗣尤足欽焉若女者無巾櫛之娛結
褻之感家徒四壁金石不渝彼豈有好名之心哉亦存其志之所
安而已率性而行從容中道聖賢豪傑大丈夫之所不易爲者嗚
呼乃得之於山巖巾幗間哉

或曰女未廟見而死則不成婦女歸范氏矣成服見舅姑晨昏盡

子職矣謂之范婦焉可也子女之何居曰以高女之志爾曾子問
壻免喪一條註多誤解史家例亦不一貞婦所同也貞女所獨也
系之以張亦猶藍鼎元傳朱貞女意云

前此有桃花鄉張梅宗之妻邱氏十三歲定婚次歲梅宗出洋
貿易廿四歲在洋物故邱氏登門守節年七十四歲卒奉 旨
旌以綽楔曰冰霜比潔李學使棠階獎曰貞節女宗光緒初三
河庠生徐憲臣說此惜不詳具顛末不能爲之傳

明歸熙甫著論以貞女守志爲非旣又知其說之難通而幹旋
之引三仁夷齊爲比近世江都汪容甫直謂守志者爲病狂喪
心則是自居羸國而詆衣冠者爲牛馬也而可乎王氏廷植張
氏文虎皆有說辯之載經世文續編

紀甘肅兵變

同治五年丙寅八月甘肅兵變戕城內官數人先是楊公岳斌督陝甘隨帶兵勇千餘皆湘人厚其糧餼而甘肅士兵五六百人缺餉累月不得食器甲朽壞面目黧瘠管營務處某以市兵呼之視同乞丐時楊公至秦州一帶措餉留親兵數百守城會回匪攻撲省垣統兵官某遽出兵禦之士兵請從弗許令駐紮某所勿動曰吾今日必滅賊乃收隊會賊張左右翼擊官軍官軍敗北賊乘勢將入城士兵遏之乃退自恃有功請糧械仍弗與且怒言曰吾詐敗誘賊爾何敢擅動撓軍心再動者斷爾頭矣數日賊大隊復來官軍出戰大敗繞城逃士兵者見勢急各負鎗負城立賊疑有伏不敢進官軍仍不予餉出惡語相加士兵怒夜要約攻楚軍時守衙親兵僅百餘人有稿公某以告營務處不信曰士兵果能爲變吾明日親驗之天未明兵譁變焚督署越重垣上殺官勇數十人

而急召回匪入城回疑誑不之應甘肅提督曹克忠駐秦州聞之
急挈兵入城而飛報制軍請毋遽俟安插數日然後入繫爲首者
都守以下數人及士兵二十人以待命具棺殮楚人列堂廡間將
瘞矣制軍聞之遽率兵入至大堂見死者尸枕籍則嚎咷大哭楚
兵皆哭聲震城垣一時忿怒血刃而出逢士兵便殺土人被誤殺
者相望也提督聞之曰事敗矣急見制軍坐堂皇相詬厲至攘臂
曰早知公如此不如殺我制軍亦伸頸自指曰要殺便殺吾豈懼
死者提軍馳馬麾衆去遽乞病制軍亦上列以不善撫循部議楊
岳斌降三級調用當是時隴城危如纍卵幸賊無遠謀得以瓦全
云

方官軍初次與官軍對仗城外有一小山賊伏其中官軍弗覺
故敗稿公某跪求營務處言士兵餒甚不予糧懼心變某怒曰

是欲反耳稿公曰士兵受國恩久反則不敢心變恐不免某曰吾糧留以給吾勇一日不給勇則潰士兵既受恩久忍饑數日何妨麥熟糧卽頒矣如能反吾張目視之稿公涕泣歸

紀丁大陽事

丁大陽者髮逆中劇寇封僞王汪海洋旣殲大陽投降入劉副帥戲下劉爲陝西巡撫大陽隨往積功至記名提督有善驟視若性命至同飲食營務處道員吳某欲奪之大陽弗予曰他馬惟所擇此贏久隨大陽衝鋒陷敵藉以成功無此驟是無大陽也吳乃騰蜚語入左帥耳謂大陽驕蹇不奉法軍伍率虛籍肥囊橐左卽命吳點閱吳至營多方陵折或謂年貌不符或點後忽復點軍旣散不能卒至則責以空營冒餉其意必欲得驟而後已大陽故倔强卒不予驟吳譖諸左帥謂大陽不聽點有叛志左帥旣縛置獄奏

請正 國典劉公爭之力左浮沉其詞應之越十六日 命下左
遽命戈什哈二人卽獄中決其首劉不敢言顧憤懣甚越數日遂

謝病去

戊寅二月二十一日
雪南提督黃武賢說

紀鄭總戎

紹忠

小靖鄉戰事

時鄭爲參將

同治三年甲子大軍收復金陵餘匪紛竄李侍賢道粵據漳州狼
奔豕突平和永定間焚掠尤慘埔邑實毗連民情恟懼方伯李公
福泰駐潮州念吾埔爲入潮咽喉命方公耀鄭公紹忠各提重兵
同屯縣治時賊別股僞康王汪海洋由浙入閩方偷息上杭之歸
陽墟燬火礮治器械思由埔順流而下窺埔有重兵不敢動顧計
無復之決意侵軼鄭公駐東北門外俗所謂教場壩者適當賊衝
乙丑四月十一日率親勇數十巡至中途遇長髮三十許人騎而
來蓋先鋒偵探者大聲曰爲我語方某鄭某大軍明日借埔經過

勿吾拒也鄭公曰拒則如何曰寸草不留公曰身卽鄭金也吾在此那得過爲首者怒捻旂槍急取公公仰身鎗後避之隨手發洋槍擊斃爲首者兩軍各發礮交綏退公知賊必來夜蓐食全師以往四鼓至小靖石牌樓五顯廟側命駐師營以俟天未明賊捲地來見有兵不敢進吹簫築吶喝者三山谷欲裂公兵勿動賊爲烏鴉陣逕撲官軍公兵旗忽開中張左右翼分以禦雷轟電激鏖戰移時賊不能勝思出奇掩襲分精銳七百人馳道旁巨山銜枚下欲攻公後公覺伏以伺賊至半山訇然迎擊賊出不意顛崖墜塹血肉雨飛七百人殲焉羣賊望見氣奪公益勇進賊全夥乃大奔追之得馬匹旂械無數殪賊首以千計賊由是不敢窺大埔公之力也

論曰是戰也賊不下數萬公兵止三千當公之出隊也鄉人觀者

交陽三三二金 卷之五 五十五
隨而行公軍曰觀無妨但毋怯退撓吾志及賊欲襲公後觀戰者在對山覺以告得預爲備卒成大功昔尉遲迴以觀者敗公以觀者勝雖國之威靈亦公忠勇有以致之也使賊得由埔南下潮惠動搖東南半壁殆不可問喋血一戰遽挫兇鋒不特埔人高枕無憂千百里提封遂如磐石偉矣哉時賊雖敗志欲復來有請備羊耳凹者公曰吾在此賊必不敢越但多張旗幟以二十人守之令鼓聲勿絕足矣後賊六窺羊耳凹見旗幟疑不進卒由他道竄鎮平如公言

誥授通議大夫 晉封資政大夫三品銜福建候補知府

儀臣鍾君墓碑

君名鴻逵字禮通號儀臣海陽人世爲邑著姓自曾祖以下以君貴皆贈如其官君少穎異稍長伉爽有力年弱冠補武庠改官通

判筮仕十閩歷攝詔安海澄漳浦彰化等縣及泉州馬港廳篆所
至官聲翕然其攝海澄也值髮匪散竄氣燄方張君轉糗糧籌守
禦規畫草創洞中機宜以其間激厲忠義撫字催科衆心大定鄰
邑陷其六惟海澄屹若金湯官軍以餉道開通得進援克復漳州
雖張許二公之守睢陽余忠宣之守安慶遠無可比數揆諸近世
若溫大令之守六合殆無以過其泣詔安也逆氛甫靖籌善後者
妄測長官意株綫無辜百餘人羈之獄君下車訊得其情悉解縱
之一時大吏皆驚謂有心市恩縱寇殃民將登白簡旣廉察之則
大喜反以此器君詔安父老至今道之有泣下者君勇於任事所
莅恤刑獄擒巨盜破除情面百廢俱張豐順丁中丞撫閩臚採其
事通飭各屬以爲親民者勸會台灣舉辦開墾撫番事宜乃檄君
調彰化踔厲風發如任諸邑時卒以此受譴訛者忌君亦畏宦海

風波浮湛莫測兼以彰化卑濕得兩踝浮腫症遂投劾解組歸視世之一官如命能進不能退究之身名俱殆跼蹐靡甯者其淡定又何如也君魁壘奇瑋鬚戟張望而知爲偉人居家孝友與人交坦白無城府見義勇爲出於天性爲諸生時出穀千百石賑鄉隣饑值甲寅土匪蠢動占村莊圍郡城城幾殆君卽與兄弟謀陰結死士爲殲賊計先數日詐言於賊曰省垣派兵數萬行將至矣將奈何賊懼求策君曰爲若計惟急遁賊不知其紛紛散去君急令哲兄□□茂才夤夜潛入城中乞師爲內攻外應之舉一鼓遂平潮之人無婦孺莫不知鍾秀才之功也君之兄弟鍾秀才名乃大著及宦歸周戚友起家塾急地方公事如作秀才時遭兄之喪鶴原重情悽愴傷懷卒得疾不起絲綖中猶作書勉後人以清白爲官承先人志又曰德以及物爲大才以適用爲宜無才不能

運德無胆不能運智可以覘君之素抱矣光緒六年庚辰十月十一日疾終正寢享壽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禮也君由武庠擢守戎改官後帶勇越境克復瑞金受徐清惠公知保直隸州知州固守海澄保花翎知府旋以縱囚故爲當事者齟齬不果奏光緒四年助晉豫賑案內援例晉知府並賞加三品銜配夫人妾陳孺人子某某例得備泐於碑之陰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邱氏諱建猷字爾嘉號迪甫先世閩之上杭人始祖然公宋鴻臚寺卿歷任溫歙吉三州刺史政治有聲開基祖貞官公由閩遷粵家於大埔之坪沙十三傳至先曾祖介庵公以勤儉起家樂善好施曾祖妣楊孺人復脫簪珥助之子二先王父曜東公居長精岐黃求藥者踵接入門弗索值遇窘者或反遺之貲焉顧姓

剛介不可於意面斥無所貸鄉里憚之以府君貴遇覃恩與曾祖皆贈如府君官有子三人伯蓋卿諱建忠大學生贈朝議大夫叔襄甫諱贊猷候選巡檢府君其仲也少穎異稍長發奮讀書坐臥小樓目不出戶牖咿唔之聲鷄鳴不輟廣文先生見其文奇之曰此金殿中人也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府君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既數阻秋闈益下帷研苦日籌家計夜弄丹鉛進士饒公芝致政歸教授鄉里府君負笈從之遊於高足中器府君也尤嘗攜其文質孝廉饒君階平饒君激賞數言之曰才如邱君而不掇巍科入詞垣者吾當抉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兩饒公爲邑尊宿博學多才不妄許可人或疑獎借過當後乃服其卓鑒云道光八年戊子府君年三十三舉於鄉主試者孟鄉田公嵩年河間李公鈞房考則長白保公淳也泥金報至重闈無恙先曾祖年九十餘猶能

趨蹌揖客人皆爲府君慶然終以先曾祖年高不敢赴公車掌教郡中龍湖書院以力行課士以寔學課文院生至今思慕之壬辰承重嚴命赴禮闈不得志端歸凡增祖嘗立考費恤鰥寡造橋梁先曾祖有意施爲者皆力贊成之十四年甲午府君年三十九以价庵公屆期頤決意不欲出价庵公慨然曰士之力學求上達者非僅博科第大家門而已亦欲乘風雲利濟斯民也汝有志無自畫苟慮我衰我猶能張目待捷音也府君不獲已倣裝行乙未捷南宮 殿試三甲朝考入選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會是年大批亦以知縣用榜發而止明年散館授職檢討府君慮价庵公年邁恭逢覃恩得誥封乞假南旋方冀萊衣繞膝鞠脛稱觴爲二親壽而先曾祖於捷音到日漏二下猶令曾孫讀喜書掀髯稱快望府君速歸未數月無疾遂逝府君猶在道中然先曾祖得年且百齡積

閏計之百有三歲矣府君至家伏轎前哭不能起躬踏形勢舉柩與楊太恭人合厝封隴築土風雨必巡年餘無少怠十八年戊戌府君年四十三攜不孝晉昕入都七月抵京供職優游清秘者六年慎交游絕奔競時年丈如蘇公廷魁朱公琦羅公惇衍呂公賢基袁公甲三皆以文章氣節相砥礪府君引爲莫逆交相過無間晨夕十九年充國史館協修官纂輯大清一統志二十一年充纂修官二十二年充總纂官府君勤館職課不孝燈下讀書每見鈔胥無虛夜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官二十三年癸卯二月京察一等奉旨記名以府道用七月考授山西監察御史閏二月授江蘇松江府知府陞見日 宣宗成皇帝問家世出身甚悉且曰館閣中勤慎如爾亦不得一外差乎因勗以持己涖民之道抵姑蘇上游奏署常州方走伴迎先王父就養乃到任半月訃至蓋先王父

於是年八月十三日捐館也府君擗踊長號朝夕哭甲辰三月星
奔回籍展墓居廬戚容顛顛視居會祖喪有加焉府君性謙沖不
以貴驕人居鄉遇父老雖樵豎迎送惟謹或喜曰吾得見太守公
何與作秀才無異也先是大埔地界閩粵深林巨嶂奸宄潛藏婦
人孺子或白晝失簪裙攫牛羊於途聚古廟刳而食胙篋滿山吏
卒睥睨無敢問甲辰七月大盜十八人禱神刳某家弗獲則碎土
地廟泥像鄉人持梃譁而逐逼入客舍距余村里許羣賊環礮械
外向觀者數百人莫敢攖日將晡賊益張府君急募少年破扉入
盡擒之械送縣庭迄今三十年鄉里安堵父老猶指破垣相告語
此某公縛賊處也族某家貧以牛眠送府君旣立券成議客向府
君繩其美且曰伊祖父坟可觀者此耳公有福果獲是府君駭曰
是伊先人塚乎胡不早告也急召其人予值還券令驟旋葬無他

圖客曰公不欲得美地乎府君曰菀枯有命青烏家書固不可信且某所賴以延血食者惟此一線余安忍暴其先人之骨而利之時不孝在側顧曰小子識之不孝退藏諸心不敢忘乙丑主講澄海景韓書院口不言公事有干謁必峻拒當事皆重其名二十六年丙午三月服闋入都復攜晉昕赴京兆試八月得旨授江西贛州府知府上游奏調守南康南康地瘠人貧闐闐居民僅數百或歎曰官簡署冷湖山笑人奈何府君忻然曰缺無繁簡治理之心一也吾聞白鹿洞爲紫陽講學地數百年廢弛久矣下車後訪斯民之疾苦挹先賢之芳規與多士日濯磨乎賢關聖域天之有意玉成者其在斯乎抵任首進闔郡生童試問利病諸生條對各逞胸臆府君因時置宜擇其可行者施之民皆相安鹿洞本唐李渤隱居地朱子知南康因之闢舍講學日久因循府君至首捐廉增

生童膏火立院約八條嚴定課程厚其賞賜逢課日躬至院中與諸生講解切磋務使研求經史學有本原勿使空疎帖括作僥倖弋獲之想又患俗書破體訛字諸生相沿陋習未免取龍翰臣殿撰字學舉隅一書頒布院中閱官課手披目覽躬自丹黃漏將盡一燈熒然吟哦不已鹿洞故名勝區風日清美多士誦讀廬山中餼廩旣優又得師承不數年聯翩鶻起宴鹿鳴登甲第者不可勝數而咸豐壬子科星子潘君先珍以第一人領鄉薦同治壬戌科都昌歐君福昌由進士入詞林皆府君所拔士嘗慨然大息謂非得府君栽培不止此也府君加惠士林尤留心折獄黃應華者都昌書吏素奸猾稟領官鹽銷賣漁利時挾勢虐鄉人戊申八月衆相率毀其居捶應華無算應華忿走省垣控衆跨城焚廬捏砌羅織覬興大獄大吏檄府君捕治務從嚴府君廉得其情謂法不立

民且玩急之是售蠹吏之奸鄉愚將重足屏息益無告乃革書役
痛懲之馳至都昌諭耆老縛爲首數人分別處治而釋牽連無辜
者保全千百星邑民失婦跡數年得之蓋爲人略賣鄰境兒女成
行矣府君令後夫償以金而某堅欲得婦府君曉之曰婦按律當
歸前夫顧壁缺珠沉不堪重玷爾得金可續娶閨門務清潔胡事
此破鏡者爲其人悟叩領金去府君退曰吾以敦廉恥也爲政不
喜苛察獨嘖嘖訟師無所貸曰此媵民之血以自封者懲一儆百
非酷也屬車所臨匪人削跡性恥矜伐折大獄數四戒不孝等勿
與聞其偶有聞知皆父老談述之緒餘也府君守南康凡三年南
康水澤國背山面湖寒風怒號戊申五月大雨連旬彭蠡泛溢灌
民田壞廬舍不沒城者三板相傳孽蛟數十由匡廬入鄱陽郡民
驚駭或夜呼府君躬沐浴爲文禱城隍詰朝暴日中雷電以風雨

殷紅掬之作腥氣邑喧傳皆謂廬山君爲使君斬蛟也旣而四邑
災報疊至府君乘篋輿躬勘稟上游請恤率僚屬捐廉賑濟民免
其魚己酉又災所以附循者如戊申闔郡德府君欲依鹿洞立生
祠府君不可曰吾無德於民祇益吾慙也上游聞之調署賑九江
城鄉民千百列香案羅酒漿塞塗皆願使君須臾留使婦稚一識
公面府君徧慰之然後去九江災甚南康府君立清冊區別戶丁
發錢粟多設廠所男女異途老少異糧諭富人平糶禁吏胥侵蝕
事有不便上請者多出錢助之竭蹶弗顧素患哮喘至是加劇幕
僚皆勸節勞府君不介意然得全活者數萬人民無菜色一郡歡
聲僉同也當是時 新天子垂裳勵精圖治詔在京大臣各舉所
知俟擢用涇陽張公芾以刑部左侍郎督學江右特疏薦海內四
人爲朱公琦何公紹基沈公衍慶其一則府君也疏有曰臣伏見

某官悃悞無華廉隅自厲修鹿洞之成規士林悅服督九江之賑務輿論允從任勞任怨樸誠可恃不染外官虛浮習氣堪勝表率之任疏上詔進京陛見府君奏對稱旨命回任候陞寔咸豐元年辛亥府君年五十六矣初南康人固欲生祠府君重違府君意而止伺去任則奉長生位鹿洞中頌德綽楔徧堂簷府君還皆撤去之府君性恬淡事上官以禮遇權貴要人無所阿以故政聲循卓不遷一階處之泊如也嘗書諭不孝等曰吾居官數年立念可對天日宦海風波早欲息肩况祖母年高未遂烏私不及時事養罪且滋大爾等築風雨數椽吾行陳情奉朝夕毋侈談好官溷乃公志蓋家祖母張太恭人屢迎養以道遠憚行故也嗚呼言猶在耳孰知府君告養後視色笑年餘竟齋志以沒也府君自奉廉食無重味通籍十餘年朝宴一裘無所易內署皆服七纓衣居恆體下

情恤物力訓不孝等曰家世本農夫吾廁諸生朝暮齏鹽求一羹奉親不可得今乃坐享膏粱耶且人皆謂予清貧予坐堂皇擁騶從廉俸所入足以自給視向爲經生師下絳帷謀艇脯天之厚予者固已多矣士君子服古入官絲粒皆閭閻所賦白楮清道黃綢放衙自謂勤恤民隱民之脂膏竭於上供者不知凡幾也吾方憇之不暇而又何歉焉蓋欲不孝等知清白相遺不使疏廣笑人也猶記己酉春杪都昌紳戴國華以失盜控官官得其匿田漏稅事相持頗急令走堂下受詞戴生世家子乃大恚曰若職與余等耳必仰若衡廡余不忍其詢使人走說府君曰願具數千金爲贖且曰無他求匿稅罪某不敢辭但願明公發遣毋使縣令過堂足矣府君曰吾不飲貪泉顧受遺金耶立却之飭縣辦治從公毋索勒而罰其鍰爲修城治橋之費事聞撫軍吳公文鎔以貞廉吏呼之

南康大湖巨浸汪洋襟帶三郡故盜賊藪被刦者烟波寫杳難跡
賊蹤商旅苦之府君立法鉤鉅重購賞多設耳目辛亥秋九月乘
舟出巡有划船十餘出沒波濤且行且止府君疑令舟尾其後訶
察良久旣而曰賊舟也鳴礮追之行益駛逆流怒湍澎湃有聲府
君令家丁偏袒助舵工擊楫疾如隼須臾追及星邑之蜈蚣山皆
讐服莫敢動一人出問曰我湖廣估也官追我何爲府君笑令搜
其舟得大礮烏槍刀楯弓矢無算乃以長繩縛賊纍纍魚貫入府
治觀者如堵歡聲雷動夜列刑具鞠諸庭衆抵攔一賊髯鬚如蝟
招其黨曰供矣昨夜夢金甲神擊我墜江中此天耳夫何言一一
吐寔則皆歷年巨盜積案有名向嚴檄捕之不獲者也或問公何
以知之府君曰吾視其人色變而禁聲視把舵者屢顧而趾錯視
其長年強壯有狼容以是察之人皆服壬子二月調署饒州捐三

千金倡修城垣饒州故劇郡獄訟滋繁府君之在官也擇刑席惟謹批發慎而聽判勤嘗曰愚民赴公庭皆萬不得已贅懸不結飽蠹役也株連不解肥訟師也故涖政六年案無留牘八月還南康府君凡三涖南康會冬間張太恭人病目命不孝馳書召府君歸府君得書傍徨不食急繕稟請養值歲杪不得上而是時粵西賊大熾蹂郴州破湖北癸丑正月中旬揚帆至九江距南康百里許民心惶惶崩奔達旦城守兵又盡撤九江防禦幕友下僚鬩然散府君率猶子僮僕十餘人鳴鑼擊櫜宵夜巡城以一劍自隨曰事急矣爾等姑去吾食君祿與城存亡可也會賊亦飽擄掠駐九江七日乘風順流去居民始安閱月府君上請養文書上游允之乃於四月初八日回籍張太恭人幸強健白髮粲然不事鳩杖府君拜且泣太恭人怡怡然也府君面豐頤色和而厲聲色無所好視

兄弟之子如子族姓葭莩貧不能婚娶者飲以金獎掖後進樂道人之善敦厚寬大其天性也嗚呼自府君之乞養也值金陵釜沸惡少年埶血結盟斬木揭竿訛言四起府君方與縣尹講聯甲之法聚父老興築堡之議每北望愴息傷世運之迍艱惜此身之衰憊民瘼嬰心形容日悴秋冬間得重濁證然體素強旺不以爲憂也甲寅正月猶力疾應聘主講潮州韓山書院嘗酒後顧不孝母子曰吾母今年八十七矣幸健飯無他虞我身多病恐不幸先赴九京汝等以仁孝事親以勤儉持家以和平處世猶不失爲中材也嗚呼斯言也若預知屬纊之期而諄諄于小子也者痛哉痛哉三月初八在講院微咳喀血旋止四月初八又如之五月旋舍則羸瘠已甚旁觀皆駭診者曰此陰陽兩虧也延至六月益委頓脚漸癰不孝等牲于神勿吉藥于醫勿治出入須扶掖然猶言語如

常時七月二十夜氣稍湧不得眠不孝等扶倚胡牀子刻垂目瞑
頻呼不應遂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嘉慶元年丙
辰三月十五日子時卒於咸豐四年七月廿一日子時春秋五十
有九元配余恭人無出早逝繼配鄒恭人大學生諱鳴皋公女卽
不孝等母也子三長晉昕辛酉科拔貢娶劉氏二晉亨與晉昕同
舉丁卯科鄉試娶范氏三昱章翰林院待詔娶楊氏女二孫今十
二人嗚呼不孝等生不能侍養沒不克顯揚禽息烏視覩然在世
中夜自念指肌刻骨無以爲人軫次事蹟掛一漏萬語復蕪冗知
不免大雅之譏伏望當世大人先生哀其愚悃錫之誌銘不孝等
死且不朽某某泣血謹狀

藏書記

余九歲隨先大父入京師道粵抵豫章而皖而金陵而揚而淮泛

運河抵通州每至都會輒購書籍甯缺所需勿顧必取羸古人住
京六載典冊星羅飯後燈前輒舉典故數事爲所翫縷蓋欲實所
腹也以故余十歲卽喜觀通鑑各史說部各人文集略曉大義嗣
是以外任服闋赴銓歷仕出入必攜余俱余所居擇高簷大廈書
箱堆積其中寢馬饋焉與接爲構計至己酉歲余之房以書貯者
爲箱四十餘卷帙近二萬而余年亦已二十矣旣天資庸近好泛
覽業不精爲時文之學格格不能入細試有司輒見黜時尙未青
一衿每一冥念手自批頰非希冀躁進以先大父望予迫不能少
獵科名博堂上一破顏也明年遊庠旋食餼復連困鄉試先君子
已倦宦遊甲寅七月溘然見背自是家計見累飢來逼人向所爲
書皆置高閣不復省覽蓋予也半爲道長之人矣己未正月二十
七髮逆突破大埔造浮橋渡河凶鋒將及吾鄉婦孺驚駭如鳥獸

散余計無復之則以祖遺衣服置樓上楹間而書籍乃安故處局而不鑰謂賊所志者財耳汗牛充棟物當無慮月杪賊至挈家避遯登阜一望賊氛四合瀰漫迷天自忖合村焚如無寸椽片瓦之留賊駐吾鄉四日二月初四黎明竄盡余逡巡歸室廬故無恙入大門書頁器物狼藉滿地雜以腥穢寸步不可舉以物棖撥登樓衣服賊取其蔽上體者走也奔雖袍袪亦然下體衣層層寸裂任鮮華不恤入書室則磔柯者盡覆於地破綻紮立滿屋中裊者褥者墊者蹴者拭物滌器者甚至置牖廁中者無之而非書也劇心怵目不可言狀推其意賊蓋疑篋中有金搜檢弗獲則怒而擲之樓下天寒雨凍無所得續緼火代薪彼殺人如草菅寧知倉頡沮誦爲何物哉積數日風鶴傳聞不遑啓處迫賊蹤稍稍去遠乃取而理之則已霉爛朽壞完善本十無四五破腐甚至滌付東流其存

者仍加薰沐昇置舊安頓處乃竹素之氣蝕泥塗者既久如鹽漬如煤薰不數年此飽於赤蠹紅蟬之腹或童穉無知翻取圖畫以相裝飾余兄弟不恒在家婦人輩不知禁遏中雖數經攘剔患氣既入卒難復振脈望三食神仙字燒服得仙若準此例拔宅當爲劉安雞犬今日且經史大集缺無復存存者首尾漫漶或黏合不可劈蓋至是而書之存者十無一二矣嗚呼書不易購也購而藏未必能讀前之人銖積寸累而貽之後人輒視爲過眼雲煙不甚愛惜雖紅巾闖入劫數使然亦由無精心苦思以永保護持於靡旣也余小子其負此寸心也夫夫書有五厄牛宏言之詳矣今世士大夫好積財帛以厚子孫心醉目營甘爲牛馬未幾華屋山邱以不義之籟金供不貲之揮霍家破名裂卒爲世笑矯之者齋僧布施闌然媚世求福田利益爲身後計而於所親之號呼漠不一顧

究其錮惑厥失惟均轉不如油素縹緗啓愚益智後人能讀可爲保世滋大之基卽不能讀焉無所於惡視夫臨川之紫標贊皇之草木窮老盡氣卒歸無有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也余年逾四十矣無聞之日多而功名之念淺慨書之難得而易失也故爲此記使後人覽觀焉或知其得之之難而防其失之之易吉光片羽祕爲家珍或可少補余過焉爾

遊普陀山記

光緒二年柔兆困敦之歲二月二日余由福州海鏡輪舟北上越四日停輪見鷁首諸岫羅列翠黛參天竹木蒼鬱樓台金碧時隱現碧螺雲髻中喜而問之乃南海普陀山也蓋管駕柯君國棟將進香於此云時日將晡因偕林子鶴蓀張子黻廷盧子斐堂買小舟登岸寺僧紛紛來迎導抵一山砌石蹊黃花翠竹幽爽宜人蓋

伏魔大帝廟也寺半傾圮僧出伊蒲供客因各出洋趺一枚作布施焉出寺折而左峭壁巉岩中嵌石徑里許有亭翼然出其間穿亭而過石磔瑩潔宛若長蛇小山夾峙古柏擎蚪老松巢鶴皆千百年物也遙望精藍傑構聳出雲表丹甍碧瓦翼跂翎翹行行且近得一勝曰天下第一名山入山門蓮池周匝枯根敗枿搖漾積水中長橋橫跨中構八角亭供奉純廟御牌橋盡至隱秀禪院規制宏敞從門左行數百步抵佛殿設大士象旌幢瓔絡粧飾尊嚴羅列拱衛伽藍之屬以百計時則膜拜者玃擲者籤搖者篆煙噴溢梵唄咽闐尺咫不可語因趨出上經院再登後樓憑欄遠眺夕陽在山暝煙欲上覺萬重蒼翠皆可招入襟袖間寺左右皆長廊僧房滿旋蜂蠹值退院一住持毗廬帽先行皆纍纍還其居無譁者出山門遇柯君於途曰可歸矣遲則路不可辨因聯襪反潮落

石出犖确礙步小舟泊里許外抵輪舶百八蒲牢隱隱與晚春互
答矣翌日未開輪約黻廷再往早餐後抵隱秀求潮音洞舍身崖
無導師不可得徘徊者久之余謂黻廷曰人不能導予遊予獨不
可信步往遊乎相與循寺而東一廛排列望衡對宇闐闐數十家
所需者多僧物廛之南山逕啓焉燈細路古藤蘿礙眉岡巒起伏
含妍匿秀若恐遊人之盡其藏而不遽出以相示也行數里忽臨
海壖驚潮拍岸噴雪崩雲如撞千石之鐘天地鞞鞳又如萬弩齊
發砰訇塞耳余語黻廷所謂震怒潮音殆指此也又折而入山數
里渡石梁古刹橫其上其巔梵宇聳雲凌空若霄漢賈勇而登得
法雨禪院因山爲屋階級層層基落縱橫與接爲構一僧樓出右
臂桐陰窳地梵音微微恍若魚山階前凌霄耐冬亭亭如車蓋竹
籬間露絳萼一株姿致嫣然寺之鉅少遜隱秀而幽穉逋雋勝之

仰睇山腰虛磴如螺旋如蠅盤昇藤兜進者累累如貫珠知前必
名勝區也日卓午歸過肆樓小憩啜苦茗茹素供佐以菹筍落花
生索他物皆無有惟許淵明飲酒耳隔座有數僧似亦落落叩其
所由來曰從峨眉行當探天台赤城之勝冬間卓錫五台云此輩
清福有髮人弗如也適船將駛行僕敦促因遄返計靈宅奧區二
日所歷甫十一二路旁琳宮紺殿寓目者二十許處皆匆促不能
往

按普陀有二處此屬定海附近郡邑進香者日以百數就余所
見或擔簦負襁男婦步行或百十爲羣鳴鑼燃香望門投拜間
有富厚者一家乘篋輿少艾以帕蒙面顏僧俗同行笠影鞵香
連蹤遞進可怪也寺僧云春夏之交游人更盛山有僧二千許
不田而食不織而衣皆取給進香者之貲

邱太守文鈔終

邑人溫廷敬輯錄戴培基印行

大果二二二二二

卷一

三

一

中華民國十四年
乙丑季秋補讀書
廬校畢付聚珍做
宋印書局印

正誤表

卷	頁	行	誤	正
一	十二	廿一	聯那	聯邦
二	三	十四	深帷	深惟
二	三	十六	知卽	知之
二	九	十六	亦	亦有
二	十三	九註	名國	各國
二	十五	二十	西北	西北
三	九	一	破懷	破壞
三	十九	十二	督不	署不
三	十九	廿二	封圻	封圻
四	九	八	某令	縣令

四

十六

十六

水帥

水師

四

十九

二十

有關

有關

四

十九

廿二

瘦斃

瘦斃

六

一

六

陀山記遊普

遊普陀山記

六

八

十二

顧姓

顧性

六

十

廿三

置宜

制宜

六

十一

六

聯翩

聯翩

六

十一

九

不止

不至

六

十五

十七

寢馬

寢焉

六

十八

五

燈細

磴細

六

十八

八

震地

震海